

設經無量劫 彼業不能壞 果報成熟時 衆生決定受

印度ブールフト塔西門の偶柱の浮彫に、此の伊羅葉龍王の佛を禮拜する次第の相を現はせる圖像あり。圖の中央に阿育王時代の文字を以てせる *Urapato Naga raja Bhagavato vandete* の記銘を有し、即ち伊羅葉龍王が、輪王の相を現して、佛所に來詣し、禮拜恭敬する次第及び本身を現じて再び佛所に來詣せる有様を圖示せるものにして、佛座の上には佛の形像は在さずして、座後の樹には華鬘を懸けたり。思ふに印度見在の古美術中、佛傳に關するもの甚だ多しと雖も、此の圖の如く貴重なるものは、他に其の例を見ざる所なり。何となれば、第一に此の圖と帝釋窟說法圖等とは、彼此相對影して、初期の佛教美術中には、故意に佛形像を示すことを避けたるものなることを明に確定し、第二に泰西學者等が、妄りに以て樹木禮拜とするもの、實は必ずしも樹木禮拜の圖に非ず。今の如く佛禮拜の相もありて、從て一も二もなく之を樹木崇拜とする觀察の根本的に誤れることを證し、又執金剛神の像を出せるは、一面に佛教神話研究上の一證説たると共に、他日健駄邏地方に於ける所謂印度希臘式藝術との間に、思想發達史上の交渉關係を檢査するに、無二の證券をなすものたるなり。

## 二、阿波邏羅龍王歸佛圖

釋尊が、北印度烏仗那國附近に於て、阿波邏羅龍王を教化せりとの説話は、前記の伊羅葉龍王の禮佛圖並に那揭羅曷國毒龍降伏の傳説と共に、頗る有名なるものにして、即ち、增一阿含經第二十二〔長二〕に、復至烏仗國復值惡龍王。見密迹力士而龍自歸命と云ひ、佛所行讚第四〔藏七〕に、至健駄邏國化阿婆羅龍とあり。又佛本行經第一〔藏七〕、阿育王經第二〔藏十〕、大智度論第九〔往一〕、法顯傳致六、洛陽伽藍記第五、大唐西域記第三〔致七〕等に、又此の記事を載す。其の中『大唐西域記』に云はく、

嘗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凍。昏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號祇深閤。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稽餘糧。居人衆庶。感恩懷德。家稅斗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逋課。號祇含怒。願爲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爲此池龍。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收入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

若し『菩薩本行經』卷中(宙五劫)に依るに、前記の説と其の時と處を同じくせざるも、今と略同様の説話を出す。其の文に乃ち左の如く記せり。

佛在羅閱祇比留畔迦蘭陀尼波僧伽藍。優連聚落有一泉水。中有毒龍。名曰酸陀梨。甚大兇惡。放於雹霜。傷破五穀。令不成熟。人民飢餓。時有婆羅門。呪龍伏之。令不雹霜。五穀熟成。經有年載。此婆羅門。遂便老耄。呪術不行。爾時。有壯婆羅門。呪術流利。舉聲誦呪。雲便解散。令不雹霜。五穀豐熟。人民歡喜。語婆羅門。在此住止。當共供給。令不乏少。婆羅門言。可便住於彼。常共合。般輪婆羅門。不使有乏。自佛來入國。廣說經法。人民大小。咸受道化。得道甚多。諸龍鬼神。皆悉爲善。不作惡害。風雨時節。五穀豐賤。更不供給。婆羅門所須。婆羅門往從索之。諸人民輩。逆更唾罵。而不與之。時婆羅門心起瞋恚。蒙我恩力。而得飽滿。反更調我。欲得破滅人民國土。便問人言。求心所願。云何得之。人語之言。飯佛四尊。弟子。必得從願。如心所欲。時婆羅門。即設飯食。請大迦葉。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飯是四尊。至心作禮。求心所願。我今持此所作福德。願使我作大力毒龍。破滅此國。必當使我得此所願。時舍利弗。道眼觀之。求何等願。知婆羅門心中所念願。作毒龍欲滅此國。時舍利弗語。婆羅門。莫作此願。用作龍蛇害惡身。爲若欲求作轉輪聖王。若天帝釋。魔王。梵王。盡皆可得。用此惡身不好願。爲時婆羅門答舍利弗言。久求此願。適欲得此。不用餘願。時婆羅門

舉手五指。水即流出。時舍利弗見其意。堅證現如此。默然而止。時婆羅門及婦二兒。俱願作龍。死受龍身。有大神力。至爲毒惡。便殺酸陀梨龍。奪其處住。便放風雨。大墮雹霜。傷殺五穀。唯有草秭。因名其龍阿波羅利。婦名比壽尼。龍有二子。一名璣部尼。人民飢餓。死者甚多。加復疫病。死者無數。時阿闍世王。往至佛所。頭面作禮。長跪白佛。國界人民。爲惡龍疫鬼所見。傷害。死者無數。唯願世尊。大慈大悲。憐愍一切。唯見救護。讓却災害。佛即可之。爾時。世尊明日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詣於龍泉。食訖洗鉢。洗鉢之水。澍於泉中。龍大瞋恚。即便出水。吐於毒氣。吐火向佛。佛身出水滅之。復雨大雹。在於虛空。化成天花。復雨大石。化成琦飾。復雨刀劍。化成七寶。化現羅刹。佛復化現毘沙門王。羅刹便滅。龍復化作大象。鼻捉利劍。佛即化作大師子王。象便滅去。適作龍像。佛復化作金翅鳥王。龍便突走。盡其神力。不能害佛。突入泉中。密迹力士。舉金剛杵。打山。山壞半墮。泉中。欲走來出。佛化泉水。盡成大火。急欲突走。於是世尊蹈龍頂上。龍不得去。龍乃降伏。長跪白佛言。世尊。今日持見苦酷。佛言。龍曰。何以懷惡。苦惱衆生。龍便頭面作禮。稽首佛足。長跪白佛言。願見放捨。世尊所救。我當奉受。佛告龍曰。當受五戒。爲優婆塞龍。及妻子盡受五戒。爲優婆塞。慈心行善。不更雹霜。風雨時節。五穀豐熟。

此の説話の相を圖出せしもの、北印度サンガオの古塔に存せし浮彫中にあり。圖

の左方に當りて合掌恭敬せる阿婆邏羅龍王及び其の妃あり。說法し給へる釋尊の左脇には金剛力士杵を持ちて之に侍し、猶ほ其の後に比丘三人侍立せり。且つ圖の左上部龍王の上方には、力士が金剛杵を舉げて山崖を撃つる状をも刻出せるを見るべし。而して此と同工異曲の説話に那揭羅曷國に於ける毒龍降伏の傳説あり。觀佛三昧海經第七(黃五)に云はく。

佛告阿難云何名如來到那乾訶羅國古仙山蒼蘆華林毒龍池側青蓮華泉北羅刹穴中阿那斯山巖南爾時彼穴有五羅刹化作女龍與毒龍通龍復降雹羅刹亂行飢饉疾疫已歷四年時王驚懼禱祠神祇於事無益召諸呪師令呪毒龍羅刹氣盛呪術不行王作是念得一神人驅此羅刹降是毒龍唯除我身其餘無惜時有梵志聰明多智白言大王迦毘羅城淨飯王子其生之日萬神侍御七寶降瑞阿私陀相處國當爲轉輪聖王若不樂天下成自然佛今者道成號釋迦文巨身丈六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足躡蓮華項佩日光身相瑞嚴如真金山王聞是語心大歡喜向佛生地自歸作禮若梵志語審實不虛有佛出世名釋迦文然我相法却後九劫乃當有佛名釋迦文云何今日佛日已興云何不哀至此國界空中有聲告言大王汝莫疑佛釋迦牟尼精進勇猛超越九劫聞是語已復更長跪合掌讚嘆佛通明慧應知我心願屈慈悲光臨此國爾時香烟至佛精舍如白

琉璃雲繞佛七匝化作金蓋其蓋有鈴出妙音聲其聲請佛請比丘僧爾時如來勅諸比丘諸得六通者隨從佛後受那乾訶羅王弗巴浮提請摩訶迦葉徒衆五百化作琉璃山山上皆有流泉浴池七寶行樹樹下皆有金牀銀光光化爲窟摩訶迦葉坐此窟中常坐不臥勅諸弟子行十二頭陀其山如雲疾於猛風詣古仙山大目捷連徒衆五百化百千龍盤身爲座龍口吐火化成金臺七寶牀座寶帳寶蓋及諸幢幡皆悉備足目連處中如琉璃人表裏清徹詣那乾訶舍利弗以神通力化作雪山白玉爲窟均提等五百沙彌坐七寶窟圍繞雪山時舍利弗坐白玉窟如黃金人放金色光其光雜色映耀雪山敷揚大法沙彌聽受往詣彼國摩訶迦梅延與彼眷屬五百比丘化作蓮華猶如金臺比丘處上身上下水化爲流泉流諸華間水不滯池上有金蓋彌覆比丘亦往彼國如是千二百五十大弟子各有五百比丘作諸神通如舍利弗目捷連等踊身虛空如鷹王翔往詣彼國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勅語阿難持尼師檀爾時世尊足步虛空佛舉足時四天王釋提桓因梵天王無數天子百千天女繞佛七匝爲佛作禮侍從佛後爾時世尊放項金光化作一萬八千諸大化佛一一化佛復放光明如此項光亦復化作一萬八千諸大化佛佛相次滿虛空中如鷹王翔往至彼國始到國界王出奉迎爲佛作禮爾時龍王見世尊來父子徒黨十六大龍與大雲雷震吼雨雹眼中出火口亦吐火鱗甲身毛俱出烟焰五

羅刹女現醜惡形。眼如掣電。住立佛前。時龍王子。見虛空中。滿中化佛。白其父言。父王吐火欲害一佛。試看空中。有無數佛。時龍吐毒。心意猛盛。訶責其子。惟有一佛。何處有多。時金剛神。手把大杵。化身無數。杵頭火然。如旋火輪。輪輪相次。從空中下。火焰然熾。猶如融銅。燒惡龍身。龍王驚怖。無走遁處。走入佛影。佛影清涼。如甘露灑。龍得除熱。仰頭視空。滿空中佛。一如來。放無數光。一一光中。無量化佛。一一化佛。亦放無數百千光明。時諸光中。一切皆是執金剛神。奮金剛杵。龍見諸佛。極大歡喜。見諸金剛。極大惶怖。合掌恭敬。爲佛作禮。五羅刹女。亦禮如來。時諸天子。雨曼陀羅花。摩訶曼茶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而以供養。天鼓自鳴。諸天叉手。空中立侍。時彼國王。眷屬五千。燒衆名香。頭面禮佛。請佛就座。時彼龍王。從龍池出。獻七寶床。手擎敷置。白佛。世尊。惟願救我。莫使力士傷害我身。爾時。如來以梵音聲。猶如慈母撫卹嬰兒。令彼龍王及羅刹女。受法王化。請佛就座。爾時。國王復敷高床。氎毼氎毼。極細軟者。張白氎縵。真珠羅網。彌覆其上。請佛世尊。令處縵中。爾時。世尊舉足欲行。佛鹿王。騰出五光。光有五色。繞佛七匝。如天妙花。化成花帳。衆花葉間。百千無數。諸化菩薩。合掌讚偈。有萬億音。空中化佛。放光明。亦復如是。十六小龍。手執山石。霹靂起火。來至佛所。大衆驚怖。入佛光中。爾時。世尊出金色臂。張合曼掌。指網曼間。雨大寶花。大衆皆見。化成化佛。唯諸龍見。是金翅鳥。欲搏噬龍。龍畏。金翅。走入

佛影。爲佛作禮。叩頭求救。佛至縵前。勅阿難言。敷尼師檀。是時阿難。卽入縵中。先舉右手。從左肩上。取尼師檀。時尼師檀。卽復化成五百億金臺。七寶校飾。欲敷之時。卽復化成五百億蓮華。七寶莊嚴。政四角時。一角生五百億七寶蓮華。行行相次。遍滿縵內。爾時。世尊就七寶床。結加趺坐。諸蓮花上。皆有佛坐。時諸比丘。見佛坐已。爲佛作禮。右繞七匝。各敷坐具。皆悉化成琉璃之座。比丘就座時。琉璃座放琉璃光。作琉璃窟。諸比丘等。入火光三昧。身作金色。時彼國王。見佛神變。歡喜合掌。繞佛七匝。爲佛作禮。觀佛神化。應時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勅諸臣下。皆使發心。爾時。龍王怖畏。金剛大力士故。亦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五羅刹女。亦發菩提心。爾時。大王爲佛及僧。欲設中饋。佛告大王。但辨食器。餘無所須。王受佛勅。具諸寶器。佛神力故。令諸器內。天須陀味。自然盈滿。時諸大衆。食是食已。自然得入念佛三昧。見十方佛。身量無邊。復聞說法微妙音聲。其音純讚念佛念法念比丘僧。亦有廣說。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助菩提法。聞是語已。倍更歡喜。繞佛千匝。爾時。國王請佛入城。龍王怒曰。汝奪我利。吾滅汝國。佛告大王。檀越先歸。佛自知時。爾時。國王爲佛作禮。遂巡而退。爾時。龍王及羅刹女。五體投地。求佛授戒。佛卽如法爲說。三歸五戒之法。龍王聞已。心大歡喜。龍王眷屬百千諸龍。從池而出。爲佛作禮。如來應時隨龍音類。爲其說法。聞法歡喜。佛勅目連。爲其受戒。爾時目連入如意定。卽自化身作百千億

金翅鳥王。一鳥王足躡五龍。住在虛空。時諸小龍而作是言。佛勅和上爲我受戒。和上云何作恐怖像。目連告曰。汝於多劫不恐怖中。橫生怖想。於無瞋恚生瞋恚想。於無害所。橫生害想。我實是人。汝惡心故。見我是鳥。爾時龍王以恐怖故。自誓不殺不惱衆生。以發善心。目連即時還復本身。爲說五戒。爾時龍王長跪合掌。勸請世尊。唯願如來常住此間。佛若不在。我發惡心。無由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唯願如來留神垂念。常在於此。慇懃三請。如是不止。時梵天王復來禮佛。合掌勸請。願婆伽婆。爲未來世諸衆生故。莫獨偏爲此一小龍。百千梵王。異口同音。皆作是請。爾時如來即便微笑。口出無量百千光明。一光中。無量化佛。一一化佛。萬億菩薩。以爲侍從。時彼龍王。於其池中。出七寶臺。奉上如來。唯願天尊。受我此臺。爾時世尊告龍王曰。不須此臺。汝今但以羅刹石窟。持以施我。時梵天王無數天子。先入窟中。時彼龍王。以諸雜寶。以莊校窟。佛告阿難。汝教龍王淨掃石窟。諸天聞已。各脫寶衣。競以拂窟。爾時如來還攝身光。卷諸化佛。來入佛頂。爾時如來勅諸比丘。皆在窟外。唯佛獨入。自敷坐具。敷坐具時。令此石山暫爲七寶。時羅刹女及以龍王。爲四大弟子尊者。阿難造五石窟。爾時世尊坐龍王窟。不移坐處。亦受王請入那乾訶城。耆闍崛山。舍衛國。迦毗羅城。及諸住處。皆見有佛。時虛空中。蓮華座上。無量化佛。一切世界。滿中化佛。龍王歡喜。發大誓願。願我來世得佛如此。佛受王請。經七日已。王遣一人。

乘八千里象。持諸供具。遍一切國。供養衆僧。到處皆見釋迦文佛。信反白王。如來世尊。不但此國。餘國亦有。餘國諸佛。皆說苦空無常。無我六波羅蜜。王聞是語。豁然意解。得無生忍。爾時世尊還攝神足。從石窟出。與諸比丘遊履。先世爲菩薩時。兩兒布施處。投身餓虎處。以頭布施處。剝身千燈處。挑目布施處。割肉代鴿處。如是諸處。龍皆隨從。是時龍王聞佛還國。啼哭雨淚。白言。世尊。請佛常住。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惡事。墜墮惡道。爾時世尊安慰龍王。我受汝請。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時諸小龍。合掌叉手。勸請世尊。還入窟中。諸龍見佛坐窟中。身上出水。身下出火。作十八變。小龍見已。復更增進堅固道心。釋迦文佛躡身入石。猶如明鏡。人見面像。諸龍皆見佛在石內。映現於外。爾時諸龍合掌歡喜。不出其池。常見佛日。爾時世尊結加趺坐。在石壁內。衆生見時。遠望則見。近則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影亦說法。時梵天王合掌恭敬。以偈頌曰。如來處石窟。躡身入石裏。如日無障礙。金光相具足。我今頭面禮。牟尼救世尊。

後代那揭羅曷國の佛影と稱し、頗る人口に膾炙せしものは、實に此の石室に於ける佛留影像なりき。『法顯傳』致六卷に依るに

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髮髻如有。諸方國王遣工畫師。摹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

於此留影。

と云へり。洛陽伽藍記第五、大唐西域記第二致七等、亦此の記事あり。蓋し東土より彼の地に入りて佛跡を巡禮せしものは、皆此の石室に詣したり。東晉の惠遠が此の佛影の光相に摸して、新に龕室を造營して、其の影像を圖寫したることは、甚だ有名なる事實にして、其の銘文等は、現に『高僧傳』第六(致二)、『廣弘明集』第十五(露五)等に收載する所なり。

三、難陀婆難陀龍王灌佛圖 佛降誕の時、龍王涌出して空中に住し、太子の身を浴し奉れりとの説話は、『修行本起經』卷上(辰十)、過去現在在因果經第一(辰十)、佛本行經第一(藏七)、普曜經第二(宙四)、方廣大莊嚴經第三(宙四)、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第二(寒三)、法顯傳致六、大唐西域記第六(致七)等に出づ。過去現在因果經に云はく

於是夫人即昇寶輿。與諸官屬并及姝女前後導從。往盤毘尼園。爾時復有天龍八部。亦皆隨從。充滿虛空。爾時夫人既入園已。諸根寂靜。十月滿足。於二月初八日出時。夫人見彼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花色香鮮。枝葉分布。極爲茂盛。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華。大如車輪。菩薩即便墮蓮花上。無扶持者。

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獅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說是言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繪接太子身。置寶机上。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

此の説話を圖せるもの、鹿野苑の遺蹟たるサールナート<sup>Sarnath</sup>の古址より發見せられたる遺物にあり。圖は二龍王空中に住して、淨水を以て太子の身に灌ぐ有様を出せるものなり。

四、文隣龍王守護圖 佛得道の初、文隣瞽龍王が諸畜生中に於て先づ第一に佛に見え奉ることを得たりとの説話は、『修行本起經』卷下(辰十)、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辰十)、異出菩薩本起經(辰十)、過去現在因果經第三(辰十)、佛所行讚第三(藏七)、佛本行經第三(藏七)、普曜經第五(宙四)、方廣大莊嚴經第七(宙四)、衆許摩訶帝經第七(辰十)、大唐西域記第八(致七)等に出づ。太子瑞應本起經に依るに即ち左の如く云へり。

佛初得道。自知食少身體虛輕。徐起入水洗浴畢。欲上岸。天按樹枝。得攀而出。旋往樹下。有五百青雀。飛來繞佛。三匝而去。復有長者女。始嫁有願生子男者。當作百味之糜。祠山

樹神。後生得男喜。即作糜。盛以金鉢。其女渴糜。釜杓不汗。女益珍敬。即與數女俱入山中。望見好樹。即遣婢先往掃除。婢到見佛。不知何神。還報女言。有神在樹下坐。女令婢戴百味之糜置頭上。前長跪上食。并金鉢。佛言。汝等能有善意。必以現世得福見諦。衆女遙拜而退。佛便食糜已。念先三佛初得道時。皆有獻百味之食。并上金鉢。如此器者。今皆在文隣龍所。佛即擲鉢水中。自然逆流。上水七里。墮前三鉢上。四器共累。相類如一。龍王歡喜。知復有佛。佛定意七日。不動不搖。樹神念佛。新得道。快坐七日。未有獻食者。我當求人令飯佛。時適有五百賈人。從山一面過。車牛皆躓不行。中有兩大人。一名提謂。一名波利。怖還與衆人俱詣樹神請福。神現光像言。今世有佛。在此優留國界。尼連禪水邊。未有獻食者。汝曹幸先能有善意。必獲大福。賈人聞佛名。皆喜言。佛必獨大尊。天神所敬。非凡品也。即和麩密。俱詣樹下。稽首上佛。佛念先古諸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鉢。不宜如餘道人。手受食也。時四天王。即遙知佛當用鉢。如人屈申臂頃。俱到頽那山上。如意所念。石中自然出四鉢。香淨潔無穢。四天王各取一鉢。還共上佛。願哀賈人。令得大福。方有鐵鉢。後弟子當用食。佛念取一鉢。不快。餘三意。便悉受四鉢。累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鉢。令四際限。佛受麩蜜。告諸賈人。汝當歸命於佛。歸命於法。方有比丘衆。當豫自歸。即皆受教。各各自歸。佛起於異處。食畢。呪願賈人言。今所布施。欲使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家。世世得願。得

色得力。得瞻得喜。安快無病。終保年壽。諸邪惡鬼。不得躋近。以有善意。立德本固。諸善鬼神。常當擁護。開示道地。得利諸偶。不使迤蹇。無復艱患。人有正見。以信喜敬。潔淨不悔。施道德者。福德益大。所隨轉勝。吉無不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鬼王。常隨護助。四天王。賞別善人。東提頭賴。南維談文。西維樓勒。北拘均羅。當護汝等。令不遭橫。能有慧意。研精學問。敬佛法衆。棄捐衆惡。不自放恣。現受吉祥。種福得福。行道得道。以先見佛。一心承奉。當爲從是。致第一福。現世獲祐。快解見諦。富樂長壽。自致泥洹。時麩蜜冷。佛腹內風起。帝釋即知。應時到閻浮提界上。取藥果。名呵梨勒。來白佛言。是果香美可服。最除內風。佛便食之。風即除去。起到文隣。普龍無提水邊。坐定七日。不喘不息。光照水中。龍目得開。自識如前。見三佛光明。目輒得視。龍王歡喜沐浴。名香梅檀蘇合出水。見佛相好。光影如樹。有華。前繞佛七匝。身離佛圍四十里。龍有七頭。羅覆佛上。欲以障蔽。蚊虻寒暑。時雨七日。龍一心不饑不渴。七日雨止。佛悟。龍化作年少道人。著好服飾。稽首問佛。佛得無寒。得無熱。得無爲蚊虻所躋。近耶。佛時答言。

- |       |       |       |       |       |
|-------|-------|-------|-------|-------|
| 久得在屏處 | 思道其福快 | 昔所願欲聞 | 今以悉知快 | 不爲彼所繞 |
| 能安衆生快 | 度世三毒滅 | 得佛泥洹快 | 生世得親佛 | 聞受經法快 |
| 得與辟支佛 | 真人會亦快 | 不與愚從事 | 得離惡人快 | 有黠別真僞 |

知信正道快

佛告龍王汝當復自歸於佛自歸於法自歸於比丘僧即受三自歸諸畜生中是龍爲先見佛

此の説話を圖せるもの、又サールナートへの遺物の浮彫圖の中にあり。即ち釋尊が金鉢を投じ給ふ處と、龍王龍妃が合掌恭敬せる有様とを畫出せり。

五、迦梨龍王讚佛圖 釋尊の將に菩提樹下に向はんとするの時、此の地六種に震動す。迦梨龍王便ち驚悟して速に自の宮殿を出で、菩薩に見えたてまつれりとの事は、『普曜經』第五(宙四)、『佛本行集經』第二十六(辰八)、『方廣大莊嚴經』第八(宙四)、『衆

許摩訶帝經』第六(辰十)等に出づ。其の『佛本行集經』の文に曰はく、

菩薩欲至菩提樹下。是時其地六種震動。又復菩薩行步之時。如師子步。如龍王步。如牛王步。白雁王步。如象王步。無怖畏行。無障礙行。無染著行。除滅一切毛不豎行。無人降伏。往昔善行禪定真正最勝而行。最上最妙伏諸怨行。斷絕一切不利益行。欲取無上法寶。故行。取無上樂攝受。故行。欲取最上寂定。故行。行步之時。地上所有一切衆生。聞地動聲。地居諸天。阿修羅等。一切諸龍。諸乾闥婆。一切諸鳥。四足人等。皆悉聞彼震動之聲。心生疑怪。處處觀看。有何異事。有何因緣。大地如是湧沒搖動。爾時。彼地有一龍王。名曰迦

茶略言其龍長壽。經歷劫數。曾見往昔多諸佛來。又龍日月。晝夜甚長。睡眠未久。見大地動。復聞震聲。即便驚寤。寤已。忽起。速疾從自宮殿而出。出外觀看四方之時。迦茶龍王。觀四方已。見自居處相去不遠。有一菩薩。安庠而行。時彼龍王。見此菩薩。預先瑞相。猶如過去諸大菩薩發心。欲向菩提樹下。一種無異。見是相已。更無疑心。決定知此菩薩大士。當得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生大歡喜。即便說偈。一心合掌。而讚歎言。

威德巍巍大仁者	如我曾見過去時	有諸菩薩來此中	仁今亦然無有異
今見仁者到斯處	決定作佛必無疑	世尊徒步甚安庠	先舉右脚而行動
觀於諸方心諦視	應當定作佛世尊	仁今從此吉祥邊	乞一把草手持執
正面趣向於道樹	決定今作三佛陀	諸方四面涼冷風	猶如牛王作聲嚮
又有諸鳥來翼從	前後左右四面圍	世間黑闇晝夜昏	無明愚癡之所覆
仁聖成就丈夫已	必出大光普照明	又復靈異諸獸來	百千萬衆前後遶
如彼輪廻右旋轉	仁今決定作世尊	又復象馬諸畜生	并諸幢鬘等來至
星速急疾向菩薩	決知當作佛世尊	又復一切淨居天	持其清淨莊嚴體
曲躬頂禮於仁者	知仁決作佛世尊	仁今將此有漏心	又爲一切煩惱逼
今得除滅彼結惑	必成無上勝菩提	仁今具足微妙法	甚深難測不思議



證已俯仰行步寬 是故我心無疑滯 仁今種種皆如法 所說最上更無過  
一切天人無等倫 是故我心無疑滯

爾時、黑色龍王、將如是偈歡菩薩已、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合十指掌、在菩薩前、頂禮菩薩、  
是時、菩薩語龍王言、大善、龍王、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今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  
說偈言、

大善龍王如汝言 此爲增益我精進 我今必成無上道 一切世間無等雙  
如餘所見相莊嚴 大吉祥瑞爲我助 我今於此煩惱海 必度彼岸無有疑

爾時、黑色龍王、有一龍妃、名曰金光、而彼龍妃、復與無量諸龍女等、左右圍遶、其手各執  
諸妙香花、末香塗香、雜色衣服、寶幢幡蓋、種種瓔珞、作天音樂、其樂音中、各作種種歌讚  
詠聲、而歎菩薩、隨菩薩行、歌音聲中、出如是偈、頌菩薩言、

世尊身意卓不移 無驚無怖而定住 歡喜踊躍離諸欲 瞋癡悉捨無處貪  
尊能爲世作醫師 是故我今頭頂禮 世間諸使煩惱厚 無能解脫離彼纏  
諸根自伏復伏他 能拔衆生諸毒箭 無歸護處能歸護 世間幽暝作導師  
三界燈明仁獨尊 是故我等今頂禮 世尊無人能伏得 以盡貪瞋及無明  
離諸煩惱欲染情 是故我今頭頂禮 煩惱刺入衆生意 無有人能拔出之

世尊今作大醫師 能治彼等大苦惱 無依止者作依止 無導師處作導師  
黑暗遍於三界中 世尊光明普能照 如我今見諸天衆 持妙香花滿虛空  
舞弄瓔珞皆散衣 我見如是預相已 斟量斯事無虛謬 仁今作佛心喜歡  
速往菩提德樹邊 降伏彼等四魔衆 擱裂煩惱柳羅網 疾成無上寂涅槃  
猶如往昔諸智人 到於此處取正覺 仁者今已來至此 我知作佛定無疑  
世尊昔在因地時 行行劫數千萬億 精苦勤劬不暫息 望取正覺證真如  
今時已至願莫停 速詣於道樹下坐 正心依彼樹王者 決證菩提無有疑  
爾時、菩薩聞是偈已、安庠而行、向菩提樹、

北印度タクチバハイ附近より發見せられたる浮彫圖等に、此の説話を圖せるもの  
あり、佛金剛座の傍に近づかんとし給ふ其の座の側面に龍王龍妃恭敬禮拜せる即  
ち是れなり

六、諸龍王の歸依 阿耨達龍王、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其の他の諸大龍王が、釋尊に  
歸依し奉りて、或は恭敬供養し、或は三歸を受持し、或は當來成佛の禮齋を受けたる  
ことを記するもの、『大方等大集經』第四十四〔玄三三〕、『大寶積經』第六十三〔地四左三〕  
等を始め、諸經論の中に其の説頗る多し、『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宿六右三〕に

蓋阿耨達龍王者無名佛在世時受別菩薩也。有神猛之德。據于崑崙之墟。斯龍居宮館寶殿。五河之源則典覽焉。有八味水池華殖七色。服此水者。即識宿命。於時龍王請佛世尊及五百上首弟子。進饗畢訖。坐蓮華上。追講本起。所造罪福。皆由纖微。轉受報應。彌劫歷紀。莫能自濟。僥值正覺。乃得度世。

と云ひ、『新歲經』(宿八)に

於時難頭和難龍王。各捨本居。皆持澤香栴檀雜香。往詣佛所。至新歲場。歸命於佛。及與聖衆。稽首足下。以栴檀雜香。供養佛及比丘僧。便以斯偈而歎頌曰。

其在於山巖 坐於陰樹下 若遊於大海 而懷飢曠恨 來坐立新歲

億載衆生集 供養悉奉佛 得成甘露門

於時海龍王。齋赤眞珠。化作上妙交露閣帳。廣長四百里。紫紺琉璃。而共合成。手執擎持。行虛空中。出龍宮上。從交露閣。八味水池。流清灑地。供養如來及比丘衆。以交露閣。貢上大聖及比丘僧。以珠瓔珞。散佛聖衆。即說偈言

清淨如虛空 等一自然無 禁戒最清淨 瑜珍妙明珠 無央數衆輩

坐在於大會 悉供養安住 及諸聲聞衆

爾時十方諸菩薩。天龍神王。各從十方面而來合會。化作若干奇妙供具。供養世尊及比

丘衆。稽首歸命。諸受經典。各復如是。等無有異。咸來稽首。皆發無上正眞道意。

と云へる亦其の例なり。而して此の種の圖相を出せるものなるべし。考へらるゝもの、瓜哇ホロブドニア等の古浮雕圖中にあり。圖は釋尊宮殿に坐して説法を爲し、龍王等は佛前に詣して禮拜恭敬せるものなり。

以上略して六件を擧ぐ、此の外猶ほ龍王教化の傳説を掲ぐるもの、大小乗の諸典に其の數尠ならずと雖も、概ね其の遺物と圖像との交渉干係明かならざるを以て、茲には其の説明を略せり。而して上記の諸圖の中、初の「ヘルフートの伊羅葉龍王禮佛の一圖を除きては、他は大抵數世紀後れて製作せられたるものに係り、從て前者に於ては佛の形像を圖出せざりしものが、後者に於ては明確に顯示され在りて、其の間充分に彼此發達の相違を認むることを得べし。殊に兩者共に執金剛神を圖出することは、彼の『起世經』の龍鳥品(辰一)の説明を圖せる龍及び迦樓羅の圖と相待ちて、所謂健駄羅地方に於ける印度希臘式藝術の淵源を討ぬるに無上の證券を爲すものとする。印度古雕刻并に古壁畫に出せる龍蛇干係の圖像多しと雖も、佛傳に關する主要なるものは、前記諸圖と、及び第二章に説明せる火神堂中毒龍降伏圖と併せて略右の如し。

蓋し印度人が龍蛇を恐れて之を崇拜せる根跡なきに非ざるも、今佛教彫刻に顯れたる諸圖像は、佛傳圖又は本生佛傳圖竝に佛法守護の諸龍像を圖示せるものにして、龍神其のものを對象として崇信せしには非らざるなり

### 第六章 遺物崇拜の信仰

釋尊の滅後に於て、佛弟子竝に信徒等が、遺法を仰信守護すると同時に、亦諸種の遺物を崇信禮拜せるは事實なりと雖も、就中直接に其の崇拜の對象となりしものは、舍利を第一とし、之に次ぎて髮齒、衣鉢、錫杖等を其の主なるものとなす。道樹、佛足跡等、亦併せて崇敬する所となりたり。今左に三五の例證を説明せん。

一、舍利と龍王 舍利 *śarīra* とは、身骨と譯す。即ち釋尊の身骨にして、滅後の佛徒は、之を以て至尊至重の遺寶となし、自家の本尊として、塔を立て、禮拜供養せり。其の事蹟の概要は、既に第四章中に一言する所の如し。然るに今『海龍王經』第四舍利品〔字九校〕に依るに

爾時海龍王子及一切龍、白佛言。未曾有世尊。如來所說。普安一切。授諸龍決。開化眷屬。皆發道意。又以加恩。乞施皂衣。使諸龍分各以供養。稽首奉事。緣是得護。因發道意。慈愍

衆生。遵四等心。慈悲喜護。興隆四恩。惠施仁愛。利人等利。一切救濟合聚。由此行德。沙不雨。身離於衆惡。又寂意時。不失天身。變爲蛇虺。臨食竟後。不遭蝦蟇。金翅鳥王不取食之。佛化四鳥。皆識宿命。金仁佛時。爲四比丘。坐行兇暴。不順正法。逼迫同學。墮金翅鳥。自首悔過。改心易行。發大道意。行四等心。不害群黎。以得善護。吾等永安。不復見食。志不懷懼。長夜無難。皆蒙佛恩。今如來受龍王請。所演廣覆。譬如虛空無所不蓋。于今世尊還闍浮利海中。諸龍無所依仰。唯加大哀。佛滅度時。在此大海。留全舍利。一切衆類。皆得供養。華香伎樂。被服幢幡。轉加功德。速脫龍身。疾得無上正真之道。續見救濟。惟佛垂恩。威德兼加。所願得果。佛言。善哉。從爾所志。時須菩提。謂諸龍子。諸仁者等。勿建此心。則爲妨廢一切之德。所以者何。佛泥洹後。舍利分布八方上下。天龍鬼神。一切人民。蚊行喘息。人物之類。皆當供養。華香伎樂。稽首自歸。變化現光。見者歡喜。知佛威神。巍巍無極。緣是信之。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或成緣覺。或得聲聞。或生天上。還得人身。與法相值。世世得度。如是之計。普蒙獲濟。今者卿等。各自求願。使佛世尊在於大海。而取滅度。供全舍利。獨欲奉侍。一切衆生。何緣得度。永爲窮厄。無一救護。以故吾言。勿發此心。今佛世尊海中滅度。獨奉全舍利。而供養乎。諸龍答曰。唯須菩提。勿宣斯言。無以己身。限礙之智。以限如來無極之慧。如來功德。聖道自在。無不變現。無遠無近。無彼無此。普遊十方。其若虛空。發意之頃。能

令海中諸龍神宮三千大千世界州城郡國縣邑丘聚人中曠野天上世間各各化現佛  
 全舍利一切供養於佛身體不增不減分身十方無數佛土亦無所分普現一切不去不  
 來譬如日影現於水中佛亦不生亦不滅度云何欲限如來慧乎欲限如來爲限虛空時  
 須菩提聞諸龍子歎如來德無窮無極不可譬喻默而無言海中諸龍虛空諸天及諸鬼  
 神踊躍歡喜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時佛歎嗟諸龍子曰善哉善哉仁等鑒明誠如所云無  
 有異也佛道高妙無邊無際無方無圓無廣無狹無遠無近譬如虛空不可爲喻

又大方等大集經第四十五(玄三)云はく

爾時長老阿若憍陳如自佛言世尊此日藏修多羅長夜照明說一切龍惡業果報不可  
 思議復說菩薩真實行法佛言如是如是憍陳如此四天下有大支提聖人住處若有衆  
 生精勤方便坐禪正慧當知此處則爲不空如是福地則爲流布日藏法寶何者名爲大  
 支提處此閻浮提內王舍城中聖人處所大支提者乃是過去無量如來無量菩薩無量  
 緣覺無量聲聞曾於其中修道滅度今悉現有當來亦然過去諸佛菩薩聖人皆以付授  
 婆婁那龍令使擁護住持安立我今亦欲令此處所光明久住還以付囑婆婁那龍若有  
 衆生能護我法精勤方便坐禪正慧諸富伽羅應當守護供給供養爾時婆婁那龍王作  
 如是言如是如是如世尊教往昔過去迦羅鳩村駄應正遍知亦以此處令我守護供給

供養精勤方便坐禪正慧修善法者爲作檀越我於爾時供給守護乃至法滅次復有佛  
 名拘那迦牟尼乃至迦葉亦以此處付囑於我守護供養我於爾時供給守護乃至法盡  
 亦復如是彼佛法中或有弟子不受奴婢僮僕田地以清淨心精勤苦行如是一切我皆  
 守護今日如來復以此處付囑於我住持守護爾時世尊復以西瞿耶尼須彌山下何羅  
 闍低羅山中聖人處所名曰雲盡付寶護龍王時寶護龍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世尊  
 教過去迦羅鳩村駄如來亦以此雲盡聖人住處付囑於我我於爾時守護此處及佛弟  
 子如法行者乃至法滅爾時世尊復以東弗婆提須彌山下青鸞伽那山中支提聖人住  
 處名聖人生付蘇摩呼噓又龍王時彼龍王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世尊教爾時世尊  
 復以須彌山下北脇之間華齒山中支提聖人住處名香峯牟尼付毗昌伽蘇脂龍王乃  
 至清淨法行比丘亦皆付囑時彼龍王作如是言如是如是如世尊教過去迦羅鳩村駄  
 如來亦以此香峯聖人住處付囑於我及法行比丘守護供養乃至迦葉如來亦復如是  
 今日如來又以香峯支提處所付囑於我我當守護佛言善哉善哉汝大龍王如是能護  
 我法住持法母汝是我伴大善智識如法檀越一切衆生依於我法國土久住利益照明  
 爾時世尊復以西瞿耶尼洲中那焰牟尼聖人處所付囑瞿婆嵐婆龍王乃至法行弟子  
 守護供養亦復如是復以東弗婆提洲中昵迦羅陀蓮華牟尼聖人住處付囑婆私摸極

又龍王乃至法行弟子。守護供養。亦復如是。復以北鬱多羅越洲中香峯炎聖人住處付。囑地行龍王。乃至法行弟子。守護供養。亦復如是。復以大海之中婆伽羅龍王宮摩尼藏。炎牟尼聖人住處付。囑婆伽羅龍王。乃至供養。亦復如是。復以須彌山頂帝釋住處開華藏殿牟尼聖人住處付。囑伊羅跋羅龍王。守護供養。亦復如是。復以此閻浮中難陀婆陀那大德聖人牟尼住處付。囑閻浮迦龍王。守護供養。亦復如是。復以此閻浮。轉奢利善住牟尼聖人住處付。囑婆須吉龍王。守護供養。亦復如是。復以此閻浮中迦毗羅婆須都善香迦那迦燈牟尼聖人住處付。囑阿那婆達多龍王。守護供養。亦復如是。復以閻浮提中摩伽陀國毗富羅朋迦牟尼聖人住處付。囑山德龍王。守護供養。亦復如是。復以閻浮提中摩倫羅國名愛雲炎牟尼聖人住處付。囑閻婆迦質多羅龍王。復以閻浮提中橋薩羅國名閻耶首駄牟尼聖人住處付。囑吃利彌迦龍王。復以閻浮提中蘇波洛罽薩遮牟尼鄰陀羅名香牟尼聖人住處付。囑牟尼脂鄰陀羅龍王。復以閻浮提中乾陀羅國名大利舍那若摩羅牟尼聖人住處付。囑伊羅跋多羅龍王。復以閻浮提內罽賓國中名宮宮摩尼法牟尼聖人住處付。囑吁留邏龍王。復以閻浮提中菴浮利摩國名億炎牟尼聖人住處付。囑邏浮邏龍王。復以閻浮提中震旦漢國名那羅耶那弗羅婆娑牟尼聖人住處付。囑海德龍王。復以閻浮提內于闐國中水河岸上牛頭山邊近河岸側瞿摩婆羅香大聖

人支提住處付。囑吃利呵婆達多龍王。守護供養。此大支提。皆是過去大聖菩薩。大辟支佛。大阿羅漢。得果沙門。五通神仙。諸聖住處。是故過去一切諸佛次第付。囑欲令流轉怖畏衆生。增長善根。得菩提故。如是十方無量無數阿僧祇刹。過去諸佛。及諸菩薩。皆住於彼大支提處。常加守護。令諸衆生惡業盡。故於未來世無量無邊阿僧祇刹諸佛菩薩摩訶薩聲聞緣覺。亦復住。此二十大支提。常加守護。令諸世間增福德故。一切衆生惡業盡。故。復次一切菩薩摩訶薩。一切辟支佛。一切阿羅漢。得果沙門。一切五通神仙聖人。於此二十聖人住處。大支提中。常加護持。一切衆生福德增故。一切衆生惡業盡。故。如是過去一切聖人。付。囑如是二十支提。我今付。囑亦如前佛。欲令一切流轉海中怖畏衆生。得安樂。故。堅固護持不散壞。故。時一切龍。受佛付。囑二十支提聖人處。已。

蓋し阿育王が阿闍世王の建立せし王舍城の頭樓那塔を始めとして、彼の八ヶ國の舍利を集めて、更に之れを八萬四千の佛塔に分配せんことを企てしとき、獨り羅摩國の一塔は、其の龍王の固守する所となりて、之れを得ること能はざりしとの事蹟は、極めて有名なる傳説の一なるが、『佛所行讚』第五藏七卷の說に依るに、即ち左の如く記せり。

無憂王出世

強者能令憂

劣者爲除憂

如無憂花樹

王於閻浮提

心常無所憂	深信於正法	故號無憂王	孔雀之苗裔	稟正性而生
普濟於天下	兼起諸塔廟	本字強無憂	今名法無憂	開彼七王塔
以取於舍利	分布一旦起	八萬四千塔	唯有第八塔	在於摩羅村
神龍所守護	王取不能得	雖不得舍利	知佛有遺骸	神龍所供養
增其信敬心	雖王領國土	逮得初聖果	能令普天下	供養如來塔
去來今現在	悉皆得解脫	如來現在世	涅槃及舍利	恭敬供養者
其福等無異				

今アマラーヴチー大塔の欄楯の浮彫圖を検するに、龍王が其の自の龍宮中に於て舍利を安置供養せる有様を圖せるものあり、甚だ珍什とすべきなり。

二佛髮 釋尊が出家の際に剃除し給へる頂髮は、天人持し去りて、之を天上に奉安せりとの説は、『修行本起經』卷下〔辰十<sup>三</sup>〕、『過去現在因果經』第二〔辰十<sup>二</sup>〕、『普曜經』第四〔宙四<sup>五</sup>〕、『方廣大莊嚴經』第六〔宙四<sup>三</sup>〕、『佛本行經』第二〔藏七<sup>三</sup>〕、『佛所行讚』第二〔藏七<sup>五</sup>〕、『佛本行集經』第十七〔辰七<sup>五</sup>〕、『衆許摩訶帝經』第五〔辰十<sup>八</sup>〕、『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第十五〔張一<sup>八</sup>〕、『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第四〔寒三<sup>六</sup>〕、『大唐西域記』第六〔致七<sup>五</sup>〕等に出づ。即ち『過去現在因果經』に云はく、

爾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即發願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釋提桓因。接髮而去。虚空諸天。燒香散花。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爾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是七寶。即心念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被袈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所標幟也。云何著此。而爲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以誘群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殺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説。著此袈裟。但欲爲殺諸鹿故耳。非求解脫而服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吾服此衣。爲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升虚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應。非爲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剃除鬚髮。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廻。悶絕於地。倍增懊惱。

又『佛本行經』第二〔藏七<sup>三</sup>〕に依るに

菩薩以普慈 目睫紺青色 眼雨淚且言 盡心曉車匿 金鞘明珠靶  
 拔劍如抽虺 自以剃其頭 天敬接髮去

とあり。然るに天人に依りて、天上に持し去られたる頂髮は、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に奉祀せられたりとなす。『觀虚空藏菩薩經』玄八<sup>三</sup>に云はく、

天上四塔者。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忉利天城南。靈蓋園中。有佛衣塔。忉利天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忉利天城北。駕御園中。有佛牙塔。

然るに忉利天上に於ける佛頂髮禮拜の圖は、ブルフートの欄楯、竝にサンチー塔門の浮彫圖中に在り、Sadhanna Deva Sabha Bhagavato Chūḍa Maha の記銘を有せり。圖は諸天子集會して頂髮を崇敬する所たり。又釋尊が頂髮を剪除の相を圖示せるものは、爪哇ポロブドリア等の浮彫圖中に在り。圖中に天子衣を以て髮を受くる相を出せるは能く今の文に協へり。

其他、圖としては未だ發見せられざるも、佛の爪髮を以て塔を起し供養せりとの事實は、律竝に諸紀傳に記載する所にして、『十誦律』第五十六張六七に

給孤獨長者。深心信佛。到佛所。頭面禮足。一面座。白佛言。世尊。世尊遊行諸國土時。我不見世尊。故甚渴仰。願賜一物。我當供養。佛與爪髮。居士。汝當供養是爪髮。居士即時白。佛言。願世尊。聽我起髮塔。爪塔。佛言。聽起髮塔。爪塔。是名起塔法。

と云ひ、『大唐西域記』第五致七六に

域內東南隅。有故宅餘趾。是具史羅舊云羅師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と云へる其の例なり。

三、佛齒 佛髮爪と相竝びて佛齒の崇拜も亦行はれたり。即ち『長阿含經』第四長九に依るに、八國分舍利の際、香姓婆羅門が佛の上牙を以て、阿闍世王に送れることを記せり。其の文に云はく、

時諸國王。卽命香姓。汝爲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於時香姓聞諸王語已。卽詣舍利所。頭面禮畢。徐前取佛上牙。別置一面。尋遣使者。齎佛上牙。詣阿闍世王所。語使者言。汝以我聲。上白。大王。起居輕利。遊步強耶。舍利未至。傾遲無量耶。今付使者。如來上牙。竝可供養。以慰企望。明星出時。分舍利訖。當自奉送。時彼使者受香姓語已。卽詣阿闍世王所。白言。香姓婆羅門。致問無量。起居輕利。遊步強耶。舍利未至。傾遲無量耶。今付使者。如來上牙。竝可供養。以慰企望。明星出時。分舍利訖。當自奉送。

若し『菩薩處胎經』第七盈十に依らば。

爾時。八大國王。優填王。頂生王。惡生王。阿闍世王。四大兵馬主。最豪兵馬主。容顏兵馬主。熾盛兵馬主。金鋼兵馬主。此五大王。共誦舍利。各領兵衆。列住一面。八大王。各各言。佛舍利我應獨得之。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言。諸王。莫呼佛舍利。應當分之。普共供養。何爲與兵。共相征罰。爾時。釋提桓因。卽現爲人。語諸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呼力。則有勝

負。幸可見與。勿足爲難。爾時阿耨達龍王。文隣龍王。伊那鉢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舍利分。若不見與。力足相伏。時優波吉言。諸君且止。舍利宜共分之。卽分爲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八王。金瓮受一石餘。此臣密以蜜塗瓮裏。以瓮量卽分舍利。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卽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龍宮。亦起七寶塔。八王得舍利。各還本國。亦起七寶塔。優婆塞。優波吉。得著金瓮。舍利三斗并瓮。亦起七寶塔。優婆塞。灰及土四十九斛。起四十九七寶塔。優婆塞。當那維處。亦起七寶塔。優婆塞。高四十九仞。香花供養。懸繪幡蓋。終日竟夜。音樂聲不斷。佛之威神。令諸七寶塔。各各有光明。或夜放光明。與晝無異。或晝放光明。與夜無異。諸護塔善神。各各來營護。不令惡人有觸犯者。

と云ひ、『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盈九〕にも

釋言。佛先與我一牙舍利。是以我來火卽自滅。帝釋說此語已。卽開寶棺。於佛口中右畔上領取牙舍利。卽還天上。起塔供養。

とあり。今文に「諸天得舍利。還天上。卽起七寶塔。優婆塞」とあるものは、それは通途の佛舍利にあらで、佛牙齒なりしか。彼の天上四塔の中には、忉利天上。駕御園中に佛牙塔ありと傳ふ。又『阿育王傳』第四〔藏十〕には

迦葉付囑阿難佛法已。作是思惟。我今應當至於大悲難行苦行婆伽婆善知識無量淨

善功德之所熏修。眞妙舍利所在之處。皆自往至。禮拜恭敬。卽飛至四塔所。極上恭敬禮拜已。復更往八大舍利塔所。禮拜供養。如大鴈王。飛至大海莎竭羅宮。敬禮佛牙。敬禮佛牙已。向於天上。如金翅鳥。屈申臂頃。至忉利天。時釋提桓因。與諸天衆。禮拜供養尊者迦葉已。釋提桓因。觀察摩訶迦葉。而作是言。尊者今來欲供養舍利。而入涅槃。故來至此。迦葉答言。我今欲來敬禮如來牙。禮如來髮。如來天冠。如來鉢。今者是我最後供養。時釋提桓因。及諸天等。聞最後語。低頭悲慘。憂愁苦惱。釋提桓因。自取佛牙。恭敬授與尊者迦葉。尊者迦葉。舉著額上。以牛頭旃檀。曼陀羅華。供養佛牙。供養已。語諸天衆。慎莫放逸。作是語已。從彼天沒。還王舍城。

と云ひて、大迦葉が忉利天上に佛牙に禮せることを記す。『阿育王經』第七〔藏十〕にも、亦此の記事を出せり。

『法顯傳』致六を檢するに、法顯は竭叉國、那竭國、及び師子國に於て、佛牙齒を禮せることを記す。特に其の師子國の條には、佛齒精舍竝に佛齒供養の事を記して左の如く云へり。

城中又起佛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淨修梵行。城內人敬信之情亦篤。其國立治已來。無有饑喪荒亂。衆僧庫藏。多有珍寶無價摩尼。其王入僧庫遊觀。見摩尼珠。卽生貪心。欲奪取





離。恐入涅槃或不觀見。後於少時摩訶迦葉告阿難曰。汝獨入城。我亦當往。爾時迦葉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作是念言。阿闍世王。本與我要。若涅槃時。必來見我。我今當往告之可乎。到王門下。語守門人。爲我自王。摩訶迦葉。今在門外。欲得相見。守門人言。王今睡眠。若覺之者。恐貽罪累。迦葉語言。王若覺者。好爲我語。摩訶迦葉。欲入涅槃。來與王別。不見而去。於是迦葉至鷄足山。於草敷上跏趺而坐。作是願言。今我此身。著佛所與糞掃之衣。自持已鉢。乃至彌勒。令不朽壞。使彼弟子。皆見我身。而生厭惡。復作是念。阿闍世王。若不見我。沸血必當從面而出。命不全濟。若使彼王與阿難來。山當爲開。令其得入。若還去者。復當還合。便捨命行。唯留少壽。應時大地六種震動。釋提桓因。與諸天子。以曼陀羅花天諸末香。供養舍利。生大悲惱。而作是言。如來滅度。感戀未息。迦葉涅槃。增我悲惱。寶鉢羅窟。即便空曠。巷里窮酸。苦厄羸劣。貧露孤寒。彼恒於惑。今捨之去。誰當覆護。如十五日。天無雪翳。月及衆星。處空顯現。如來聖衆。亦復如是。住在世間。猶如星月。死無常雲。如何卒起。一旦隱蔽。最勝福田。諸天如是。極生悲感。哀摧號哭。啼泣懊惱。共相裁抑。歸還天上。阿闍世王。於睡臥中。夢屋梁折。尋便驚覺。心生惶怖。門人白王。摩訶迦葉。欲入涅槃。來與王別。正值眠息。令我致意。即便迴還。王聞是事。悶絕墜地。冷水灑面。方得醒悟。舉聲大哭。涕泣盈目。我何薄祐。垢障深厚。諸聖涅槃。不一視見。卽詣竹園。禮阿難足。問言。迦葉滅度未耶。

阿難答言。已涅槃矣。今在何處。我欲供養。於是阿難共阿闍世王向雞足山。王既到已。山自開闢。迦葉在中。全身不散。曼陀羅花。以覆其上。王見是已。發聲號哭。舉身投地。積諸香木。欲闍毗之。阿難問言。欲作何等。答曰。欲耶。阿難言曰。摩訶迦葉。以定住身。待於彌勒。不可得燒。彌勒出時。當將徒衆九十六億。至此山上。見於迦葉。時彌勒衆。皆作是念。釋迦如來弟子。身形卑陋。若此。彼佛亦當與斯無異。於是迦葉踊身虚空。作十八變。變爲大形。充滿世界。時彌勒佛。卽就迦葉。取僧伽梨。是時大衆見其神力。除憍慢心。成阿羅漢。王供養已。還歸本國。時雞足山。還合如初。

若し『觀虛空藏菩薩經』玄八の說に依らば、天中四塔の中には、忉利天城南の靈遊園の中に佛の衣塔ありと傳ふ。又『海龍王經』第四字九に依るに龍王が佛衣を得て金翅鳥の難を免るゝことを記して左の如く云へり。

爾時有龍王。一名噓氣。二名大噓氣。三名熊羆。四名無量色。而白世尊曰。於此海中無數種龍。若干種行。因緣之報。來生於是。或有大種。或有小種。或有羸劣。獨見輕侮。有四種金翅鳥。常食斯龍及龍妻子。恐怖海中諸龍種類。願佛擁護。令海諸龍常得安隱。不懷恐怖。於是世尊脫身皂衣。告海龍王。汝當取是如來皂衣。分與諸龍王。皆令周遍。所以者何。其在大海中。有值一縷者。金翅鳥王不能犯觸。所以者何。持禁戒者。所願必得。爾時諸大龍

王皆懷驚懼。各心念言。是佛皂衣。甚爲少小。安得周遍大海諸龍。時佛卽知諸龍王心所懷疑。恐告海龍王。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人民。各各共分。如來皂衣。終不滅盡。其欲取衣。譬如虛空隨其所欲。則自然生。佛所建立不可思議巍巍之德。其如斯矣。時海龍王卽取佛衣。而自分作無央數百千段。各各部分。分與龍王之宮。龍王之宮隨其所之。廣狹大小自然給與。其衣如故。終不知盡。於時海龍王告諸龍王。當敬此衣。如敬世尊。如敬塔寺。所以者何。今此衣者。如來所服。以是之故。如敬塔寺也。假使一切供養如來。有奉此衣。等無差特。於是世尊告海龍王。如是如是。如仁所言。其奉此衣。則供養如來。且觀諸龍及龍妻息。各各所分。如來衣不。對曰。唯然。已見佛言。我皆授決。卽脫龍身。於是賢劫除志大乘。其餘諸龍皆得無著。當般泥洹。如是龍王。如來在世。一切衆祐。發一善心。緣當致佛未曾有失。爾時海中諸龍及龍妻息。欣然大悅。自投佛前。同音說言。如來所語。終無有二。至誠不虛。授我等決。至無爲度。吾等今日住於大海。歸命佛法及諸聖衆。奉受禁戒。恭順如來。反復之義。如來現在。數數往造。見佛稽首。聽來法義。般泥洹後。供養舍利。一切衆具。而以奉事世尊舍利。於是四金翅鳥王聞佛所建立。惶懼速疾往詣佛所。前稽首足。何故世尊奪吾等食。佛言。都有四食。坐趣三處。何等四。一曰。獮獵禽獸。殘害群畜。殺生枉命。以爲飲食。是趣惡處。二曰。執帶兵杖刀矛。斫刺逼迫格射。劫奪他財。以用飲食。是趣惡處。三曰。慳

貪諛譎。潰亂犯禁。邪見巧欺。而以得食。是趣惡處。四曰。非師稱師。非世尊稱世尊。墮邪稱正。非寂志稱寂志。非清淨稱清淨。非梵行自稱梵行。自稱詐求。而以得食。是爲四食。坐趣地獄。餓鬼。畜生。三惡之處。吾所說法。除此四食。不當以此養身。害衆生命。所以者何。一切衆生。各自愛命。無自憎者。以是之故。欲自護身。當護他人。安隱衆生。明者如是。不以危逼人所。不當作。慎勿爲也。爾時四金翅鳥王。各與千眷屬俱。而白佛言。今日吾等自歸命佛及法衆僧。自首悔過。前所犯殃。奉持禁戒。從今日始。常以無畏。施一切龍。擁護正法。至佛法住。將順道法。到于滅盡。不違佛敎。佛告四金翅鳥王。汝等之身。金仁佛時。爲四比丘。名曰欣樂。大欣樂。上勝。上友。是四比丘。違犯戒法。貪於供養。志迷醉惑。隨親友種。遂於豪貴。意亂吾我。墮於邪見。輕諸比丘。逼迫惱之。不護身口意。作惡衆多。供養金仁佛。亦不可計。以是之故。不墮地獄。墮此禽獸。前後殺生。不可稱計。多所恐怖。用不自護。世尊應時卽如其像。現其神足。令四金翅鳥識念宿命。所可供養金仁佛及諸弟子。彼時所作罪福。普悉念之。目覩悉見前世所作。白世尊曰。其心剛鞫。難可調伏。生心貪嫉。多所危害。違金仁尊敎。我等今始。寧沒身命。不敢犯惡。佛爲說經。授其決言。彌勒佛時。在第一會。當得度。

又『摩訶僧祇律』第二列八<sub>三</sub>に云はく。

過去世時。大海邊有啖婆梨樹。上有金翅鳥。是鳥身大。兩翅相去百五十由旬。是金翅鳥

法以龍爲食。欲食龍時。先以兩翅搏海。令水兩開。龍身便現。即取食之。諸龍常法。畏金翅鳥。常求袈裟著宮門上。鳥見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復前食。彼諸龍。爾時。是鳥以翅搏海。見龍欲食。龍甚驚怖。便取袈裟戴著頂上。尋岸而走。是時彼龍化爲人像。金翅鳥化爲婆羅門像。追逐此龍。而竝種種罵言。汝何不早放袈裟。此龍畏死。急捉袈裟死死不放。爾時海邊有仙人住處。花果茂盛。時龍恐怖無所依怙。便往投趣仙人住處。仙人有大威德。金翅鳥不敢便入。遂向仙人而說偈言。

今此弊惡龍 自變爲人身 畏死求解脫 而來入是中 仙人德力故 我當忍飢渴 寧自失身命 不復食此龍

爾時仙人作是念。誰說是偈。便起出看。見此龍爲金翅鳥所逐。即便說偈。答金翅鳥言。

當令汝長壽

常食天甘露

忍飢不食龍

敬心於我故

時金翅鳥蒙仙人威神。飢渴即除。是時仙人復告金翅鳥。汝坐犯戒。受此鳥身。今復習殺。當墮地獄。廣說十惡。乃至邪見。如是一一皆墮地獄。畜生。餓鬼。及阿修羅。汝今宜當共此龍更相懺悔。後無餘怨。彼即懺悔。懺悔已各還本處。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金翅鳥者。瓶沙王是。龍者。達膩伽比丘是。佛袈裟に關する諸傳諸經律の傳説略右の如し。

又『大唐西域記』第二〔致七〕には、北印度醯羅城に安置されありたる佛袈裟の事を記して、

又以寶函緘封。而置如來僧伽胝袈裟。細毳所作。其色黃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

と云へり。

五、佛鉢 釋尊の遺物として、比較的盛に崇拜せられしものは、日常用ひ給ひし食器の鉢なり。若し『修行本起經』卷下〔辰十〕、『方廣大莊嚴經』第七〔宙四〕に依るに、釋尊が苦行六年の後、尼連禪河に往詣し、女人の奉獻せる乳糜を食し給ひ了りて、鉢を水中に投じ給へる時、天化して金翅鳥となり、飛び來りて鉢を持し去れりと云ふ傳説を載せり。即ち『方廣大莊嚴經』に云はく、

時善生女。即以金鉢盛滿乳糜。持以奉獻。菩薩受已。作是思惟。食此乳糜。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告善生。我若食已。如是金鉢。當付與誰。善生女言。願以此鉢奉送上尊者。隨意所用。爾時。菩薩擊彼乳糜。出優婁頻螺聚落。往尼連河。置鉢岸上。剃除鬚髮。入河而浴。佛告諸比丘。菩薩澡浴之時。百千諸天。散天香花。遍滿河中。菩薩浴竟。競收此水。將還天宮。所剃鬚髮。善生得已。起塔供養。菩薩既出河岸。作是思惟。當以何座食此美味。河

中龍妃。卽持寶座。從地涌出。敷置淨處。請菩薩坐。菩薩坐已。食彼乳糜。身體相好。平復如本。卽以金鉢擲置河中。是時龍王。生大歡喜。收取金鉢。宮中供養。時釋提桓因卽變其形。爲金翅鳥。從彼龍王。奪取金鉢。還本宮。起塔供養。

『觀虛空藏菩薩經』(玄八<sup>三</sup>)に、忉利天の城西なる歡喜園中に佛鉢塔ありと記せるは、蓋し彼此照應して、天上に於ける佛遺物崇拜の傳説を述べ、甚だ興味ありと云ふべし。又『蓮華面經』卷下(盈十二<sup>三</sup>)に依るに、佛滅後幾許年の後、闍賓に寐岐曷羅俱邏王、佛法を滅し、佛鉢を破碎するに、鉢、卽ち此の闍浮提より滅して、娑羯龍王宮、四天王宮、乃至、化樂天に出現し、乃至彌勒世尊成佛の時、現じて虚空に住すべきことを記せり。其の文に云はく、

阿難。我涅槃已。最後法身。彼等建立。於未來。復有金毘羅等五諸天子。生闍賓國。廣令我法流布於世。大設供養。我諸弟子。於闍浮提。初未曾有。如是大會。佛告阿難。於未來世。闍賓國土。當作如是。大法之會。阿難。彼五天子滅度之後。有富蘭那外道弟子。名蓮華面。聰明智慧。善解天文。二十八宿五星諸度。身如金色。此大癡人。已曾供養四阿羅漢。當供養時。作如是誓願。我未來。破壞佛法。以其供養阿羅漢故。世世受於端正之身。於果後身。生國王家。身爲國王。名寐岐曷羅俱邏。而滅我法。此大癡人。破碎我鉢。既破鉢已。生於阿鼻

大地獄中。此大癡人。命終之後。有七天子。次第捨身。生闍賓國。復更建立。如來正法。大設供養。阿難。以破鉢故。我諸弟子。漸汗淨戒。鉢初破時。諸比丘等。雖汗清淨戒。智如牛王。能破外道。經第二時。此闍浮提。諸比丘等。破清淨戒。樂作不善。身行偷盜。耕田。惡植。多貪貯。畜好衣好鉢。不樂讀誦。修多羅。毘尼。阿毘曇。如是阿難。樂讀樂誦。智慧之人。悉皆滅度。是時。多有諸比丘等。諂曲嫉妬。多起非法。以諸比丘。不如法故。諸國王等。不依王法。以王不如王法治故。其國人民。多行增上十不善業。以惡業故。此地多生荆棘。毒草。土沙。礫石。阿難。當於爾時。此闍浮提。五種精味。失力失味。所謂酥。油。鹽。石。蜜。如是五種。失力失味。故。爾時。衆生復更多行。增上惡業。以其多行惡不善故。佛破碎鉢。當至北方。爾時。北方諸衆生等。見佛破碎鉢。大設供養。以種種花。燒香。塗香。燈明。華鬘。種種音樂。供養此鉢。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彼破碎鉢。當向波羅鉢多國。彼國人民。見佛破碎鉢。以種種花。燒香。末香。塗香。燈明。花鬘。種種音樂。供養此鉢。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阿難。此佛破碎鉢。以佛力故。亦是衆生善根感故。我此破碎鉢。自然還復。如本不異。於後不久。我鉢卽於闍浮提沒。現於娑伽龍王宮中。當沒之時。此闍浮提。七日七夜。皆大黑闇。日月威光。悉不復現。地大震動。惡雷掣電。於虛空中。而出惡聲。黑風卒起。極大怖畏。天人。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摩睺羅伽等。皆大

號哭淚下如雨。如是阿難此鉢當爾初沒之時。如來法律亦沒不現。爾時魔王見法律滅。心大觀喜。心大安隱。於虛空中作如是言。瞿曇法滅。我當教化諸衆生等。自作諸惡。亦教他作。以魔教故。城邑聚落。迭相殺害。爾時魔王以教衆生廣作惡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爾時娑伽羅龍王見佛鉢已。以種種寶。因陀尼羅寶。摩訶尼羅寶。火珠寶。清水寶。如是大寶。大設供養。至于七日禮拜右繞。是諸龍等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爾時娑伽羅龍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諸相莊嚴手 受種種味食 盛置於此鉢 如是持用食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於娑伽羅龍王宮沒。於四天王宮出。爾時四天王。毘留勒叉。毘留博叉。毗沙門。提頭賴吒。七日七夜。大設供養。以種種花。種種華鬘。種種塗香。種種燒香。種種燈明。種種音樂。供養禮拜已。時諸天衆。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爾時毗留勒鳩槃荼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如來最後食 在於鐵師家 鉢爲化衆生 而來於此處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過七日已。於四天王宮沒。三十三天宮出。爾時佛母摩耶夫人。見佛鉢已。憂愁苦惱。如箭入心。難可堪忍。宛轉于地。猶如圓木。作如是言。如來涅槃。一何疾哉。修伽陀滅。何其太速。世間眼滅。佛樹傾倒。佛須彌山崩。佛燈亦滅。法泉枯竭。無常魔日萎。佛

蓮花。爾時佛母摩耶夫人。以手捧鉢。告於一切諸天。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言。諸天諦聽。此是釋迦如來常受用鉢。第一勇猛面貌。圓滿過日月者。影現此鉢。復次諸天。如是之鉢。復於王舍大城之中。受於尸利堀多毒食。諸天諦聽。釋迦牟尼大雄猛者。滿腹域內。修摩伽陀家用此鉢食。諸天諦聽。如來爲化優樓頻螺迦葉及大毒龍。以彼惡龍內此鉢中。諸天諦聽。以業緣故。於婁連多國。四月之中。復以此鉢受馬麥食。天衆諦聽。釋迦如來。以大悲故。復以此鉢受於最下極貧者食。諸天諦聽。釋迦如來。復以此鉢於娑伽羅龍王宮內受種種食。諸天諦聽。釋迦如來。於夏四月。復以此鉢受我等食。諸天諦聽。釋迦如來。復以此鉢覆於訶利鬼母最小之子。名必利鹽迦羅夜叉。以其惡心常食人血。故調伏之。于時佛母摩耶夫人。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隨佛心欲受 皆入於鉢中 佛於我腹內 滿足於十月

爾時帝釋天王。七日七夜。以種種天花。天香。天栴檀香。大設供養。禮拜右繞。作是供已。時諸天衆。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爾時天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今此殊勝鉢 能長衆生智 佛身又如是 成就諸功德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過七日已。於三十三天中沒。焰摩天中出。爾時焰摩天主。見佛鉢已。

七日七夜。種種供養。以天曼陀花。天栴檀香。種種花。種種音樂。供養佛鉢。禮拜右繞。是時。諸天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爾時。焰摩天主。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千萬億衆生

見鉢皆歡喜

能生勝妙果

牟尼使來此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過七日。已於焰摩天沒。兜率陀天出。爾時。兜率陀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以天曼陀華。摩訶曼陀華。及餘種種妙華。種種香。種種音樂。大設供養。禮拜右繞。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上中下衆生

佛起慈悲心

此鉢受食已

佛使至於此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過七日。已於兜率天沒。化樂天出。爾時。化樂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以種種天花。種種天香。種種天音樂。大設供養。禮拜右繞。是時。天衆有發無上大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爾時。天王。以手捧鉢。說偈言。

希有大道師

悲愍於衆生

爲利衆生故

使鉢來於此

佛告阿難。時諸天。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陀羅。摩睺羅伽。以天曼陀花。摩訶曼陀花。及餘種種華。種種香。天栴檀香。末香供養。鉢已。卽以此鉢。送至娑伽羅龍王宮中。佛告阿難。此閻浮提。及餘十方。所有佛鉢。及佛舍利。皆在娑伽羅龍王宮中。佛告阿難。如是我鉢。及

我舍利。於未來世。於此地沒。直過八萬由旬。住金剛際。阿難。我今語汝。未來之世。諸衆生等。壽命八萬四千歲時。彌勒如來。應供正遍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紫金色。圓光一尋。其聲猶如大梵天鼓。迦陵伽音。爾時。我鉢及我舍利。從金剛際出。至閻浮提。彌勒佛所。鉢及舍利。住虛空中。放五色光。所謂青黃赤白頗梨雜色。如是阿難。彼五色光。復至其餘一切天處。到彼天已。於其光中。出聲說偈。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

此三法印

其光復至一切地獄。而說偈言。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

此三法印

佛告阿難。佛鉢舍利。所放光明。復更至於十方世界。於其光中。而說偈言。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

此三法印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還至本處。在於舍利佛鉢之上。於虛空中。成大光明雲蓋。而住。阿難。舍利及鉢。現大希有如是等事。現此神通希有事時。八十百億衆生。得阿羅漢果。千億衆生。剃髮出家。信心清淨。一萬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不退轉。阿難。此鉢舍利。廣行教化。諸衆生已。於彌勒前虛空中住。爾時。彌勒佛。以手捧鉢。及佛舍利。告諸天人。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言。汝等

當知此鉢舍利。乃是釋迦牟尼如來雄猛大士信戒多聞精進定智之所熏修。汝等當知。釋迦牟尼雄猛大士。能令無量百千那由他億諸衆生等。住涅槃城。出過優曇鉢花百千億倍。鉢及舍利故來。至此爾時。彌勒三藐三佛陀。爲我此鉢及我舍利起四寶塔。以舍利鉢置此塔中。爾時彌勒佛及諸天人。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大設供養。恭敬禮拜鉢舍利塔等。佛告阿難。如來應供正遍知。舍利及鉢。有大威德。阿難。汝以給侍如來生身。所生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爾時。佛爲阿難說未來事已。又法顯傳致六劫に云はく、

法顯在此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上誦經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健陀衛。竟若干百年。法顯傳時有定歲數。但今忘耳。當復至西月氏國。若干百年。當至于闐國。住若干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至師子國。若干百年。當復來到漢地。若干百年。當還中天竺。已當上兜術天上。彌勒菩薩見而歎曰。釋迦文佛鉢至。卽共諸天華香供養七日。七日已還。閻浮提海龍王將入龍宮。至彌勒將成道時。鉢還分爲四。復本類那山上。彌勒成道已。四天王當復應念佛如先佛法。賢劫千佛。共用一鉢。鉢去已佛法漸滅。佛法滅後。人壽轉短。乃至五歲。五歲之時。粳米酥油。皆悉化滅。人民極惡。提草木則變成刀杖。共相傷割。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惡人相殺盡已。還復來出。共相謂言。昔人壽極長。但爲惡甚。作非法故。我等壽命。遂

爾短促。乃至五歲。我今共行諸善。起慈悲心。修行信義。如是各行信義。展轉壽倍。乃至八萬歲。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中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八齊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法顯爾時欲寫此經。其人云。此無經本。我心口誦耳。若し『馬鳴菩薩傳』藏九二。『付法藏因緣傳』第五藏九三。等の説に依らば、月氏王迦膩色迦が中天竺國を討ちて、佛鉢と、辯才比丘(馬鳴)と、一億金とを得たることを記す。卽ち『馬鳴菩薩傳』の文には左の如く記せり。

其後北天竺小月氏國王。伐於中國。圍守經時。中天竺王遣信問言。若有所求。當相給與。何足困苦人民久住此耶。答言。汝意伏者。送三億金。當相赦耳。王言。舉此一國。無一億金。如何三億而可得耶。答言。汝國內有二大寶。一佛鉢。二辯才比丘。以此與我。足當二億金也。王言。此二寶者。吾甚重之。不能捨也。於是比丘爲王說法。其辭曰。夫含情受化者。天下莫二也。佛道淵弘。義存兼攝。大人之德。亦以濟物爲上。世教多難。故王化一國而已。今弘宣佛道。自可爲四海法王也。比丘度人。義不容異。功德在心。理無速近。宜存遠大。何必在自前而已。王素宗重。敬用其言。卽以與之。

蓋し佛鉢を以て佛遺物中に於ける希世の重寶として尊崇せられしは事實なりと雖も、其は特に迦膩色迦王出世の後、二三百年の間、北印度に於て尤も盛に禮敬せら



れしが如し。之を諸傳に徵するに、羅什は沙勒國に於て之を禮し、法顯は弗樓沙國に於て之を禮し、智猛は奇沙國に於て之を禮し、曇無竭は鬪寶國に於て之を禮せりと云ひ、玄奘は波刺斯國の王宮にありきと記せり。今健駄邏地方の遺物中に多數の佛鉢禮拜圖あるは、當時佛鉢崇信の甚だ熾なりし事實を立證する尤も明確なる左券なりとす。

六、錫杖 釋尊が用ひ給へる錫杖なるもの、傳へて北印度那揭羅曷國にありきと云ふ。即ち洛陽伽藍記第五には、

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巢。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長或短。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篔盛之。金箔貼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

と記し、『大唐西域記』第二(致七)を。那揭羅曷國の條にも、如來錫杖、白錫作環栴檀爲筈寶筈盛之と云へり。釋尊が弟子をして錫杖を執持せしめしに就きては、經律中其の說に乏しからずと雖も、而も釋尊自身錫杖を持して行乞せられたりとのことは、『得道梯橙錫杖經』の說を除き、律文中に未だ明徵を得ず。又印度の古遺物中にも、錫杖を持し給へる釋尊像は、殆ど之れ無きが如し。

釋尊の遺物の信仰としては、略上記のものを以て主要なるものとすべきが如し。若し強て云へば、道樹及び佛足跡に對する崇信の如きも、或は其の一者に加ふべきものなるべきやも知る可からずと雖も、之を遺物崇拜と稱するは聊か事實に於て穩かならざるの感なきに非らず。但し孰にしても斯の如き道樹及び佛足跡等が、一般に印度の佛敎徒の間に於て、後代特殊の意味に於て、確に一の有力なる信仰の對象たりしことは事實なりとせざる可からず。

上來記述する所に依りて、佛傳の圖は佛傳の圖として之を解釋し、同時に崇拜の本尊竝に遺物供養圖は遺物供養圖等として、略辨別して説明する所ありたるが故に、大體に於て此等の諸圖像に對し、私に或程度迄の講説を爲し得たるものなりと信ず。思ふに西歐の諸碩學が、佛敎美術に對する研究上の苦心は、既に充分に之を認むるを得べしと雖も、經律の搜索に不便なりしと、佛敎に關する智識缺如せる爲め、其の判斷は動もすれば獨斷に流れ、誤説を爲すもの尠からざるは、是れ蓋し止むを得ざるものならむ。而して今西歐諸先輩の説明に於て、特に多くの場合に不完全と考へらるゝ點は、第一には一圖面中に數段の説話を圖出せるに對して、之を經證に照して分解的に説明することを爲さずして、唯雜然之を説明するが故に、其の解説の

比較的徹底せざることと、第二には古代印度の佛傳圖様の發達に關して、其の形式の變化に注意せざりしこと是れなり。即ち原始時代の佛傳圖が、其の形式に於て種々變遷せることは實に左圖の如し。



即ち同一畫題の佛傳を圖示するに、第一期にありては、佛形像なく亦足形もなく、只佛座のみを顯出し、第二期に至りては、同じく佛形像なけれども、往々足形を以て佛見在の意を表せり。第三期に於ては、或は足形を以て佛を圖するに代へ、一面に佛の本形をも畫き示せり。第四期に至りては、専ら佛形像を圖出して、最早や足形を出すなし。換言すれば、佛傳圖多しと雖も、三轉四轉して漸く眞の佛傳圖としての體形を具備するに至れるものなれば、此の間の消息に通ずるに非ざれば、初期の佛傳圖は解釋不可能なりとす。終に臨んで次に總じて初期時代の印度古雕刻に見ゆる佛教思想の大綱を論述して、此の篇の結章と爲さん。

### 第七章 印度古雕刻畫圖總論

特に其の初期佛教との關係に就きて

現存の印度古代の建造物を基礎として、如何なる程度まで原始時代の佛教を推考し得べきか、是れ佛教史の研究上看過すべからざる一問題に屬す。蓋し南北所傳の大藏經中に收むる所の經典及び其の史籍は、量に於て決して尠なしと云ふべからずと雖も、既に幾代かの翻傳を重ねて、新古錯簡或は玉石を辨すべからざるものあり。僅に阿育王の誥文あり、王當代の佛教傳播の事蹟等を説明するに際して、無二の證券をなすも、而も深く思想の内容に及ばず、聊か殘念千萬の思なきに非らず。予頃日私に古代に於ける佛教の建築及び其の建造物に現はれたる彫刻の圖相に對して、漢譯佛典の所記と對照比較研究の結果、其等の建築彫刻等が、一々經律の所說と契同することを承認することを得、同時に又原始時代の佛教に關し、此の方面よりして多少の推案を下し得べきものなることを考ふるに至れり。

一、**サンチー**の佛塔は摩訶僧祇派の佛徒の建造する所也。印度佛教古建造物として、尤も吾人の重用視すべきものは、佛陀伽耶、**パールフート**、**サンチー**等の諸佛塔な

るべし。然るに佛陀伽耶及びブルフートの二塔は、僅に欄楯の一部を除くの外、餘は全きを得ざるを以て、塔全體としては、今茲に兎角の推考を加ふること能はずと雖も、其の稍完全に邁きサンチーの大塔に至りては、正しく略建造當時の塔形を推定し得。即ち其の制は、地上に基礎あり、之を周匝するに欄楯を以てし、基礎の上には、埴を以て覆鉢形を築く、其の覆鉢の上には石方龕あり、龕上に傘蓋を立つ。思ふにブルフートの塔の如きも、現存の状態は既に廢墟に屬すと雖も、門の欄楯に雕鏤されたる佛塔圖と併せ考ふる時は、構造概ねサンチーの大塔に同じかりしは事實なる可し。

佛教古來の造塔法を案するに、部執に依りて其の制同じからず。即ち薩婆多部の如きは、同じく覆鉢形の塔を造建するに、其の上部の如き傘蓋に代ふるに、相輪を安じ、其の上に寶瓶を置く。彼の錫蘭の無畏山塔、及びジェータバナラマ大塔の如き、其の制に屬すべきものなるが如し。然るに今此のサンチー塔の如きは、塔の上部に九輪等の如き相輪及び寶瓶等の存する無く、唯傘蓋のみ有り。是れ豈『摩訶僧祇律』第三十三(列十<sup>五</sup>)に

作塔法者。下基四方。周匝欄楯。圓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槃蓋。長表輪相。

と云へるに契同するものならざらむや。若し夫れサンチー大塔及び其の以前に建立されたる佛塔を以て今の『摩訶僧祇律』の所傳に一致するものと説明し得べくば、一面に於ては、上古印度に流布されたる佛教は、薩婆多部系統のものにはあらで、摩訶僧祇部系統のものなりしを推想し得べく、隨て世友の『宗輪論』の所說に向て、無上の保證を與ふるものならずばならず。敢てサンチーの佛塔は、摩訶僧祇派の佛徒の造建する所なりと云ふは、予自身に於ても、或は速斷なるべきを思はざるに非ずと雖も、彼の律文と佛塔とは共に分明に其の薩婆多部相承の律本に相違し、寧ろ『摩訶僧祇律』の所說に準ずることは、計らずも吾人をして右の如きの推定をなさしめたるものなり。

ニ、ブルフートの塔欄楯の笠石の浮彫に鬱單越洲の圖相あり。初期の佛教徒が如何なる世界説を信せしかを知るは、佛教教理の發達等を考ふる上に於て、見殘すこと能はざる一事なり。經律の中に弘く説明されある三界諸天の説の如き、抑も何時頃より世に流布せられたるか、是れ固より茲に論議すべき限りに非ざるも、ブルフートの塔の欄楯の浮彫に、須彌四洲の隨一なる鬱單越の圖を存するは、頗る珍奇のものに屬す。圖は三段あり。第一は自然粳米を得て、之を釜中に著き飯の自然に熟する

を待つ所第二は主客飯食の所第三は大交道中に其の兒を長養する所にして其の圖能く『長阿含經』第十八世記經鬱單曰品辰九勢の左の記事に一致せり曰く

其土豐饒。人民熾盛。設須食時。以自然粳米著於釜中。以焰光珠置於釜下。飯自然熟。珠光自滅。諸有來者。自恣食之。其主不起。飯終不盡。若其主起。飯則盡賜。其飯鮮潔。如白花。其味具足。如忉利天食。略若其土人。起欲心時。則熟視女人。而捨之去。彼女隨後。往詣園林。若彼女女人。是彼男子。父親母親骨肉中。表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去。若非父親母親骨肉中。表應行欲者。樹則曲窮。廻蔭其身。隨意娛樂。一日二日。或至七日。爾乃散去。彼人懷妊。七日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於四衢大交道頭。捨之而去。諸有行人。經過其邊。出指令嗽。指出甘乳。充適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男衆。女向女衆。

此の文と彼ブ、ハルフト塔欄楯の古畫圖とは、全く符節を合せたる如く一致せり。其の大交道中に捨てられたる生兒に向て、行人、指を出して嗽しめつゝある所の如き、一目此の鬱單越の圖なることを想起せしむるのみならず、圖中の樹木に瓔珞衣服等の垂れ居る所、是れ亦彼の洲に種々の樹木ありて、其の果熟する時、或は種々の衣服を出すもの、或は種々の嚴身の具を出すものありとする説に契同する所なり。右欄楯の圖は、實に此の鬱單越の相を圖するのみにあらず、其の次に迦樓羅王が龍

を奪ひ去る有様をも現はせり、是れ則ち同經龍鳥品所説の如く、迦樓羅即ち金翅鳥が龍を取て之を噉食するの相を圖せるものなり。思ふに、今ブ、ハルフト塔の欄楯は、僅かに其の斷片を殘存するに過ぎざるが故に、圖の全體を知る能はざるは遺憾なりと雖も、大體に於て『長阿含經』所説の世界説を圖示せるものなるは明かなりと云ふ可し。

三、忉利天竝に兜率天に對する思想の流傳 若し假りにブ、ハルフト塔に於ける鬱單越等の畫圖が、『長阿含經』の説に契同する所より逆觀して、當時既に畫圖經説共に並び行はれたりとすれば、三界諸天に關する思想が、一般に流布せられたりとして、別に怪むに足らざる所なれども、其の事果して如何、而して忉利天、兜率天に對する思想の如き、凡そ那點まで發達し居たるかと云ふに、予は之に就きて、之を説明するに資すべき多少の材料を有す。蓋し佛陀伽耶の欄楯は、或は阿育王の所建なりと傳へられ、此種の建造物中の最古の遺物なるが、其の欄楯の面に現されたる浮彫圖畫中に、帝釋窟説法の相あり。此はブ、ハルフト、サンチー其の他にも圖せらるゝ所なるが、是れ忉利天主帝釋天王が、其の執樂神と共に、此の洞窟に來りて、佛の説法を聽聞せりとの奇蹟を現はせるもの、又ブ、ハルフト、サンチー等の浮彫に於て、釋

尊が忉利天に上りて、母の爲に説法了て、僧伽施の地に降下し給へりとの傳説を現はせるものと存するに考ふるも、當時忉利天主帝釋天王が佛に歸依し給へりとの信仰の如きも、夙に流布されしものと見るべく、佛母摩耶夫人が佛誕生の後、幾もなく世を去り給ひて、忉利天中に在せりとの説話の如きも、其の由來する所古しと云ふべし。

又同じブールフット、サンチー等見在の古圖に、釋尊入胎の相を圖せるものあり。謂ゆる白象の身を現じて、兜率天より降りて、摩耶夫人の胎に托し給ふ相を示せるものなり。是れに依るに、兜率天に關する思想も、或は成立し居たるものと考ふることを得べきか。

從來印度古代の佛教美術の研究に於ては、其の圖像の研究甚だ疎略なりしを以て、之を泰西諸碩學の著書等に見るも、誤解頗る尠なからず。或は全然不明なるあり、或は半知半解なるあり、或は全然牽強附會なるもありて、少しく複雑なるものに至れば、正解を得たるもの其の數多からず。是れ或は圖と經説との對照研究を輕卒に考へたるに因由するものと如し。今私に案するに、其等の圖像と經説とは、漫然作製せられたるものにはあらで、相互に充分なる干係を有す。否經律の説に本づかざる圖

畫の如きは、恐くは一枚も之れ無かるべしと思はるゝ次第にして、所謂經律所説の古傳説と古畫圖との干係密接なるは、愈出で愈驚嘆に堪へざるものあり。上記の鬱單越圖、帝釋窟説法圖、及び降神母胎圖、忉利天爲母説法圖の存在は、當時の佛徒が、此の天地世界なるものに對して、如何なる思想を有せしものなるかを推定せしむるに足るものなるが、且此等遺物遺圖の證明する所に依れば、阿育王出世時代に於ては、佛陀は既に人間としては恭敬せられず、三界の導師として、所謂人間以上の力を有せし佛陀として崇拜せられたる證據歴然たるものありと云ふべし。

蓋し佛陀伽耶、ブールフット、サンチー等の古雕刻に現はれたる佛傳圖に就きては、泰西學者は今日まで未だ一圖も十全なる解釋を下し得るに至らずして止みたるが、此の邊の材料を基礎として原始佛教の佛身觀に就きての考の如き、姉崎博士の『現身佛と法身佛』に説く所の一部分の如きも、或は誤り居らざるやと思はるゝ所なきにあらず。

四佛法守護の善神梵天帝釋及び四天王 佛法守護の善神として、梵天帝釋及び四天王の諸神が、大小顯密の諸經を通じて、尤も重要な位置を有するものなるは、人の熟知する所なるが、此等の諸神が佛陀の歸依者、佛教の外護者として崇信さるゝ

に至りしは、遠く阿育王時代、或は其の以前にある可し。即ち今之を當代の浮彫圖に徴するに、

一、梵天 プールフート塔北門隅柱の浮彫に梵天勸請の相を圖せるものあり。圖中に阿育王時代の文字を以てブラフマデーボーマナブコー Brahma-devo-manavako (梵天子)の記あり。カンニンダム氏は、此の圖を以て不明とせられたれど、右記銘の文字により傘蓋竝に拂子を持てる侍者の隨從せる一人が、梵天王なることを指示し得ると同時に、此の圖が佛傳中に喧傳されある奇蹟中の隨一なる梵天勸請の相につき、其の下天と禮佛の次第を現はせるものなることを察知することを得るなり。

二、帝釋 帝釋の事に就きては、前節にも既に一言せるが、猶珍重すべき彫刻圖あり。皮闍延多 Vijayanta 重閣寶樓圖及び佛髮禮拜圖の如き即ち是なり。

皮闍延多重閣寶樓とは、帝釋所居の宮殿にして、『別譯雜阿含經』に「爾時出毘禪延堂南向合掌」と云ひ、『撰集百緣經』第二(宿十<sup>註</sup>)に「尋變迦蘭陀竹林。如毘闍耶殿」とあるは、蓋し此の殿の事なり。若し『長阿含經』第二十一世記經戰鬪品(長九<sup>註</sup>)に「起世經」等の説に依れば、此の殿は、帝釋が阿修羅と戦ひて勝を得、宮に歸りて後、造營する所にして、東西長百由旬、南北廣六十由旬、其の堂百一間、間ごとに七交露臺あり、一一の臺

上に七玉女あり、一一の玉女に七使人あり、帝釋此の殿に居し、諸の勝樂を稟く、本と是れ戰勝により歡喜心を以て造る所なるが故に、最勝堂と名づくると云へり。『立世阿毘曇論』第二天住處品(秋一<sup>註</sup>)には、更に此の殿につき詳細なる説明を載す。其の文の一節に曰はく、

釋提桓因所住之處、寶樓重閣、名皮禪延多。長五百由旬、廣二百五十由旬、周廻一千五百由旬。柱高九由旬、四寶所成。一金、二銀、三琉璃、四頗黎柯。四種寶埵、以爲柱礎。其樓四方、有四階道。一切諸壁、竝四寶成。三層皮持之所圍繞。第一層真金所成、二白銀、三琉璃。其一層、三種寶鈴、微風吹動、出妙音聲、譬如五分音樂。略其閣四邊、却敵寶樓、東邊二十六。三面各二十五。凡一百一所。一一却敵。方二由旬。周廻八由旬。其却敵上、復有寶樓。高半由旬。以爲觀望。一一却敵、有七女天。一一女天、有七姪女。樓閣之內、有七萬七百房室。一一房內、於七女天。一天女、姪女亦七。其女天者、竝帝釋正妃。其外却敵、及內諸房、凡四億九萬四千九百正妃。三十四億六萬四千三百姪女、妃及姪女、合有三十九億五萬九千二百。皮闍延多重閣最上、當中央圓室、廣三十由旬、周廻九十由旬、高四十五由旬。釋提桓因所住之處、竝是琉璃所成。地皆柔滑、衆寶填廁。

今ブールフート西門隅柱の浮彫にギジヤンタ、バーサーダ Vijayanta-pasada の記銘

を有する一圖あり。是れ即ち皮閣延多宮殿の相にして、圖相簡なりと雖も、其の記銘の文と相待ちて、重閣寶樓の結構得て推定すべく、實に珍奇の資料と云ふべし。又前記のプハルフートの浮彫には、同じ一圖面の中に、今の皮閣延多宮殿と相ならびて、更に一堂ありて、中に佛髮を奉祀せる相を併せ圖せり、亦記銘あり。蓋帝釋が釋尊の出家落髮の時、其の髮を手にして天上に還れりとは、諸傳に記する所、忉利天の城東照明園中に佛髮塔あり、城南靈遊園中に佛爪塔あり、城西歡喜園中に佛鉢塔あり、城北駕御園中に佛牙塔ありとさへ傳へらるゝに、茲に此の圖を見るは、甚だ愉快なることに屬せり。

三、四天王 提頭賴吒等の四天王に關するもの、亦古くより行はれたり。即ち彼のプハルフート塔の欄楯に於て、其の東南方の一格柱の浮彫に、ギルダコーヤクホーVirḍako-Yakho の記銘を有するものあり。是れ毘樓勒天王なり。又同西北方の一格柱の浮彫に、クピローヤクホーKupiro Yakho の記銘を有する一圖あり、即ち宮毘羅神王なり。而してかの毘沙門天と、此の宮毘羅神とが、異名同神なりや否やの問題に就きては、具に此の處に解説すべき限に非ずと雖も、既に『增一阿含經』第九慙愧品(具一)に、是の時提頭賴吒天王、乾沓和等を將て、東方より來りて世尊に侍從し、是の時、毘留勒王、

拘槃茶衆を將て、如來に侍從し、是の時、毘留波又諸龍衆を將て、如來に侍從し、北方天王、王拘毘羅、羅刹鬼衆を將て、如來に侍從すの文あるに依るに、兎も角も右プハルフートの二浮彫は、四大天王中の二尊を刻出せるものなるは事實にして、他の二天像を逸出せるは惜むべしと雖も、何にしても、此等の諸天神が、佛教徒の間に崇信されたること、其の由來する所古きを知るべきなり。

五、釋尊の先佛としての毘婆尸等六佛の崇拜 毘婆尸佛已下釋尊に至る七佛に對する信仰は、是れ亦佛教史上、原始時代より盛なる崇敬を致し居りしものなるが如し。阿育王が、拘那含牟尼佛の塔を莊嚴増大し、且つ親しく之に參詣せるは、王所立の石柱に記する所によりて明白なる事實にして、而も之によりて、此等拘那含牟尼佛等に對する信仰の阿育王以前(其の塔を増大すとあれば、王以前に於て既に相當の年歲あるべし)より行はれたるものなりと判斷するを得べし。加之此等の佛世尊は、單に一尊づゝ崇信せられしと云はんよりは、寧ろ七佛又は四佛(七佛の中、毘婆尸、尸棄、毘舍婆の三佛を除く)相共に崇敬せられしが如し。是れ大小乗の諸經典に説示さるゝ場合に、大抵七佛又は四佛等とあればなり。古浮彫圖に現はるゝ所も亦然り。七佛の道樹竝に覺座を圖せるものは、サンチー大塔北門の中央の貫の古浮彫にあ

り。プルフト塔欄楯の浮彫に亦其の圖を鏤出されあるも、惜しい哉、其の七の中の一圖を失へり。而して右サンチー及びプルフトの浮彫圖の中、サンチーのものは、予が今有する所の寫眞、縮小にして、其の道樹の何なるかを判別し難く、説明を加ふる能はずと雖も、今プルフトのものに就きて之を觀るに、嘗に其の記銘によりて何佛の道樹覺座なるかを一目の下に知察し得るのみならず、其は全く經說の文に一致せり。即ち左の如し。

長阿含經第一分初大本經		アハルフト浮彫	
佛の名	道樹	所在	記銘
毘婆尸	波波羅 Pātala	西北方欄楯の格柱	Bhagavato Vipasino Bodhi.
尸棄	分陀利 Pundarikā	東南方欄楯の格柱	Bhagavato Vesahuno Bodhisālo.
毘舍婆	羅 Sala	西北方欄楯の格柱	Bhagavato Kakusadhara Bodhi.
拘樓孫	尸利婆 Sīrisā	東南方欄楯の格柱	Bhagavato Konigamenasa Bodhi.
拘那含	烏暫波羅 Udumbara	西南方欄楯の格柱	Bhagavato Kāsapasa Bodhi.
迦葉	尼拘律 Nigrodha	南門欄楯柱	Bhagavato Saka-munino Bodhi.
釋迦文	鉢多 Assattha		

又同アハルフト欄楯の浮彫中に、四佛の座と思惟さるべき圖あるも、此は記銘を缺けり。

而して此等の浮彫圖に就きて、從來の學者間には、各佛の道樹崇拜の圖として説明せらるると雖も、若し他の佛傳圖の例に準せば、是れ單なる道樹禮拜の圖には非ずして、樹前なる覺座には、實は佛在すものなり。即ち毘婆尸佛は波波羅樹下に成道し、乃至釋尊の正覺を成じたまへるは、鉢多樹下なり。樹下の覺座は、佛の趺坐したまふ所、換言すれば佛陀伽耶、アハルフト、サンチー等の浮彫圖中には、總じて佛の尊容を圖することを省略して、唯座を以て佛の在すことを表はすが故に、今圖も亦單純なる道樹の禮拜に非ずして、七佛世尊其のものに對する禮拜恭敬の相を示せるものとなすべきなり。

此等の毘婆尸等の七佛は、大小顯密の諸經に其の説あるも、主として小乘經典に説かるゝ所、其の説簡古なりと雖も、後代の複雑なる大乘の多佛思想の或部分は、此の七佛の思想より發達せるものあり。佛教神話の上に於て、殆ど基礎的位置を有するものにして、佛教思想の研究上、重要な項目の一なりとす。

六、釋尊因位時代の事蹟を敘したる本生譚の畫圖 釋尊の因位時代の行業を敘せ



る本生譚を畫圖とし現はせるものは、印度佛教美術上に一異彩を放てる觀ありて、作物の遺品も其の數頗る多し。殊にプハルフト塔欄楯の浮彫に、多くの古朴なる畫圖あり。一の畫圖に、該本生譚の題名を記するもの二十有餘ありて、以て當代流布の本生説話を窺ふに足る。然し乍ら今世に傳ふる所の本生經は、右プハルフト塔の浮彫よりは恐らく後代の編纂なる故にや、其の説或は圖と相應せず、或は全く逸失せるものありて、今猶ほ未だ其の解説を得ざるものあり。又南方所得の『本生經』に之れ無くして、却て漢譯中の記事と一致するものあり。特に『六度集經』の如き、夫のプハルフトの本生圖と、殆ど符節を合せたらん如きもの三五を載せるは、頗珍とするに足れり。

蓋し本生譚は、記事の内容としては、史話、訓話、寓話の類を出でざるものなりと雖も、本と十二部經の一として、佛陀の金口より出づと云はれ、大小乗の經律論有ゆる所に其の説ありて、佛教經典中、主要なる一部分を成せり。隨て今プハルフト、サンチ<sup>1</sup>等に存在する比較的多數の本生圖は、原始佛教を考察する上に於て、亦好箇の資料なりと云ふべし。

七、釋尊の形像を缺ける珍奇の佛傳の畫圖 現存の遺物に就きて之を考ふるに、阿

育王時代竝に其の後若干年間印度に行はれたる塔寺の雕畫には、未だ佛像を見ることなし。之を以て學者種々の憶説を加え、或は佛像の起原を説きて遙に後代の事に屬すとす。姉崎博士の如きも、其の者、現身佛と法身佛<sup>2</sup>窟中に、遺物及び佛像に關しては、『涅槃經』に佛の入滅に先て佛の衣が金色を放ちしと云へるは、遺物の崇拜の端緒として見るべし。此の如く遺跡遺物等の爲めに塔寺建築の盛なると共に、初は其の裝飾として人物等を刻せしが、終に佛像を刻して佛像崇拜を生じたり。今日現存の實物について見れば、阿育王時代及び其の後二三百年の塔寺には、佛陀の代表として法輪神樹等あれども、未だ佛像なし。佛像の最古なるは、蓋ハジャの窟に柱面に極めて微に残れる畫像なるも、其の年代を確定し難く、且つ此の畫もアジャンタ<sup>3</sup>最古の柱畫も、皆寧ろ裝飾として存し、中央には塔婆を据えて本尊とせり。佛像の崇拜は、蓋し西北印度の希臘彫刻に始まりしものゝ如し云々と説かれたり。蓋し禮拜の本尊として佛像を對象とするに至りしは、何時頃なるかと云ふに就きては、予等亦未だ深く考へずと雖も、姉崎氏が單に塔寺建築の盛なると共に、初めは其の裝飾として人物等を刻せしが、終に佛像を刻して佛像禮拜を生じたりと輕快に説破し去られたるに對しては、多少の異議なきに非らず。若し強て佛像の起源を尋ねん

と欲せば、謂ゆる本尊としての佛像の流布以前は、是非共之を佛傳圖に求めざるべからず。アジヤンター、アマラーヴチー及び健駄邏等の古彫刻に鑿出されたる佛形像は、是れ即ち佛畫傳中のもの、而も此等は孰れも後世の本尊としての佛像の先蹤を爲すものたるは、問はずして明かなる所なり。然らば更に遡りてサンチー、ブルフット、佛陀伽耶等の古浮彫に見ゆる佛傳圖は、奈何唯一瞥して佛形像なしと見て「未だ佛像なしの一語を以て之を解釋せんは、頗る疎漏の譏を免るゝこと能はざらん、何となれば、たとへ新古の差別ありと雖も、佛傳圖としては互に相同じきもの、其の新なるものは形像を圖し、加ふるに光背を以てし、古なるものは、全く其の形像を示さず、僅に佛座、足形を圖出して、其の處に佛陀の見在を標示す。即ち佛陀伽耶ブルフット等の古佛傳圖が、かく必らず圖出せざる可からざる處に佛形像を出さず、たゞ佛座等を示し佛の現在を表明せるは、決して偶然に非ずして、故意に爲されたるものなるは、新古同一畫題の浮彫圖を對檢せしものと直に首肯し得る所なり。唯初期の佛教徒が、何が故に佛傳圖を畫き出し乍ら、而も畫中の主人公たる佛陀の尊容を圖し奉ることを憚かりしや、是れ予等未解決の疑問なりとす。此の疑問は、原始時代の佛教美術史上、甚だ興味ある問題たるのみならず、之を史的研究の材料とす

るも有益の資糧たるべく、一面には、或は教理上の問題に移して、初期佛教徒の佛身觀を考ふる一助となすことを得べきが如し。

蓋し佛陀の形像を缺ける佛傳圖は、圖像としては實に珍無類とも云いつべき變態のものなり。試に伊羅葉龍王禮拜の相を出せるブルフットの浮彫圖を見るべし。或は此の圖相を解説して龍族の菩提樹禮拜の圖とせられたれど、圖は正しく佛傳中の一説話たる伊羅葉龍王が佛を禮拜せる所を圖せるものなるは、該圖中に阿育王時代の文字を以てエーラハト、ナーガラ、ライジヤ、プ、ガヴト、ワンダデー、Itapato Naga-rāja Bhagavato vandate と記銘せられあるによりて頗明白なり。總じて佛陀伽耶、ブルフット、サンチーの遺物に刻出されたる佛傳圖には、釋尊の形像を示さず。故に一目の下、之を佛傳圖なりや否や辨別し難きもののみなり。即ち今の伊羅龍王禮拜圖の如き類にして、唯佛座あり、或は佛足形あり、以て佛見在の標幟となす。斯く奇態なる圖相ながらも、而も佛傳の圖として古來の經說に一致する所、初期佛教の研究に無上の證券を爲すものと云ふべし。

八、奇蹟的佛傳の成立は阿育王出世前にあり 今日普通の學者間には、神話的佛傳の成立は、佛滅後遙かに後代のことなるべしと考へられつゝあり。されど實際の

事實は、寧ろ予等の豫想以上に早く既に神秘的傳說的佛傳の成立を告げたりしものなり。其の確たる證據としては、阿育王當代の造建に係るものなるべしと云はるる。佛陀伽耶の欄楯に刻出されたる帝釋窟說法圖に徴するを得べし。更に「プルプー」トの欄楯、竝に「サンチー」塔門等の刻畫には、降神母胎圖、從天降下三道寶階圖、梵天子禮佛圖、及び今の帝釋窟說法圖、伊羅葉龍王禮佛圖の諸相を出せり。『普曜經』、『佛本行經』等に載ずる佛傳中の主要なる奇蹟、殆んど之を出でず。然れば則ち奇蹟的佛傳の成立は頗る古く、其の時代を推案するに、既に阿育王出世以前に「あるべきは疑を容るべからず。而して此の奇蹟的佛傳の成立の早きは、一面には當代佛徒の佛陀に對する景仰深かりしことを表示すると共に、夙に佛陀を神格化し、之を人間以上のものと考へて崇拜せし事實をも認むべく、謂ゆる初步の佛身觀は、當時既に信者の念頭に構成せられありしものなることを察すべし。換言すれば、佛陀伽耶其の他に於ける奇蹟的佛傳圖の存在は、釋迦紀傳研究に好箇の資糧を爲すのみならず、初代の佛徒が、如何に佛陀釋迦牟尼を考へ居たりしかといふ、即ち佛教教理發達の端緒を尋ねんとするもの、亦一考すべき資料と云ふべきなり。

九古浮雕圖を材料としての研究問題 已上、予は印度初期の建築物に見ゆる彫刻

の圖相三五に就きて、思ひ浮びたるまゝに要項を摘記したり。蓋し是等材料によりて、原始佛教を攻究するは、極めて重要な事たり。予等が言ふまでもなく、南北所傳の經典は、其の量に於て莫大なるものありと雖も、傳承の間自ら新附のものあり、嫡傳の師說、嫡傳の法門、何時の頃よりとなく雜説を加えて、玉石同架、眞贋遽に辨すべからざるもの悉く然り。從て現存の大藏經につきて、佛教の始原を究めんとする者、茫洋として真相を模索するに苦しまざるはなし。殊に歴史的事實に至りては、尤も不明の甚だしきを致せり。即ち經典の製作年代の如き、孰れも確たる史實の徵すべきものなく、唯其の内容より考へて、多少の揣摩憶測を加ふるに過ぎず。加之其等經典の出現傳承の最初詳ならずして、實際に現存して、予等研究上の證券をなすものは、皆佛滅數世紀後のものに屬す。此意味に、於て、今佛陀伽耶其他の古彫刻に見ゆるものは、阿育王時代竝に阿育王を去る遠からざる時代の作物にして、其の圖相の示す所は、流布の經と對比して、遙に上乘の眞價を有する研究材料なりと云ふべきなり。而して今此等古浮雕若干につきて、一往の觀察を試みたる處に依れば、其は大體に於て、四阿舍經等の所説に同ず。即ち世界説としては、須彌四州等の説あり。帝釋梵天等、諸天の説あり。又天龍、夜叉、鬼神の説あり。過去佛としては、七佛の崇拜あり。其の他

佛傳あり、佛本生譚あり、若し夫れ一一經證に照して其の圖相を解説せんか、宛然として當代佛敎の大猷を説明し得べし。但し是等のことに就きては、こゝに之が細説を加ふるの餘裕なしと雖も、兎も角も要略して得る所の結論は、今云ふ所の如く、大概小乘佛典に説く所と一致すと明すべきなり。是れ寧ろ平凡なる結論なり。然し乍ら此の平凡なる結論のうちに、現今の佛敎研究上、頗る重大なる問題は提供せらる。即ち是等雕刻圖と阿含等の所説とを連結融會して考察されたる原始佛敎は奈何。是れ實に初期佛敎の根本的研究を意味するものなり。

蓋し印度古雕刻を材料として、佛敎の内面的研究を試むることは、今日まで全く學者間に閑却されありたり。即ちかゝる第一材料の存在に氣づかずして、徒らに第二第三の資料たる經證のみに依頼して、適當なる判断を得んことのみ苦心し居たるなりき。予等私に思ふに、此の種古畫圖等の研究にして今後少しく歩を進めば、原始佛敎の研究に於て、猶ほ幾分發明する所あるべきが如し。謂ゆる初期佛敎徒の間に行はれたる世界説の如き、佛身觀の如き、將た佛陀紀傳の如き、こゝに古來相傳の經典以上の證左を得て解説を試むることは、豈愉快なることに非ずや。

參考圖像

一 梵天子禮佛圖

1.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upa of Bharhūt, Plate XVIII, Fig. 2.
2. Sikri. A. Foucher:—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ara, Fig. 212.

二 火神堂中毒龍降伏圖

1. Sanch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XXXII.
2. Amarāvat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X.
3. Sanghao.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131, 1.

4. Sikri. A. Foucher:—L'art gréco bouddhique du Gandhara, Fig. 224.

サンチーの圖とアマラーヴチーの圖とは相類するもの。  
アマラーヴチーの圖は佛座前に足形あるを異とす。

示降龍鉢圖

5. (Lahor Museum). A. Grünwedel:—Buddhist Art in India, Plate 29.

尼連禪河中現神變圖

6. Sanch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XXX Fig. 2.

三 從天降下三道寶階圖

1.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ūpa of Bharhūt. Plate XVII.
2. Sanch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XXVII.
3. Sarnāth.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68.
4. Banbhāsai, A. Foucher:—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āra, Fig. 264.
5. Lorian-Tangai. A. Foucher:—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āra, Fig. 265.

フレンノートの古圖は中央階道の最上段と最下段とに各佛の片足を圖するも、サッチーのものは足形なし。サールノートの圖は佛形を圖し、其の右に白拂を持たる梵天と其の左に寶蓋を持つる帝釋を圖せり。

四 帝釋寶蓋法圖

1. Buddhagayā. A. Cunningham:—Mahabodhi, Plate VIII, Fig. 6.
2. Bharhūt.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8.
3. Mathurā.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60, 1.
4. Sikri. A. Foucher:—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āra, Plate 247.
5. Lorian Tangai. A. Grünwedel:—Buddhist Art in India, Plate 64.
6. Sanch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XXIX, Fig. 1.

右四圖は古代印度に於ける佛傳圖の形式的發達の次第を確證する最も有力なる圖像なり。予が今回の立説は之に依りて略充分に證明し得べきなり。

右は窟中に謂ゆる毘陀山高一丈  
色云々の相を圖せるものなり。

五 阿闍世王禮佛圖

1.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ūpa of Bharhūt, Plate XVII, Fig. 1.

右圖は阿闍世王が佛座前に跪して、佛  
足を頂戴せる有様を圖せるものなり。

六 祇園精舍建立奉施圖

1. Buddhagayā. A. Cunningham:—Mahabodhi, Plate VIII, Fig. 6.
2.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ūpa of Bharhūt, Plate LVII.

七 菩提樹

1. Buddhagayā. A. Cunningham:—Mahabodhi, Plate VIII, Fig. 1.
2.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ūpa of Bharhūt, Plate XXIX, Fig. 1.
3.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ūpa of Bharhūt, Plate XXIX, Fig. 2.
4.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ūpa of Bharhūt, Plate XXIX, Fig. 3.
5.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ūpa of Bharhūt, Plate XXIX, Fig. 4.
6.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ūpa of Bharhūt, Plate XXX, Fig. 1.
7.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ūpa of Bharhūt, Plate XXX, Fig. 2.

右アヘルフートの六圖は、序の如く過去七佛(尸棄佛を除く)の菩提道場の相にして、樹は即ち各佛の菩提樹なり。但し此の類の圖相頗る多しと雖も、必ずしも皆菩提樹とは云ふべからず、伊羅葉龍王禮佛圖の如き、即ち其の例なり。

八輪寶

1. Buddhagayā. A. Cunningham:—Mahābodhi, Plate VIII, Fig. 3.
2.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ūpa of Bharhūt, Plate XXXIV, Fig. 2.
3. Amarāvat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VIII. 是等は轉輪聖王七寶の圖一なる金輪寶なるが如し。
4. Svāt. A. Grünwedel:—Buddhist Art in India, Plate 96. 鹿野苑初轉法輪の圖と併せ考ふべし。

九佛足跡

1. Amarāvat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XIII, Fig. 2.
2. Amarāvat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III, Fig. 2.
3. Amarāvat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XI, Fig. 1, 2.

右アマルワティの遺物中に佛座あるものあり、アヘルフートの阿闍世禮佛圖と同類のものとして解すべし。其の餘の足形のある圖にも佛形なきより考ふるに是れ亦足形を以て釋尊の意を偶するものなるや明なり。

一〇三鉢形

1. Buddhagayā. A. Cunningham:—Mahābodhi, Plate VIII, Fig. 2.
2. Natthu.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119. 此外尙ほ諸處にあり。

一一塔

Baddhagayā. Bharhūt. Sanchi. Amarāvati. 其の他

遺圖頗る多し枚舉に遑めず。

八國分舍利

Sanch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XXXVIII.

八國分舍利等圖、健駄羅地方の遺品中にもあり。

一二伊羅葉龍王禮佛圖

1. Bharhūt. A. Cunningham:—The Stūpa of Bharhūt, Plate XIV, Fig. 3. 右圖の珍什なることは本文中に委説するが如し。
2. Karamār. A. Foucher:—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āra, Fig. 251, a.

尙ほ左の諸圖參考として之を見るべし。

- 1. Sanch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XXIV, Fig 1.
- 2. Sanch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XXIV, Fig 2.

一三 阿波羅羅龍王歸佛圖

- 1. Sangao A. Grünwedel:—Buddhist Art in India, Plate 57.
- 2. Loxiyān Tangai. A. Grünwedel:—Buddhist Art in India, Plate 59.
- 3. ———— A. Foucher:—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āra, Figs 272, 272-271, 275.

一四 難陀婆難陀龍王灌佛圖

- 1. Sarnāth.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68.
- 2. Sarnāth.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68.

一五 文隣龍王守護圖附四天王奉鉢圖

- 1. Amarāvati. I.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XVI.  
佛龍上に坐して入定し給ひ龍頭佛を掩ふ。

- 2. Sarnāth.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 of India, Plate 68.

佛の鉢を尼羅河に投し給へる所に龍王の佛を恭敬供養する有様を圖す。

四天王奉鉢圖

- 3. (Lahor Museum) A. Grünwedel:—Buddhist Art in India, Plate 98.

一六 迦梨龍王讚佛圖

- 1. Takht-i-Bāhi. A. Grünwedel:—Buddhist Art in India, Plate 57.
- 2. (Lahor museum). A. Grünwedel:—Buddhist Art in India, Plate 59.
- 3. ———— A. Foucher:—L'art gréco bouddhique du Gandhāra, Fig 194, 195, 196, 270.

一七 龍王佛禮拜圖

- 1. Amarāvat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XII Fig 2.  
右圖佛座前に佛足形のみありて佛形像なきものなり。アマラーヴァティの伊羅素圖等と同一して考ふべきものなり。

- 2. Amarāvat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XVII, Fig 3.

- 3. Amarāvat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XIX, Fig 2.

- 4. Takht-i-Bāhi.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99.

- 5. (Lahor M.).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143.

一八 龍王舍利禮拜圖

- 1. Amarāvat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II.

一九 佛髮供養圖

1. Bharhūt. A. Cunningham:—Stūpa of Bhaahūt, Plate XVI Fig 1.
2. Sanch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XXII.

已上二圖は天上に於ける佛頂菩薩拜の圖なり。

## 二〇 佛鉢供養圖

1. Yūsfzai.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94.
2. Yūsfzai.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96.
3. Yūsfzai.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97.

佛鉢供養圖は主として健駄羅附近の遺物にあり、他處に殆ど之無し。

## 二一 鬱單越州圖

Bharhūt.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28.

## 二二 龍及迦樓羅圖

Bharhūt.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28.

此種の圓健駄羅附近の遺物に數點あるを見る。

## 二三 忉利天皮閣延多宮殿圖

Bharhūt.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21.

## 二四 醉象害佛緣圖

1. Amarāvati. J.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Plate LXXXII.
2. Ajantā. J. Fergusson:—Cave Temples of India, Plate 311.
3. Mathurā.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59.
4. Miyan Khan. W. Griggs:—The Ancient monuments Temples and Sculptures of India, Plate 123.
5. ———— A. Foucher:—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āra, Figs 267, 268, 269.



## 第貳篇 印度古代の美術と本生圖像

### 第一章 佛本生譚の圖像に就て

本生とは、梵語に閻陀伽 Janaka と云ふ。謂ゆる十二部經の一にして、佛過去本生の事を顯はせるものに名づく。語を換へて之を言はゞ、是れ佛の前生の物語なり。例へば佛前生に於て鳥獸人天等の種々の身を受け、檀施、捨身等のため難行を行せりと云ふが如き、即ち之を本生譚となす。而して此の本生譚は、弘く一切の經典に説示されあり、佛教神話の發達に於て、頗る重要な關係を有するのみならず、幾多の本生の圖像を顯出せる古畫、古彫刻の遺存することは、佛教美術、特に印度古美術の研究に於て頗る重要な位置を占むるを認む。思ふに本生圖像は印度に於ける佛教美術の大部分を占むるが如し。然るに支那及び我日本にありては、本生譚の美術並に文學に與へたる影響は、比較的輕微なるに似たり。特に我朝の如きに至りては、殆ど全期を通じて是が作物を出さざりしを以て、邦人の本生圖像に關する知識と興味とは、古來より全然缺如せるものなりといふを得べし。只幸にして推古朝の御物と稱

せらるゝ天壽國繡帳及び玉蟲厨子に現はれし圖像は、我朝初期の藝術史上に於ける空前にして、而も永久に絶後なりし本生圖像なるを見る。

蓋し本生圖像は何故に我朝竝に支那に於て發達を遂げざりしかといふに、之に對して予等は容易に其の解答を敢てすること得、其は全く彼我信仰の對象の相違に職由するものなりといふを得ん。我淨土曼荼羅が淨土思想の信念の表象として作出されたるが如く、彼の本生美術は實に彼等が信仰の告白なることを思はざる可からず。夫のアジャンター窟寺の壁畫の如きも單なる裝飾又は莊嚴として描筆せるものなりとは認む可からず。寧ろ彼等が溫き信仰を其の藝術の上に具象せるものなりといふべきなり。今少しく古代印度人の此等本生譚に對する信仰の状態を窺はん。

印度人が佛の本生譚を信じ、且つ本生譚の由て存在する遺跡地を禮拜して措かざりしとは、争ふべからざる事實にして、彼等は釋迦佛を崇敬すると同様に、佛陀の前生に對しても熱烈なる信仰を有せしなり。夫の『法顯傳』致六卷に記せる北印度の大靈塔一に宿阿多國割肉貿處塔、尸毘二に犍陀羅國以眼施人塔、須提羅三に竺剌尸羅國截頭施人塔、旃陀婆羅四に同投身餒餓虎塔、摩訶薩を始めとして、五河地方及び中

印地方に散布せる幾多の本生聖跡の存在は、偶以て如何に印度人が該佛本生譚を信仰することの醇厚なるかを表明する尤も明確なる標的といふべく、『洛陽伽藍記』第五に出せる宋雲の所謂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内佛事皆是石像莊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曜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内圖太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の記述の如き其の胡人見之莫不悲泣の一語以て能く其等信仰の濃度を推察せしめて遺憾なきものあり要するに我邦に於ける一幅の觀經曼荼羅が能く彌陀に對する信仰を啓發せしめし如く彼が佛本生譚を現はせる本生圖像は實に彼等が信仰の培養に於ける主要なる原動力となりしものにして斯くして本生美術が印度に於ける古代佛教美術の大部分を占むるに至りし所以の者決して偶然なるに非らざるなり而してブルフート、アジャンター等の古塔洞窟に於ける本生圖像の石刻又は壁畫の存在は、嘗に右佛本生譚に對する信仰の歴史の古なるを示すのみならず法顯が義熙八年頃錫蘭に於て目睹せる佛齒供養の大會の法式は、此等本生圖像及び其の信仰の盛行を實現せしを記せり即ち法顯傳致六卷中に曰はく

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前十日王莊校大象使一辨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鼓唱

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作行不惜身命以國城妻子及以眼與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悋髓腦如是種種苦行爲衆生設成佛在世四十五年說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衆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歲世間眼滅衆生長悲却後十日佛齒當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殖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飾巷陌辦衆華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睽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九十日乃還城內精舍

と亦以て須提羅、尸毘等の諸本生が南北否全印度に共通して信仰せられしを推想するに足るべく且光彩燦然たりし五百本生の彩畫の存在せしをも認知し得ん。思ふに東晋以後彼我往來の漸く頻繁なるに際して其の東土に將來せし所のものは必ずしも聖典のみに限られたるに非ざるべく佛像佛畫等の隨伴せしや疑ふべからず然らば則ち既に彼土に盛行はれし本生圖像に如きも多少影響なくば非ざるべし吾人は法顯が摩梨帝國に於て複寫せし畫像の何物なりしかを知らず而も宋雲等北印度より摹寫し來れるものの中には或は本生圖像の存在せしものあ

るに似たり。即ち『洛陽伽藍記』第五に「惠生遂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釋迦四塔變。」と云ふ。其の釋迦四塔變の語義明ならずと雖も。或は按ずるに、尸毘等の四本生の圖像をいへるものなるが如し。之を前の白象宮寺に於ける須大拏本生圖像の存在に徴し、旁々當代佛教史の反響なかるべからざるを覺ゆ。夫れ支那に於ける佛教美術の研究にして歩武を進めんか、此の種の消息に就ても多少發明する處あらんと雖も、概して之をいへば、支那の佛教は、其の信仰に於て理想的抽象的なりしを以て、釋迦崇拜にせよ彌陀崇拜にせよ、孰れも超常識、超人格にして、印度佛教の信仰状態と相同じからざるものあり。從て其に伴ふ藝術に於ても、必然的に其の發達の道程を異にするに至れるものゝ如し。即ち彼の佛傳圖佛本生譚圖等が其の美術の主要部分を成せるに對して、我は彌陀淨土變相等を以て之に對應發達を遂げしといふを得ん。然し乍ら例令本生圖像は支那及び我日本に於て發達を遂げざりしといへ、幾分之を傳へたるは事實にして、數年前に故平子尙氏が洛陽より模寫し來られし魏代の薩埵本生圖の如き、又法隆寺所藏の玉蟲厨子に畫かれたる『金光明經』の捨身品、『本生鬘論』の投身飼虎緣起等に説かれたる薩埵本生の圖像の如き第十卷 孰れも興味深き純然たる本生圖にして而も彼の天壽國繡帳の圖、亦恐ら

く玉蟲厨子畫と同類なる何等かの本生圖像に非らざるなきかと考へられざるべからざるに非ざるなり。

天壽國繡帳に關しては、古來多く之を淨土曼荼羅、特に西方淨土の一變相ならんといふ。近くは識者はれ兜率曼荼羅なるべしともいふ。若し夫れ『法王帝説』に載せられたる繡帳銘に依らば、該天壽國繡帳は、西方兜率、其他孰れかの淨土曼荼羅ならざるが如しと雖も、單に圖像其の物に就て之をいはず、西方曼荼羅と見る可からざるは無論のこと、兜率淨土の圖とせんも、殆ど之が解説をなさんこと不可能に屬するものあり。一種異様の圖像にして、到底其の後幾十年ならずして作出されたる智光當麻の諸變相に比較し對校し致査すべきものにあらず。是れ實に吾人が此の天壽國繡帳の圖像に對して、多少の私見を挾むの餘裕ある所以に屬す。

案ずるに繡佛の支那に行はるゝ古矣、既に蕭齊時代に於て、彼土に流行せしことは、略史乘に明らかなる事實にして、今天壽國繡帳の製作の如きも、之が影響を受けたるものなるは明らかなり。而して今此の繡帳の製作は、夫の蕭齊の武帝代を去る百有餘年の後にあり。吾人は支那に於ける蕭齊時代竝に其の以後繡佛の果して如何なる程度まで發達し居りしかを知らずと雖も、恐らく教證を度外視して、隨意に自

家腦裏の變相を繡出せし如きは之れ無からんと思ふ。之を當麻曼荼羅の『觀無量壽經』全軸を具彰して遺憾なきに比するに、吾人は此の繡佛圖に對しても、其の發願文たる繡帳銘の文意と、『法華』、『勝鬘』等の實大乘の諸經を翫味し給ひたりといはるゝ太子の信仰の程度とが、此の繡帳其のものゝ圖像に對して全然適應せざることを思はざるべからず。

天壽國繡帳の圖像は、如何様に之を眺むるも西方の變相に非ず、又兜率の淨土圖にも非ず、假りに之を何等かの淨土の一變相とせんも、遂に圖其の物の語る處を解すべからず。既に太子は、『法華』、『勝鬘』等の諸經を講せられし程の大知識なりといはずや、其の所求の理想境は、少くとも西方或は他の莊嚴佛土にあらざるべからず。既に太子の『法華』、『勝鬘』等の諸經に精通せられしといふ事實を以て眞なりとせば、益此の繡帳の圖像は無意義のものとならざる可からず。今繡帳銘に於て、殊更に天壽國なる文字を用ひたる所以の意明ならずと雖も、其の繡帳に所謂天壽國とは、寧古來識者の説に従て、淨土特に西方の佛國とするを以て穩當とせん。唯徹頭徹尾解釋すべからざるものは、該繡帳銘と、其に現はれたる圖像其のものとの不調和なると、繡帳銘の本文と圖像其の物の内容とが一致せざることゝは、之を西方淨土とするも、

兜率淨土とするも、皆おなじ。之を西方淨土といはんも、彌陀覺王在さず、補處の二菩薩なく、諸の聖衆なし、僅に蓮池ありと雖も、未だ報身報土を語るべきに非らず。之を兜率内院とせんか、彌勒説法の圖相、それ何にありとせん。言葉を換へて言はゞ、今此の圖像は、其の繡帳銘の『我大王應生天壽國之中。而彼國之形。眼所巨看。憐因圖像。欲觀大王往生之狀』の文に契應せず。是に於て乎、吾人は幾分かの疑惑と想像とを加へざる能はず。則第一には此の繡帳が、或は今の所謂天壽國繡帳に非らざるやも謀る可からず。是れ元より獨斷なり。然れども既に銘文と圖像とが一致せざる限りは、此の疑難は到底免れ得べき所のものに非らざるべし。之を假りに、當時他には何等の粉本なく、單なる一想像の下に繡出せるものなるが故に、彌陀或は彌勒等の淨土の變相として、教證と一致せざるなりと辯護するありとせんも、現在の圖像は、決して斯る性質のものに非らず。其の鬼形等の存在は、淨土曼荼羅以外の圖像として何物かの意味を語り居るが如く、單純なる淨土の理想説として按出すべき所のものに非ざるなり。予等は當時の我佛敎狀態が、自から能く教證を咀嚼して、圖像等を按出する迄に發達し居たるや否やを詳にせずと雖も、既に多少の此の種の藍本を傳へ居たるは事實なりと豫想するを得ん。斯る時代に於て、假初にも是の如き淨土の實相

を作出せしとせば、始めより誤まれる藍本によりて、無意味に之を摹寫して以て無意味なる天壽國を欣仰したりとするか、否々此の事亦甚だ解すべからず。既に繡帳の圖像が其の銘文に對應して吾人をして首肯せしむる能はざる限り、其の完全なる解説は望む可からず。此の點に於て、予等は建治元年に成れりと稱せらるゝ新天壽國曼荼羅に就き、猶ほ少しく詳細なる知識を得んことを欲す。何となれば當時の天壽國繡帳は、其の龜甲銘文を読み得るまで、略完全のものなりしといへばなり。第二に考ふる所は、此の天壽國繡帳の圖は、尋常の變相或は紀傳圖等に非らずして、或本生の圖像ならんが如し。蓋し現在の繡帳圖は、位置等も既に錯亂せる六個の破片圖を、其の儘押繪の如く表装せるものなりといふ。今就て之を見るに、是等の六圖は各不明ながらも、辛くも獨立し得る小圖片なるが如し。是より遡りて考ふるに、此の繡帳の原圖は、一面の大幅圖には非ずして、幾多の小圖より成る繪傳的のものなりしに似たり。是れ尤も最初に吾人をして其の淨土の變相なるや否やに就ての疑を懐かしむる所のものなるが、就中、圖中右方の中段に鬼類の出現し居る一圖あり、是れ亦此の繡帳が莊嚴の佛土を圖するものに非ざるべきを思はしむる主要なる證左を爲すべく、其の山川宮殿の如何にも平凡にして、極樂淨土の圖按に非らざる

こと、亦復多少の反證を加ふるものたらん。而して吾人が之を特に本生、即ち佛本生譚を現はせるものならんと推測するものは、之を玉蟲の厨子畫より推察して爾いふを敢てするなり。

玉蟲厨子の横両面の圖が本生圖像なることは、疑ふ餘地なき所にして、其の一者が薩埵本生なることは元より明了なる所、他の一者が『大般涅槃經』第十四(盈五社)に出でたる菩薩一偈を聞かんが爲の故に身を羅刹に供養するの圖なるやは、予等未だ之を詳かにせずと雖も、此種の本生は、相當のもの甚だ多ければ、其の孰れかの本生に相當する所のものならん。而して今其等の圖像を觀察するに、例せば其第二者の如き、能施者たる菩薩と要請者たる羅刹(虎鬼類)以外に、天童竝に他の人者の形像あり。然らば、其等の説話の主題なる形像の存在は何を意味するかといふに、其は菩薩施身後に於ける天人の供養、並に菩薩の死後生天の有様などを圖示せるものなるが如し。此の圖像を移して更めて天壽國繡帳の其の鬼類を顯はせる一段の圖を見るに、其の鬼類の後方に飛行の人あり、大體に於て前者と略同様なる内容を有する説話を圖録するものならんかとの考察をも下すを得んか。而して吾人の此の推量にして略誤りなきを得べしとせば、今の天壽國繡帳の圖像は、明に佛本生譚の一

を表示せる本生圖像なりと云はざる可からず。

現存せる古代印度の本生圖像の中には、一面の圖中に時の概念を没却して説話の全體を顯はせるものあり、又は敘述的繪傳的に次を逐ふて、説話の終始を録せるものあり。之を法顯の所謂「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睽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の記事に回想して、古代印度に五百本生の彩畫ありしを思ふと同時に、天壽國繡帳の圖像、亦必ず其の一者に非らざるなきやを懷はずば非らざるなり。而して今此の圖像を以て、佛本生譚を現はせるものと假定せんか、其は如何なる本生圖像なるか、之に就きては、予等未だ深く攻竅する所あらず、或は須羅本生を指摘すべしと雖も、十全の解説は聊か期すべからざる所あり。然し乍ら、其の圖中の山川宮殿、竝に人物等より推按して、其の極樂淨土といはんが如き莊嚴佛國を圖するものには非ずして、寧ろ敘述的繪傳的に現はされたる本生圖像とも云ふべき、比較的簡易なる説話を録するものなるが如し。第三に考ふる處は、此等玉蟲厨子竝に天壽國繡帳に表示されたる本生圖像は、始より邦人の創意により按出されたるものなりや、將た三韓を経て傳はれる何等かの藍本により模寫せる者なりやとの問題なるが、吾人は最初其の玉蟲厨子に於ける

薩埵本生圖の存在、其の他四天王等に對する信仰の流行等に徴し、『金光明經』の深く咀嚼せられたるものなるべきを豫想せしと雖も、後に至りて、其は反て謬察に屬すべきことを思はしむるに至れり。何となれば、此の時代にありては、諸種の作品多くは三韓を経て支那六朝の遺風を傳へたるものなるべく、而して我邦藝術家が進て自から發明せし所は、極めて些少なりしなる可ければなり。其の信仰狀態に就ても、普通の顯教以外に佛國澄以來の祈禱教に採る所、亦之れありしが如し。之を要言するに予等は玉蟲厨子の繪畫を以て、我朝初期の藝術史上に於ける最古にして而も永久に絶後なりし本生圖像と見做すと同時に、現存の天壽國繡帳を以て、又之と類同のものと思考せんと欲す。蓋し本生即ち佛本生譚の東洋に於ける美術竝に文學に與へたる影響の夥大なることは、寧ろ吾人の豫想以上のことに屬せるものあるなり。乞ふ已下章を逐ふて、聊か印度古代の藝術に現はれたる本生圖像に就きて一往の説明を試むる所あらん。

## 第二章 印度初期の佛教美術

一、ブハルフット塔及び其の造立の年代

ブハルフット Bharhut 又 Barahat, Barahat は、印

度バーグェールク、Baghelkhand 州ナガウド、Nagaur に在る一小村にして即ちウチューハラ Uchahara の東北六哩シヤルプル Jabalpur 鐵道のスタ Sunta 停車場の殆ど正南九哩アルラーハーバード Allahabad の南西凡そ百十哩の所に位せり。古はバイロンプル Bhaironpur と呼ばれ、南方ウチューハラをも含みたる一都城にして、從てブルフット塔欄楯の彫石は、管に右ブルフットのみならず、其の附近なるウチューハラ、バタンマートラ Batammara 等よりも發見せられたり。殊にブルフットは其の繁華なりし所なりしが如く、現今ブルフット村の周圍長さ一哩以上、廣さ半哩許の地は頽磚と瓦器の破片とを以て掩はれあり。其のブルフットには、一大塔址ありて、其の美なる欄楯を存する外、中世の精舎ありて、紀元後千年より古からずと思はるゝ大小の佛像を安置せり。而して右大塔には欄楯あり、サンチー Sanchi の塔の如き、三梁のトラナあり、直徑約七十呎、塔の高さ四十餘尺ありしものゝ如しといふ。カンニングハム氏の説に依れば、此の塔の建立の年代は、概ね阿育王時代にして、紀元前二百五十年乃至同二百年比のものなるべしと、其の所以は、予等は既に阿育王時代に用ひたる文字の體を知る。而るに阿育王の年代は、三五年の相違を除くときは殆ど的確にして、毫も疑を挾むを要せず。之を以てブルフット塔の諸記銘の字

體の之と同様なるより推考して、此の塔の造建は、紀元前二百年よりは遅からずとなす。

蓋しブルフットは、往昔南方鬱支 Ujjayini 及びブルサ Balisa、北方拘賞彌及び舍衛、東方巴連弗城に通ずる大路に當れり。此の路のブルフットより六十哩を隔てたるルブナード、Rupnatha には、阿育王の石銘あり。阿育の父の生時、鬱支を治せし頃、屢此道を通ざりたるものなるべきは、察するに足るものあり。故に此路に當り、ブルサの塔ルブナードの石銘、ブルフットの塔、アルラーハーバートの石柱あるは、自然の數なりといふ可く、同時に此の塔の欄楯に於ける記録も、亦阿育時代のものに屬すとも考ふることを得べし。而して塔門の記銘に、其の施主、Dhanabhuti 王の名ありて、自からスガナ Sugana の王といひ、又アガ Agga 王の子と唱へ、ギスワデー Viswa Deva の孫と呼び、又欄楯の記銘には、Dhanabhuti 王の子 Vadha Pala の名あるを見る。今貨幣其の他の古銘文によるに、是等の王及び其の後の王の年代を推考するに即ち左の如し。

Viswa Deva

300 B. C.

Agga Raja

270 B. C.

Dhanabhūti I . . . . .	240 B. C.
Yadha Pala . . . . .	210 B. C.
Dhanabhūti II . . . . .	180 B. C.
Amoghabhūti . . . . .	150 B. C.

之に由て之を観るも、右ブルフート古塔の欄楯竝に塔門等が、大約紀元前二百四十年乃至二百十年頃に成れものなることを想定し得べしと云へり。已上カンニン グハム氏の説

ニ其の本生圖と漢譯經典の證明 佛本生譚が、殆ど凡ての經典中に説示せられ、且つ幾多の彫刻繪畫等の遺物を残せることは、如何に右本生譚の印度に於ける文學及び美術に影響することの深く古きかを推知するに足るものあり。今佛教美術としては、尤も原始的の地位に立てる、ブルフート塔の遺品中に於ても、其の本生譚に關するもの少なからざるを見る。茲にカンニングハム氏が其の著書中に擧げたるものゝみにても、其の數約三十種に垂んとする本生圖を録せり。殊に愉快に感せらるゝは、其の本生圖には、多く何本生といふ名稱を記銘せることにして、予等の研究上、甚だ趣味多く感せらるゝ所なり。而して今其の何本生なるかの判明し居る本生圖は、其の數二十餘あり、左の如し。

1. Miga Jātaka.....or Deer Birth.
2. Nāga Jātaka.....or Elephant Birth.
3. Yava Majhakiyam Jātaka.....or ?
4. Mugapahakasa Jātaka .....or ?
5. Latuwā Jātaka .....or Quail Birth.
6. Chhadantiya Jātaka.....or Chhadanta Elephant Birth.
7. Isi Singiya Jātaka.....or Rishi Singi Birth.
8. Yambunano avayesi Jātaka.....or ?
9. Kurunga Miga Jātaka .....or Kurunga Deer Birth.
10. (Bull and Wolf).....or \_\_\_\_\_
11. Hansa Jātaka .....or Goose Birth.
12. Kinnara Jātaka .....or Kinnara Birth.
13. Asadrīsa Jātaka .....or Prince Asadrīsa Birth.
14. Dasaratha Jātaka .....or King Dasaratha Birth.
15. Isi Migo Jātaka .....or Rishi Deer Birth.



16. Uda Jātaka .....or ?
17. Soeha Jātaka.....or ?
18. Sujāto-gahnto Jātaka.....or ?
19. Bidāla or Kukka Jātaka .....or Cat Birth, or Cock Birth.
20. Magha Deviya Jātaka .....or Magha Deva Birth.
21. Bhisaharaniya Jātaka.....or ?
22. Vitura-Punakiya Jātaka.....or Vidhūra Birth.
23. —niya Jātaka.....or —
24. —Kata Jātaka.....or —

而して右二十四本生は、多くは其の名稱明了なるに拘らず、一々に之を南方パーリ語三藏中の五百五十本生に配合し得べしといふには非らざるが如し。是に於て予等は其の研究の益興趣多きを覺ゆ。同じくカンニングム氏の列擧せられたるものの中に、其の名稱不明に屬すれども、一見して同じく本生圖ならんと思はるゝもの猶三五あり。其の中には確乎なる本生圖も存在せり。予等元より南方所傳竝に泰西學者の研究に就き詳細なる攻究を遂ぐるに違あらざるも、單に其の圖を一瞥し

たる而已にして、而も北方所傳の漢譯中に其の本據たる本生譚を見出し得たるもの一二あり。敢て異とするに足らずと雖も、亦多少の材料を提供するものなしとせず。即ち第一の鹿本生 Miga Jātaka. 第六のチュハンチャ本生 Chhadantiya Jātaka の如きは、同じく北方所傳本生譚中にありて、尤も有名なるものとして、諸處に其の説明あり。第五のラツワー本生 Latuwa Jātaka. 第七のハンサ本生 Hansa Jātaka. 第九のビダーラ本生 Bidāla Jātaka. 第二十一のプサハラニヤ本生 Bhisaharaniya Jātaka 等は、亦幾分不明ながらも之を説明すべき教證を有せり。されば猶ほ北方經典を精密に攻究せば得る所少なからざるべし。憾むらくは、北方所傳の本生は、多くは諸經の中に點々散説されあり、且其の何々本生と稱する如き標題を有するもの殆ど稀なるを以て、其の搜索の困難は、實に非常なりとなす。

今附圖に掲げたる獼猴本生の圖は、前記の二十四本生以外なる名稱不明の本生圖の一にして、之に就きて、カンニングム氏は此の圖を説明して、

Scene 6, presents a tree filled with monkeys, with a man and monkey below seated on stools facing each other. The man is evidently speaking, as his right hand is raised toward the monkey, who, sits attention, leaning slightly forward with both hands resting on his knees. Behind them

stand two men, who are holding out a rectangular object between them, which may perhaps be a mat to catch fruit falling from the tree. The monkeys are represented in various ways, as climbing, sitting, jumping, and eating the fruit of the tree. The bust of a man appears between the two seated figures with his hands crossed on his breast. A portion of the medallion on the left hand has been broken off, but not much is lost.

と述へ、其の終りに

The story of this animated scene is also unknown to me, but I suspect that it represents the interview between Rāma and Sugriva, king of monkeys.

といふて、『羅摩衍那』Rāmāyanaの一節ならんと爲せり。されど予が此の圖を見たる所に依れば此は明に左記の本生譚の圖なるが如し。即ち『六度集經』第六甫五七五に

昔者菩薩爲彌猴王。常從五百彌猴遊戲。時世枯旱。衆果不豐。其國王城。去山不遠。隔以小水。猴王將其衆。入苑食果。苑司以聞。王曰。密守無令得去。猴王知之。愴然而曰。吾爲衆長。禍福所由。貧果濟命。而更誤衆。勅其衆曰。布行求藤。衆還藤至。競各連續。以其一端縛大樹枝。猴王自繫腰。登樹投身。攀彼樹枝。藤短身垂。勅其衆曰。疾緣藤度。衆以過畢。兩掖

俱絕。墮水邊岸。絕而復蘇。國王晨往案行。獲大彌猴。能爲人語。叩頭自陳云。野獸貪生。恃澤附國。時早果乏。于犯天苑。咎過在我。厚赦其餘。蟲身朽肉。可供太官。一朝之節也。王仰歎曰。蟲獸之長。殺身濟衆。有古賢之弘仁。吾爲人君。豈能如乎。爲之揮涕。命解其縛。扶著安土。勅一國中。恣猴所食。有犯之者。罪與賊同。還向皇后陳其仁澤。古賢之行。未等於茲。吾仁糸髮。彼踰崑崙矣。后曰善哉。奇矣斯蟲也。王當恣其所食。無令衆害。王曰。吾已命矣。佛告諸比丘。彌猴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阿難是也。五百彌猴者。今五百比丘是。

之を二十四本生の第一鹿本生 *Miga Jataka* 圖が、第一に鹿が溺人を水中より救ひ上る所と、第二に溺人が恩を捨て、鹿王を害せんとする所と、第三に最後に菩薩鹿王を恭敬供養する所とを、一圖中に雜然と顯はせる例に徴して、今此の彌猴本生圖を解説せんに、樹と樹との中間に流ありて、三匹の魚と一疋の龜游泳せり。之は今文の「其國王城。去山不遠。隔以小水」の語に當れり。二人の人が、網の如きもの持ちたるは國王の臣下が彌猴等の苑より逃出せんとするを防ぎ居る所の有様、文の「密守無令得去」に當るものならん。兩樹の間に懸橋となり居る大彌猴は菩薩彌猴にして、其餘の眷屬の彌猴を遁逃せしめ居る所、即ち猴王自繫腰登樹投身。攀彼樹枝。藤短身垂。勅其衆曰。疾緣藤度。衆以過畢」の一段を圖したるものなるべし。下方の彌猴と人と對座

せる所は、國王と菩薩彌猴との問答の一節、彌猴王が「蟲身朽肉、可供太官一朝之節也」と語りつゝある所なるべしと思はる。要するに此の彌猴本生の圖像は、『六度集經』所載の本生を圖示せるものなること明了なりといふべし。

而して此の彌猴本生の圖像は、此のブルフートのみならず、他の所にも彫刻されありたるは事實にして、現にフルガッソンの『樹木及び龍蛇崇拜』(Tree and Serpent worship)の中には、サンチー塔門の一圖が掲載されあるなり。第五章予私に以爲ふに、印度古代の美術中には、漢譯經典の證明を待て説明し得べきものも、其の數甚だ少なからざるが如し、今擧げたるは、單なる一例に過ぎざれども、亦以て其の一端を推するに足るべし。

### 第三章 印度ブルフート古塔の本生圖

一、『六度集經』の本生譚 前章ブルフートの彌猴本生圖に對し、予は、『六度集經』の記載を擧げて説明の用に供したれるが、此の『六度集經』は、此の種の研究の資糧としては、尤も材料に富める須要なる經典の一なり。『生經』、『賢愚經』の如きは、夙に世人に知られ居るも、此の『六度集經』は、未だ深く學者間の注意する所とならず。然し乍ら現存

の印度古美術特に本生圖像を説明せんとするには、此以上の屈強なる良書は之れあらざるなり。何となれば此の『六度集經』は、本生を多數記載せる漢譯經典中、尤も故き翻譯にして、其の本生掲載の數頗る多く、尙ほ教證として、現存の古代美術に吻合する所多きが故なり。即ち前章に掲載したる彌猴本生等の如き、之を圖に對照して殆ど寸毫も遺憾なき教證なる如く、同書所載の本生は、比較研究上有益なる材料のみを以て充たされ居るが故なり。

『六度集經』は、吳の康僧會三藏の翻譯にして八卷あり、總計九十章の説話を收む。其の中の八十章はみな本生なり。而して其の本生の中には、殊に現存の古代美術品と説話上の關係を有するもの甚だ多し。即ち今經本を検するに。

#### 第一卷。布施度無極章。十章

(一)菩薩。(二)薩波達王。(三)貧人。(四)菩薩。(五)偏悅王。(六)國王。(七)國王。(八)仙歎長者。(九)普施商主。(一〇)長壽王。

#### 第二卷。布施度無極章。四章

(一)波耶王。(二)迦蘭王。(三)薩和檀王。(四)須大孛太子。

#### 第三卷。布施度無極章。十二章

(一)和默王。(二)——(三)維藍梵志。(四)鹿王。(五)鵠鳥。(六)孔雀王。(七)兔玉。(八)理家。(九)國王。  
 (一〇)梵志。(一一)理家。(一二)沙門。

第四卷。戒度無極章。十五章。  
 (一)國王。(二)象王。(三)鸚鵡王。(四)法施太子。(五)國王。(六)凡夫。(七)商人。(八)守墓人。(九)凡人。(一〇)兄。彌猴。(一一)長者。(一二)墓魄太子。(一三)彌蘭商主。(一四)頂生王。(一五)普明王。

第五卷。忍辱度無極章。十三章。  
 (一)菩薩。(二)睽仙人。(三)摩提和梵志。(四)童子。(五)國王。(六)彌猴王。(七)地。(八)難王。(九)盤達龍王。(一〇)雀王。(一一)叔。(一二)國王。(一三)——

第六卷。精進度無極章。十九章

(一)凡人。(二)彌猴王。(三)鹿王。(四)修凡鹿王。(五)駝耶馬王。(六)魚王。(七)龜王。(八)鸚鵡王。  
 (九)鵠王。(一〇)精進辨比丘。(一一)清信士。(一二)小兒。(一三)商人。(一四)童子。(一五)天王。  
 (一六)兄。(一七)帝釋。(一八)婦人。(一九)獨母。

第七卷。禪度無極章。九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常悲菩薩。(九)那賴梵志。

第八卷。明度無極章。九章

(一)須羅太子。(二)太子。(三)凡人。(四)孺童梵志。(五)南王。(六)阿離念長者。(七)鏡面王。(八)察微王。(九)——

九十章の中、其の經の内題のあるもの、第一卷に四、第三卷に一、第四卷に四、第五卷に四、第七卷に九、第八卷に八、計三十章あり。其餘は皆題名を缺けり。右表は予が『六度集經』を披見の際、其の經名の如何に關せず、本生に就て、鹿は鹿、鵠は鵠、人は人と、心覺の爲に抄出し置きたるものなるが、其中八十一章は、皆悉く本生にして、而も諸經典中に諸方に散説されある有名なる本生譚は、殆十中七八迄、此の『六度集經』中に收めらるといふも支障なし。概して之を云ふに、説話が全體に於て古雅簡潔にして他の諸經との對照上、原本的材料と認むることを得るものなり。今此等の中に於て印度古美術に關係ある二、三の本生に就て一言せんに、

(一)薩波達王。第一卷第二章(宙五<sup>五</sup>)。此の本生譚は、名こそ相違はあれ、『撰集百緣經』第四(宿十<sup>七</sup>)、『大莊嚴論』第十二(暑四<sup>二</sup>)、『賢愚經』第一(宿九<sup>七</sup>)、『菩薩本生鬘論』第一(暑五<sup>三</sup>)、『大智度論』第四(往一<sup>三</sup>)等に出でたる尸毘王本生なり。第八章第一節參看

(二)逝心。同卷第四章(宙五<sup>五</sup>)。此の本生譚は、説話の内容に相違はあれ、之を圖像として顯はすときは、玉蟲厨子に畫かれたる投身餓虎圖と同一なるべきものにして、『菩薩

投身餓虎起塔因縁經』、『黃十』、『金光明經』第四〔黃九〕、『金光明最勝王經』第十〔黃九〕、『賢愚經』第一〔宿九〕、『菩薩本生鬘論』第一〔暑五〕等に出でたる薩埵王子本生の説話の單純なるものなり。第十章 参看

(三)須大拏太子。第二卷第四章〔宙五〕。此の本生譚は、是れ又本生譚中、有名なるものの一にして、『太子須大拏經』〔宙五〕。其の他にも右本生を載せたるが、宋雲は此の本生の圖像を北印度の白象宮寺に見、法顯は錫蘭に於て見る所なり。且つ此の本生は後世第七世紀に至て、東印度の月官大士に依て新に戯曲として傳へらるゝに至りぬ。毘輸安咀囉 Visvanta と稱せらるゝものは即ち此の本生譚の改作されたものなり。第六章 参看

(四)鹿王。第三卷第四章。次節に之を説明す。

(五)象王。第四卷第二章。同斷。

(六)睽仙人。同卷第二章。同斷。

(七)國王。第五卷第五章〔宙五〕。此の本生譚は、羅摩武勇譚の後半と其の説話の綱要を同ふするものなり。

(八)彌猴王。第六卷第二章。次節に之を説明す。

(九)鹿王。同卷第三章。同斷。

(一〇)修凡鹿王。同卷第四章。同斷。

(一)駟耶馬王。同卷第五章〔宙五〕。法顯は錫蘭に於て馬王本生圖を見たることを其の著『法顯傳』に記せり。

(二)儒童梵志。第八卷第四章〔宙五〕。此の本生は第七卷第十九章なる獨母本生と連絡を有し、『生經』及び『過去現在因果經』等を始め諸處に説明せられある所にして、佛教神話學上、非常なる注意を拂ふことを要する唯一の本生なりとす。以上は、印度古美術、特に本生に縁あるものゝ中、殊に今『六度集經』に關係するものを抽出したるものなり。

ニ、其のフルフート古彫刻との關係。カンニングハム氏が、其の著書中に擧げたる二十餘種の本生譚中に於て、今『六度集經』中の本生譚を教證として其の圖を説明し得べきものは、前章に説明せる彌猴本生圖の外に猶鹿本生 Miga Jataka 象本生 Chha dantiya Jataka 睽本生 Isi Singiya Jataka 鹿本生 Isi Miga Jataka 等なるが、今此等の本生に就て一言しようと思ふ。

イ、鹿本生 Miga Jataka. カンニングハム氏が擧げたる廿四本生の第一鹿本生は、氏が

パーリ本生經中に右圖像を説明すべき本據を見出し得ざりしものゝ一なりとす。されど此の鹿本生圖を説明すべき本生譚は、漢譯佛典中には、此の『六度集經』第六(宙五<sup>三〇</sup>)の文を始とし、『九色鹿經』(宙五<sup>三〇</sup>)、『菩薩本緣經』卷下(藏七<sup>九</sup>)、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第十五(寒三<sup>六</sup>)等に其の詳說あり。大寶積經第八十(地四<sup>一〇</sup>)、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第二(地十<sup>九</sup>)等、亦此の本生に就き一言する所あり。梵本『本生鬘論』(Takama<sup>ニ</sup>)第二十七章及び同『菩提薩埵阿波陀那』(Bodhisattva Avadana)の第二十七章に出せるルル本生 Ruru Jataka は即ち之と同本生譚なり。今左に『六度集經』の文を録載すれば左の如し。

昔者菩薩、身爲鹿王、名曰修凡、體毛九色、觀世希有。江邊遊戲、視有溺人、呼天求哀。鹿感之曰、人命難得、而當殞乎。吾寧投危、以濟彼矣。即迴趣之曰、爾勿恐也。援吾角、騎吾背。今自相濟。人即如之。鹿出人畢、息微殆絕。人活甚喜、遂鹿三市、叩頭陳曰、人道難遇、厥命惟重。大夫投危、濟吾重命、恩輸二儀、終始弗忘。願爲奴使、供給所乏。鹿曰、爾去。以吾軀命、累汝終身。夫有索我、無云觀之。溺人敬諾、沒命不違。時國王名摩因光、稟操淳和、慈育黎庶。王之元后、厥名和致、夢見鹿王、身毛九色、其角踰犀。寐寤以聞、欲以鹿之皮角爲衣爲珥。若不獲之、妾心死矣。王重曰、可。晨向群臣、說鹿體狀。布命募求。獲者封之一縣。金鉢滿之。

銀粟、銀鉢滿之。金粟、募之。若斯、溺人悅焉。吾獲一縣、金銀滿鉢、終身之樂。鹿自殞命。余何豫哉。即馳詣宮。如事陳聞、啓之。斯須而即生癩、口爲朽臭。重曰、斯鹿有靈、王當率衆、乃獲之耳。王即興兵、渡江尋之。鹿時與鳥、素結厚友、然其臥睡、不知王來。鳥曰、友乎、王來捕子。鹿疲不聞、啄耳重曰、王來殺爾。鹿驚、視王彎弓向己、疾馳造前、跪膝叩頭曰、天王假吾漏刻之命、欲陳愚情。王視鹿然、即命息矢。鹿曰、王重元后、勞躬副之、吾終不免矣。天王處深宮之內焉。知微蟲之處斯乎。王手指云、癩人啓之。鹿曰、吾尋美草食之、遙視溺人呼天求哀。吾愍于窮、投危濟之。其人上岸、喜叩頭曰、吾命且喪、而君濟之。願給水草、爲終身奴。吾答之曰、爾去。自在所之。慎無向人云吾在斯。鹿王又曰、寧出水中、浮草木上、著陸地、不出。無反覆人也。劫財殺主、其惡可原。受恩圖逆、斯酷難陳。王驚曰、斯何畜生、而懷弘慈、沒命濟物、不以爲難。斯必天也。王善鹿之言、喜而進德。命國內曰、自今日後、恣鹿所食、敢有犯者、罪皆直死。王還、元后聞王放之、悲盛心碎。死入太山。天帝釋聞王建志崇仁、嘉其若茲。化爲鹿類、盈國食穀。諸穀苗稼、掃土皆盡。以觀其志。黎遮訟之。王曰、凶訛保國、不若守信之喪矣。釋曰、王真信矣。遣鹿各去。穀豐十倍。毒害消歇。諸患自滅。佛告諸比丘、時鹿王者、吾身是也。鳥者鴛鴦子是也。溺人者調達是也。王妻者今調達妻是也。

今上記の文を以て、ブルフートの右圖を説明するに、圖は三段の説話を示せり。即ち

第一に圖の下方は溺人を救ひ居る所にして、鹿は修凡鹿王、背の上なる溺人は即ち提婆達多の前身なり。第二は國王が菩薩鹿王を迫害せんとする所、弓をひきつゝあるは鷲鷲子の前身たる摩因光王、其の傍に手を舉て鹿王を指しつゝあるは溺人なり。第三に二人が鹿王に向て合掌しつゝあるは、鹿王が摩因光王に向て具に本末を説きたる爲め、王其の徳に應じて恭敬しつゝある所の有様なりとす。即ち一本生譚が、其の筋書の一通りを一圖中に雜然として現はしたるものにして、一往之れを見れば、何の繪なるかを解する能はずと雖も、之を教證に宛てて考るときは、瞭然として三段の話の筋が現はされ居るを見る。前章に説明したる獼猴本生圖の如きも、その例なるが、實に恐く印度古美術ならでは見ること能はざる珍妙なる圖式と云ふべきなり。リスデビツ E. W. Rhys Davids 氏が其の著『佛教時代の印度』(Buddhist India) に此の圖を解して尼瞿陀鹿本生 (Nigrodha Miga Jataka) なりと説明せるは誤なり。尼瞿陀鹿本生の事は下に至りて別に説明する所ある可し。第十二章參看

□、鹿本生 Isi-Miga Jataka. 此の圖に對するカンニングム氏の説明は、是れ亦盡さざる所あり。氏はジュリアン Julien. 氏の佛譯『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nen Thsang) 所載の鹿野苑緣起の説に本づきて説明せられたるが、右鹿野苑緣起

の本生譯は、『六度集經』第三卷第四章(宙五<sup>註三</sup>)の本生と同様のものにして、之を今圖に配當するは聊か穩かならざるものあり。カンニングム氏も、既に婆羅痾斯王と鹿王との問答圖とするは可なれども背景に於て異なる所ありとなし

This is the scene which I suppose to be represented in the Bharhut sculpture. In the more interesting sequel of the legend, the subsequent in the interview between the Raja and the King of the Deer takes place in the palace, and as no building is represented in the bas-relief. といへるが如し。彼の本生譚と此のプルフトの圖像とは一致せぬ所があるなり。之に對して

I conclude that the subject of sculpture is the first interview in the Mrigadava, or Deer-park. といへるは、少しく牽強附會には非ざるなきか。然るに、『六度集經』第六卷第三章(宙五<sup>註五</sup>)なる鹿王本生は、前記『西域記』、『六度集經』の第三卷、及び『大莊嚴論』第十五(著四<sup>註三</sup>)等に出せる本生と略々相似て而も相同じからざるものあり。其の文に云はく、昔者菩薩。身爲鹿王。力勢踰衆。仁愛普覆。群鹿慕從。所遊近苑。牧人以聞。王率士衆。合圍逼之。鹿王乃知。垂淚而曰。爾等斯厄。厥尤由我也。吾將沒命濟爾。群小鹿王就索。下前兩足。曰。登吾踊出。爾等可全矣。群鹿如之。咸獲免矣。身肉決裂。血若流泉。覺地纒息。其痛難

言。群鹿啼呼。徘徊不去。人王觀其體殘血流丹地。不見鹿衆曰。斯者何以。鹿王對曰。執操不淑。稟命爲獸。尋求美草。以全微命。干犯國境。罪應尤重。身肉雖盡。兩脾五藏。完具尙存。惟願大官。給一朝膳。王曰。爾何緣若茲乎。鹿王本末陳其所以。其王惻然。爲之流淚曰。爾爲畜生。含乾坤之弘仁。毀命以濟衆。吾爲人君。苟貪好殺。殘天所生。卽布重命。勅國黎庶。自今絕獵。無貪鹿肉。裂索擧鹿。安厝平地。群鹿觀其王。仰天悲號。各前甜瘡。分布採藥。咀昨傳之。人王觀焉。重爲拔淚曰。君以子愛育其衆。衆以親恩慕其君。爲君之道。可不仁乎。自斯絕殺尙仁。天則祐之。國豐民熙。遐道稱仁。民歸若流。佛告鷲鷲子。鹿王者吾身是也。五百鹿者五百比丘是也。人王者阿難是。

今圖に就て之を見るに、鹿王と人王との問答せる所を顯はせるものなるは、一目して明瞭なるのみならず、鹿王の脚前に◎形あり、是れ今經文に「鹿王就索下前兩足」と云へるに當るべし、卽ち此の鹿本生 *Isi-Miga Jataka* 圖は、彼の鹿野苑の緣起に關係せる本生譚の圖にはあらで、上記の『六度集經』第六所載の本生譚を圖示せるものと云ふ可きなり。

ハ、象本生 *Chhadantika Jataka* 『六度集經』第四卷第二章(宙五<sup>五</sup>)に記載する所、能く圖相と相一致せり。而して此の本生圖は、更にアジャンターの古壁畫等に頗る優秀なる遺

物を存し、教證亦尠ならず、下に至りて改めて詳辨するが如し。第九章第五節參看

ニ、駱仙人本生 *Isi Singiya Jataka* 『六度集經』第五卷第二章(宙五<sup>五</sup>)に出す所の本生譚の圖なり。圖相亦能く經文の所説と一致せり。サンチー塔門の圖に亦此の本生圖あり。此の事亦下に至りて細説する所の如し。

ホ、墓魄本生 *Mugapahasa Jataka* 『六度集經』第四卷第十二章に記載する所の本生譚の圖なり。是れ亦圖相と教證と全く相一致せり。次章參看

ヘ、大天王本生 *Magha Deviya Jataka* 『六度集經』第八卷第五章(摩調(宙五<sup>五</sup>))に明す所の本生譚の圖なり。此の本生圖像も亦能く經文の記載と相一致する所なり。第十二章第一節參看 上記の諸本生圖は、『六度集經』の所説に照して孰れも満足なる解説を得るものにして、而も此の中には、他經に説述なき『六度集經』獨特の本生譚も在り。卽ち獼猴本生の如き、鹿本生<sup>二</sup>の如き、頗る貴重の經證なりとす。要するに、*ブールフート*古彫刻と『六度集經』の所説との間には、非常に密接の關係を有するものなりと認めざるを得ず。原圖の製作の古なるは勿論、『六度集經』の翻譯も遠く吳代にあり、之が圖相と經證との合致は、單に今佛教美術の研究のみならず、一般佛教の歴史及び教理の研究にも甚大なる意義を有する重用なる資料なりと云ふべきなり。



三、爾餘の三本生と漢譯經中の典據 プルフト古塔の古遺物に現はれたる本生にして、之を漢譯經典に照して説明すべきもの、前記の『六度集經』を除き、其の他にも尙ほ之れ有るべきは勿論なるが、今其中に就き、目に觸れたるもの一二を解説せん。

イ、鵝本生 Hansa Jataka. 『雜寶藏經』第三宿十<sup>五</sup>に云はく、

乃往過去時。有蓮花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鵝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庠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曰

舉脚而除步 音聲極柔軟 欺誑於世間 詭不知詔詭

鵝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答言。我知汝詔詭。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鵝王。卽我身是也。爾時觀雀。提婆達是。

プルフトの圖は、蓋し鵝王と鵝雀との問答の體を示せるものなるが如し。

ロ、雞本生 Kukuta Jataka (Bijala Jataka). 此の本生譚は、『生經』第一宿五<sup>三</sup>、『雜寶藏經』第三宿十<sup>五</sup>に出づ。其の中『生經』の説に依るに

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有野猫。遊居在產。經日不食。饑餓欲極。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姝好。既行慈心。感哀一切。歧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猫。心懷毒害。欲

危難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柔軟辭。而說頌曰。

意寂相異殊 食魚若好服 從樹來下地 當爲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

仁者有四脚 我身有兩足 計鳥與野猫 不宜爲夫妻

野猫以偈報曰

吾多所遊行 國邑及郡縣 不欲得餘人 唯意樂在仁 君身現端正

顏貌立第一 吾亦微妙好 行清淨童女 當共相娛樂 如雞遊在外

兩人共等心 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

吾不識卿耶 是誰何求耶 衆事未辨足 明者所不歎

野猫復以偈報曰

既得如此妻 反以杖擊頭 在中貧爲劇 富者如雨寶 親近於眷屬

大寶財無量 以親近家室 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答曰

息意自從卿 青眼如惡瘡 如是見鎖繫 如閉在牢獄

青眼以偈報曰

不與我同心

言口如刺棘

會當用何致

愁憂當思想

吾身不臭穢

野雞以偈答曰

流出戒德香

云何欲捨我

遠遊在別處

爾乃得申叙

汝欲遠牽挽

野雞以偈答曰

凶弊如蛇虺

接彼皮柔軟

爾乃得申叙

速來下詣此

野雞復以偈答曰

吾欲有所誼

竝當語親里

及啓於父母

吾有童女婦

野雞以偈頌曰

顏正心性好

慎禁戒如法

護意不欲違

於是時茂盛

野雞以偈頌曰

在家順正教

家中有尊長

以法戒爲益

吉祥多生子

野雞以偈報曰

衆共稽首仁

如梵志事火

吾家以勢力

天當與汝願

野雞以偈報曰

當令饒財賢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雞以偈頌曰

於是以棘杖

以梵杖擊卿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皆以時茂盛

野雞以偈頌曰

衆共稽首仁

如梵志事火

吾家以勢力

野雞以偈報曰

天當與汝願

當令饒財賢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雞以偈報曰

天當與汝願

當令饒財賢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雞以偈報曰

天當與汝願

當令饒財賢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雞以偈報曰

天當與汝願

當令饒財賢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貓以偈答曰

我當不食肉

暴路修清淨

禮事諸天衆

吾爲得此聲

野雞以偈答曰

未曾見聞此

野貓修淨行

卿欲有所滅

爲賊欲噉雞

木與果各別

美辭伴喜笑

吾終不信卿

安得雞不噉

惡性而卒暴

觀面赤如血

其眼青如藍

卿當食鼠蟲

終不得雞食

何不行捕鼠

面赤眼正青

叫喚言貓時

吾衣毛則豎

輒避自欲藏

世世欲離卿

何意今相投

於是貓復以偈答曰

面色豈好乎

端正皆童耶

當問威得則

及餘諸功德

諸行當具足

智慧有方便

曉了家居業

未曾有我比

我常好洗沐

今著好衣服

起舞歌聲音

乃爾愛敬我

又當洗仁足

爲其梳頭髻

乃當調謔戲

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答曰

吾非不自愛

令怨家梳頭

其與爾相親

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野貓今栴遮比丘是也。時雞者我身是也。

とあり、『雜寶藏經』の説は、之と同工異曲なれども甚だ略なり。而してブルフートの彫刻に圖示する所は、雞王は樹上にあり、野猫は樹下に在りて互に問答するの相を現はせるものにして圖相極めて明白なり。

ハ、ブヒサハラニヤ本生 Bhisa Haraniya Jataka. 『生經』第五(宿五)に依るに、左の本生譚を載す。

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人名曰阿夷扇持、爲彌猴師、教於彌猴、舉動法則、技術戲笑、多所悅豫、於衆人民、以此技術、無央數人、悉共愛敬、遠近皆來、觀其技術、蒙是之恩、多獲財利、其阿夷扇持、前後彌猴、大得衆物、搥捶搏躡、其人異日、將彼彌猴、入於城中、縛著於柱、搥捶毒痛、毀辱折伏、於時彌猴、竊得嘿出、馳走入山、閑居獨處、近附仙人、依之止頓、採取果蔬、供養仙人、復自食之、阿夷扇持聞之、走在其處、空閑山中、而遣人使呼之來還、彌猴不肯、遙報之曰、吾今續念、前因毒我、衆患難量、前時我父、橫無過罪、而見加毒、毀辱巨言、今故馳走、來入山中、阿夷扇持、便自往、謂彌猴曰、來歸還家、嘿聲不肯、仙人報曰、亦可原置、答仙人曰、吾置之耳、仙人報曰、敢可強致、小勤喻之、然後將行、假使強欲致之、儻不能也、其人答曰、假使方便、欲致之去、不肯往者、吾當作計、即時以偈、而歌頌曰。

卿賢柔善子

譬如鹿就蔭

便從樹枝下

得無飢渴死

爾時彌猴、以偈答曰

不仁和生我	我自志性	從何所親聞	彌猴爲柔賢	我到諸方面
未有中間念	假使有邪長	終不能制意	吾今續念之	君阿夷扇持
將我入城中	縛柱加毒痛	於今不忘之	搥捶我苦毒	我已得自在
不能就君困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阿夷扇持子、今清信士子是也、清信士者、則今父也、其仙人者、我身是也。

之をブルフートの古圖と對照するに、仙人の前に彌猴對坐し、傍に二人あり、思ふに是れ彌猴仙人處に到り、阿夷扇持並に使人亦之を逐ふて彼の所に到り、俱に相應問する所を圖示せるものなるが如し。

此の他猶ほ數圖あり、下の第十二章中に略辨す、就て見る可し。

#### 第四章 太子墓魄の古繪傳

嘗てカニングハム氏が印度バタンマラ Batammala に於て搜出せるブルフートの Bharhūt 塔の遺品たる一石柱の面に、ムガブ、カサジャータカ Mugapahakasa Jataka の記銘

を有せる浮彫圖あり。之に就きカンニングム氏は、是れバリー本生經中のムガバツカ、チャータカ Muga pakka Jātaka と同題のものなるべしと推定せられたるが、當時氏は未だ該本生の譯文に接せざりしを以て、其の本生文と圖像との對照研究を遂げらるゝに至らざりき。今リス・デビツ氏の『佛教時代の印度』(Buddhist India) を見るに、氏亦之を以て同じく前記の本生に配當せられたり。但兩氏共に如何なる程度まで、圖像と經本文とが一致するやに就き説明せられず。今之を漢譯經典に徴するに、後漢安世高の譯出に係る『佛說太子墓魄經』(宙五二)一卷あり。此の經は竺法護の翻傳に成る、同題の別譯經一卷(宙五二)あり。又吳の康僧會譯『六度集經』第四(宙五二)に、『太子墓魄經』と内題せる略同様の小經を收めたり。今案するに茲に云ふ所の墓魄又墓魄沐と魄に作るは、先にいふ所のムガバツカ又はムガバツカの音譯にして彼のブルフット浮彫圖は、即ち此の墓魄太子本生を圖敍せるものなるが如し。今『六度集經』によるに

往昔有國名波羅奈。王有太子名曰墓魄。生有無窮之明。過去現在未來衆事。其智無礙。端正暉光。猶星中月。王唯一子。國無不愛。而年十三。閉口不言。有若瘖人。王后憂焉。呼諸梵志。問其所由。對曰。斯爲不詳也。端正不言。何益大王。後宮無嗣。豈非被害哉。法宜生埋之。必有貴嗣。王即恧然。入與后議。后逮宮人。靡不哀慟。嗟曰。奈何太子。祿薄生獲斯殃。

哀者塞路。猶有大喪。具著寶服。以付喪夫。喪夫奪其名服。視共爲塚。墓魄惟曰。王逮國人。信吾眞瘖。即默斂衣。入水淨浴。以香塗身。具著寶服。臨壙呼曰。爾等胡爲答曰。太子瘖聾。爲國無嗣。王命生埋。冀生賢嗣。曰。吾即墓魄矣。喪夫視車。霍然空虛。觀其形容。曜曜有光。草野遐邇。猶日之明。聖靈巨勢。神動靈祇。喪夫巨細。靡不懾驚。兩兩相視。顏貌黃青。言成文章。靡不畏焉。仰天而曰。太子靈德。乃之于斯。即叩頭陳曰。願旋寧王。令衆不嗟。太子曰。爾疾啓王云。吾能言。人即馳聞。王后兆民。甚怪所以。心懼稱善。靡不悅豫。車馳人奔。殷填塞路。墓魄曰。吾獲爲沙門虛靖之行。不亦善乎。意始如之。帝釋即化爲苑池樹木。非世所親。即去衆寶衣。化爲袈裟。王到已。太子五體投地。稽首如禮。王即就坐。聞其言聲。光影威靈。二儀爲動。王喜喻曰。吾有爾來。舉國敬愛。當嗣天位。爲民父母。對曰。惟願大王。哀採微言。吾昔嘗爲斯國王。名曰須念。處國臨民二十五年。身奉十善。育民以慈。鞭杖衆兵。都息不行。囹圄無繫。囚路無怨。嗟聲。惠施法布。潤無不周。但以出遊。翼從甚衆。導臣馳除。黎庶惶懼。終入太山。燒煮割裂。積六萬年。求死不得。呼嗟無救。當爾之時。內有九親。表有臣民。資財億載。衆樂無極。寧知吾入太山地獄。燒煮衆痛無極之苦乎。生存之榮。妻子臣民。孰能分取。諸苦去乎。惟彼諸毒。其爲無量。每壹憶之。心怛骨楚。身爲虛汗。毛爲寒豎。言往禍來。殃追影尋。雖欲發言。懼復獲咎。太山之苦。難可再更。是以縮舌。都欲無言。始十三年。而

妖導師令王生埋。吾懼大王獲太山之咎。勢復一言耳。今欲爲沙門。守無欲之行。觀衆禍之門。不復爲王矣。願無怪焉。王曰。爾爲令君。行高德尊。率民以道。過猶絲髮。非人所憶。以之獲罪。酷裂乃如之耶。如吾今爲人主。從心所欲。不奉正法。終當何之乎。卽聽學道。王還治國。以正不邪。遂致豐樂。墓魄卽自練情。絕欲志進道真。遂至得佛。廣說景模。拯濟衆生。以至滅度。佛告諸比丘。時墓魄者。吾身是也。父王者。今白淨王是也。母者。吾母舍妙是也。此の文に依りてかのブルフートの浮彫圖を解説せんとするに、全然附合する所あり。卽ち該浮彫圖は、右墓魄傳を略三段に分ちて之れを表示せり。今之を略説すれば、第一圖の上部左側は、波羅奈國宮殿に於て、太子が其父母の鐘愛を受け居る圖、貴人の膝に抱かれあるは墓魄なり。第二圖の下部は曠野に太子を生埋せんとする一段の圖にして、左方の空車は太子を乗せ來れる馬車、其右に立てるは喪夫にして、喪夫の右に裸形にて立てるは太子が車より下りて將に水浴に赴かんとする所を現はせるもの。第三圖の上部右側は、太子が帝釋化作の林中に坐し、袈裟を着し、其の父王と對面し居る所なりと、明に説明することを得るなり。是に依て之を見るに、ブルフート塔の浮彫ムガブヘカサ本生圖は、明に今墓魄太子本生の單純なる繪傳なること疑ふべくもあらず。

猶ほ此の圖に就き、カニンクハム氏は

As my respected friend Suhūti was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scene belonged to the famous Wessantara Jataka. But this can hardly be the case, as the story of the Prince Wessantara requires his wife as well as his two children to appear on the scene. Besides; which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sculpture there is seated Rishi, who is apparently addressing a royal parsonage standing before him with clasped hands. Now there is no Rishi in the story of Prince Wessantara. So that the sculptured scenes appear to me to offer no points in common with his history save a chariot standing in the foreground.

と説かれたるが、是れ固より毘輸安阻囉本生 Wessantara (Visvantara) Jataka 圖には非らざるなり。

因に云ふ、『六度集經』等は、恐らくパーリ本生經成立以前の本生集なるが如く、其の所説は能くブルフート、サンチー等の現存の印度古美術に對し、之が教證としての無二の憑據を多數に集めたるは、豈珍とすべきに非ずや。

## 第五章 印度サンチー塔門の本生圖像

一、サンチー塔門建造の年代　サンチー(Sanchi)は印度梵河(Ganges)の一支流なるベトワ(Betwa)河の左岸、ベルサ(Bhilsa)市の南西約五哩半、ブール(Bhopal)市の北東二十哩の地に在り。其の附近に多数の大小塔あり、就中最大なるもの之を有名なるサンチーの大塔となす。而して其の塔の構造は、彼の『摩訶僧祇律』の所説の如く、所謂覆鉢形の塔にして、即ち地上に基礎あり、基礎の上に覆鉢形を築き、其の上に舍利篋を容る可き石方龕を作り、龕の上に傘蓋を立つ、且つ塔を周帀するに欄楯を以てし、四方に門あり、其の南門の前には石柱を建てたり。造法全く律文の所説に準せり。其の建造の年代に就きては、塔の當體及び塔門前の石柱は、恐らく阿育王の創造なるべしと推察せられざるに非ざるも、門及び欄楯の製作は、之より稍後なるべしと爲す。若しフェルガッソン氏の説に依らば、南門の貫の銘に、案達羅(Andrabhritya)王統(シタカリ)頃の人なれば、此の塔門亦恐らく此の時代の建造なる可しとなせり。蓋し案するに、此の地は往古中印度より鬱支(Ujjain)に通ずる沿道に當る。塔身其ものが阿育王の建造なるべきことは、阿育所建の石柱の存在及び附近に迦葉波、目犍連子、帝須等諸聖人の塔の存在するに徴して之を推察するに難からずと雖も、門

及び欄楯等が、それより稍後れて製作されたるものなるべきは、門に刻鏤せる諸圖像が、同じ畫題を現はしたる佛陀伽耶、ブルフットのものに比して頗る發達せるに徴して知る事を得べし。然れども之をアマラープチー、アジャンター、其の他の者に比し、尙ほ著しく古き相違を有し、其間少なくとも二三世紀の懸隔を有する者と認むべきならむ。若し假に佛陀伽耶の欄楯を以て阿育王時代の作とし、ブルフット塔の遺物を以て王の晩年若しくは數十年後のものとせば、此の塔の門は、それより百數十年を下るものに非ず。又北門、東門、西門は、南門に比して時代少しく新なりといふも、而も其は大體に於て著しく懸け離れたる年代あるに非ざるは勿論と云ふ可し。

二、睽仙人本生　睽仙人本生譚は、『僧伽羅刹所集經』卷上、藏七、六度集經第五、宙五、雜寶藏經第二、宿十、菩薩睽子經、宙五、睽子經、宙五等に出づ。『西域記』第二、致七には、其の本生聖跡を記して、『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釋迦如來。于此化鬼子母。中略。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薩。』舊曰睽摩。菩薩僞也。恭敬鞠養。侍育父母。于此采果。遇王毘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帝傳藥。德動明聖。尋即復蘇。』といへり。本生説話其ものゝ説明は、其の出典に依りて、多少の具略ありと雖も、今其の尤も古譯なる『六度集經』の文を抄録すれば

昔者菩薩厥名曰睽常懷普慈潤逮衆生悲愍群愚不視三尊將其二親處于山澤父母年耆兩目失明睽爲悲楚言之泣涕夜常三興消息寒暖至孝之行德香薰乾地祇海龍國人竝知奉佛十善不殺衆生道不捨遺守貞不娶身禍都息兩舌惡罵妄言綺語譖謗邪僞口過都絕中心衆穢嫉恚貪饕心垢都寂信善有福爲惡有殃以草茅爲盧蓬蒿爲席清淨無欲志若天金山有流泉中生蓮華衆果甘美周邊其邊夙興採果未嘗先甘其仁遠照禽獸附恃二親時渴睽行汲水迦夷國王入山田獵彎弓發矢射山麋鹿誤中睽曾矢毒流行其痛難言左右顧呵泣涕大言誰以一矢殺三道士者乎吾親年耆又俱失明一朝無我普當殞命抗聲哀曰象以其牙犀以其角翠以其毛吾無牙角光目之毛將以何死乎王聞哀聲下馬問曰爾爲深山乎答曰吾將兩親處斯山中除世衆穢學進道志王聞睽言哽噎流淚甚痛悼之曰吾爲不仁殘天物命又殺至孝舉哀云奈此何群臣巨細莫不哽咽王重曰吾以一國救子之命願示親所在吾欲道過曰便向小徑去斯不遠有小蓬盧吾親在中爲吾啓親自斯長別幸卒餘年慎無追戀也勢復舉哀巷忽而絕王逮士衆重複哀働尋所出路到厥親所王從衆多草木肅々有聲二親聞之疑其異人曰行者何人王曰我是迦夷國王親曰王翔茲甚善斯有草席可以息涼甘果可食吾子汲水今者且還王觀其親以慈待子吾心切悼甚痛無量道士子睽者吾射殺之親驚惶曰吾

子何罪而殺之乎子操仁惻蹈地常恐地痛其有何罪而王殺之王曰至孝之子實爲上賢吾射麋鹿悞中之耳曰子已死將何恃哉吾今死矣惟願大王牽吾二老著子屍處必見窮沒庶同灰土王聞親辭又重哀働自牽其親將至屍所父以首著膝上母抱其足鳴口吮足各以一手捫其箭瘡推曾搏曾仰首呼曰天神地神樹神水神吾子睽者奉佛信法尊賢孝親懷無外之弘仁潤逮草木又曰若子審奉佛至孝之誠上聞天者箭當拔出重毒消滅子獲生存卒其至孝之行子行不然吾言不誠遂當終沒俱爲灰土天帝釋四大天王地祇海龍聞親哀聲信如其言靡不擾動帝釋身下謂其親曰斯至孝之子吾能活之以天神藥灌睽口中忽然得蘇父母及睽王逮臣從悲樂交集普復舉哀王曰奉佛至孝之德乃至於斯遂命群臣自今之後率土人民皆奉佛十德之善修睽至孝之行一國則焉然後國豐民康遂致太平佛告諸比丘吾世世奉諸佛至孝之行德高福盛遂成天中之天三界獨步時睽者吾身是國王者阿難是睽父者吾父是母者吾母舍妙是とあり而して今此の本生圖像は、サンチー西門内面の浮彫中にあり之に就きフェルガッソン氏は

Mr. Beal is of opinion that Figure I of the Plate represents the principal scenes of the Sarma Jataka as quoted below, and I am not prepared to say this may not be correct, but if it is so the

form of the fable must have been considerably altered since the first century. At Sanchi the king does not kill the boy by accident. He is being deliberately shot by a soldier. The king is standing unarmed at some distance, with his minister beside him, talking to an ascetic accompanied by his two wives or daughters, and consequently not Dakṣha, which otherwise we might fancy him to be from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figure occurring sometimes in these bas-reliefs.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figures in front of the Pansalas are meant to be represented as blind, not only from their being naked, but also from the monkeys stealing the fruit and pulling the thatch off the roof, with other circumstances. The two figures in the centre do look like a reduplication of the boy and the minister, and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it should be so if the Sāma Jātaka is to be identified at all with this sculpture. Notwithstanding, however, the extraordinary consequences that frequently resulted from the extreme practice of the ascetic virtues by Buddhist saints, it does appear, carrying the doctrine "qui fecit per alium, fecit per se," rather too far, to represent a king abdicating his throne and becoming the slave of two blind hermits, because one of his soldiers had shot an innocent boy!

といへり。若し氏の説に依れば、睽本生圖として説明するに異議なきも、猶聊か疑を存するものゝ如し。蓋し睽本生が本生譚として、古く且廣く行はれたるものなるべきは事實なるを以て、其の説話に於ても、多少は所傳によりて相違あるは勿論なるべく、從て必ずしも圖像と或教證との全同を望むこと能ざるべし。されど今サンチの浮彫に現はれたるものに於ては、之を該本生圖なりとして説明するも、大體に於て差したる懸念の要なきが如し。予は此の圖を以て、彼の鹿本生及び獼猴本生の如く、一本生の分段的記事を雜然一圖中に現はせものなりとし、圖は第一に睽が泉地に至りて水を汲む所、第二には誤て國王に射られたる所、第三に盲父母の憂懼しつゝ談話する所、第四は少しく説明に困難にして疑の存する所なれども、假りに此本生最後の一段帝釋降下、睽仙人復活の所を現はせるものなりとし置かんと欲す。因に云ふ此の本生に記せる國王の名稱等に就きては、諸説異なる所あり。或は迦尸國又は迦夷國とし、或拘薩羅國とせり。仙人の名の如きも、睽、睽施、睽摩迦、商莫迦等とあり。記述繁簡ありと雖も、大抵相一致せり。フェルガッソン氏がスペインス・ハーデーの Hardy 氏の『東方寺院組織』Eastern Monachism より引用せる所、亦今と大同小異なり。左に掲ぐ。

When Gotama Bodhisat was born in a former age as Sāma, son of the hermit Dukhula, he ren-



dered every assistance to his parents, who had become blind when he was 16 years of age. It happened that as he went one day for water to the river, the king of Benares, Piliyaka, entered the forest to hunt, and as Sāma, after ascending from the river, was usual surrounded by deer, the king let fly an arrow which struck Sāma, just as he was placing the vessel to his shoulder. Feeling that he was wounded..... he called out, "Who is it that has shot me?" and when he learned it was the king, he related his history to the monarch, and said that his greatest grief arose from the thought that his blind parents would now have no to support them. When the king perceived the intensity of his grief, he promised that he would resign his kingdom, and himself become the slave of his parents. Meantime Dewi, descending from the Dewa loka, remaining in the air near the king without being visible, entreated him to go the Pānsal, and minister to the wants of the blind parents of Sāma. He was obedient and went.

但し其の王を婆羅痾斯國王ピリヤカとし、其の仙人の父をタクツラと名づけたる如きは、漢譯の所傳と異なる所なり  
 予はブルフートのイシシンギヤ本生 *Isi Singiya Jātaka* を以て今の睽本生に配せんとす。是れ其の圖が『六度集經』等に云ふ所の盲父母が睽の屍所に至り慟哭せる一

段を顯はせるものゝ如く思はるればなり。否語を換へて之を云はゞサンチーの一段はブルフートの圖の一層詳密にせられたるものなりと考ふべきものならざるが、猶此の本生圖が南方錫蘭等にも行はれ居て、西紀第五世紀の初に、法顯が之を彼の地にて目撃し來りしことは、法顯自から『法顯傳』致六卷に記載せるが如し。

三、彌猴本生 ブルフートの彌猴本生圖と同工異曲の一圖サンチー西門の廢趾に立てる柱の正面の上部に刻されあり。圖様少しくかのブルフートのものと異なる所ありと雖も、要するに同一本生譚の圖像として現はされたるものなることは、疑ふ可くもあらず。即ち彼のブルフートのものは、彌猴王と國王との問答は圖の下部にあり、密守の兵は圖の中部にありしも、今圖の位置は、全く前者と其の位置を轉倒し、且つ兵衆の數及び其の守衛の方法を異にせるものあり、二者對比するに、サンチーのものは圖様密にして圖としても亦巧緻を致せるを見るべし。予は、ブルフート及びサンチーの兩處に同一本生圖像の存在せるを以て、別に怪異とする者にあらざるも、其の兩者の間に幾分變化せる所あるを見て、自ら亦多少の感興を覺えざるに非ざるなり。然るに此の圖に對してフェルガッソン氏は、次下の如く説明せらる。

The scene represented in the lower figure of this Plate may possibly be an early version of one

of the most favourite legends of the Buddhist chroniclers. It is mentioned by Fa-Hian, and is narrated at length with the most miraculous accompaniments both in the Ceylonese *Atthakatha* and the Tibetan *Lalitā-Vistara*. It is briefly this: when the Prince Siddhartha had reached his sixteenth year, his father sought a wife for him among the daughters of the neighbouring Rajas. All refused, however, because the prince, thought handsome, had not been taught any martial accomplishment, and was therefore incapable of controlling women. To prove his power in this respect, he strung a bow that no one else could string, pierced with his arrows iron targets thicker than those of the Warrior or Minotaur, and at distances which neither Armstrong nor Whitworth could face; and lastly shot an arrow an inconceivable distance, and where it lighted a spring of water gushed forth, which afterwards Fa-Hian tells us was formed into a fountain for travellers.

The only points of resemblance between the picture and the legend are, that a young warrior is shooting across a river, apparently at a rock, out of which a spring of water is gushing. If this is the Prince Siddhartha, the man on horseback, with the Chakra over his head, must be the Śākya Daṇḍapāni, the father of the lovely Gopā, and the man seated above his head, talking

to the monkey, one of his defeated rivals. Two others are standing behind him. These three may be Ananda, Devadatta, and Saundaranda. In the foreground are three warriors armed with bow and sword, and beside them the usual accompaniment of drums and fifes.

The scene in which the action takes place is represented as a wood, inhabited by monkeys, who are gambling among the trees, or seated in holes in the rocks. Through the picture runs a river, full of fish, and on its further bank two deer are lying. In none of the versions of the legend are we given to understand that the scene of the competition was in a forest; but we must recollect that the oldest written version we possess, which gives the details of the scene, is at least 400 years more modern than the sculpture, and in India far less time is sufficient to overlay the simplest facts with the most preposterous fables. It may, however, be that by representing a forest and a river, as intervening between the place where the prince was standing and the object he was shooting at, the artist intended to convey an idea of distance.

猶氏はピール氏が此の圖を以てアサドリサ本生 *Asadrisa Jataka* の圖なりとする説を排斥せられたるが、孰れにしても、予は氏等の説明に主肯する能はず。恐くは前辨の如く獼猴本生の圖なりと思考するものなり。

第六章 毘輸安咀囉太子の戯曲と圖像

一、戯曲毘輸安咀囉の製作 夫戯曲としての毘輸安咀囉本生が、古來印度民族の間に盛に諷詠せられて多大の歡迎を受けたるものなるは事實にして、北は西藏より、南は南海の諸國に至る迄、普く謳歌せられたるものゝ如し。即ち此の戯曲に就きては若し義淨三藏の『南海寄歸傳』第四致七<sup>七</sup>に依らば、此の戯曲の作者並に其の原材を説明して、東印度月官太子、作毘輸安咀囉太子歌詞、人皆舞詠。遍五天矣。舊云蘇達拏太子者是也」といへり。此の文に依れば、此の毘輸安咀囉の戯曲は、月官太子が蘇達拏本生を改作して甫めて世に公にすることを認知し得可し、且つ同書致七に<sup>八</sup>には「於東印度有一大士、名曰月官、是大才雄菩薩人也。淨到之日其人尙存」とあり。然らば則ち此の戯曲の成立せられたるは、義淨三藏の西遊を去る遠からざる時代にあり。而も絶倫の傑作として、當時既に印度全般を風靡して諷詠せられ居たりしことを推知するに<sup>九</sup>なる。案するに義淨三藏が傳ふる所の此の毘輸安咀囉戯曲の製作に關する消息は、大體に於て、確乎として動かすべからざる史實なるが如し。唯茲に聊か疑の存するは、毘輸安咀囉が、果して月官太子の蘇達拏本生改作に依りて初めて成

れるものなりとせば、今パーリ本生經中に收むる所のものも、かの改作以後のものなるや否やとの問題なるが、舊譯諸經典、及び法顯、宋雲並に義淨三藏等の所說に従へば、今南方所傳のものは、是れ新傳の本生戯曲なりといふ可きならん。

現存パーリ本生經の成立に關しては、予は未だ之に向て猥りに憶説を加ふるを欲せず。併し乍ら同じく義淨三藏の『南海寄歸傳』の文に、戒日王の社得迦摩羅<sup>ソヤ、タカマラ</sup> Jatakamala 編纂の事情を記して、其社得迦摩羅亦同此類<sup>社得迦摩羅者本生也、摩羅者即貫焉、集取菩薩昔生難行之事、貫之一處也。</sup>若譯可成十餘軸。取本生事而爲詩讚、欲令順俗研美。讀者歡愛、教攝群生耳。時戒日王極好文筆。乃下令曰。諸君俱有好詩讚者。明日旦朝。咸將示朕。及其總集得五百夾、展而閱之。多是社得迦摩羅矣。方知讚詠之中斯爲極美。南海諸島有十餘國。無問法俗咸諷誦。如前詩讚。而東夏未曾譯出」といへり。文中「若譯可成十餘軸」及び「其總集五百夾」等の言に徴するに、其の量に於て略今のパーリ本生經に同すべきが如しと雖も、其の異同未だ遽に別ち難きものあり。假に此の二者を以て同一の者なりしとするも、其の編纂成立の年代に就きては、幾分疑惑を存せざる能はず。但し之に對しては、義淨三藏既に明に之を戒日王の集輯に係るものといふ。以て其の時代の一端を揣摩せしむるに足るべきものありと雖も、印度に於ける戒日王は、少くも二人以上の同名異人ありて、予

等をして其の甄別に惱ましむものなきに非ず。且つ淨師は、此の本生經を以て「東夏未曾譯出」といふも、梁代僧祐師の編輯せる『出三藏記集』第二結（註）に「五百本生經未詳卷 ○他毘利齊言宿德律未詳卷數闕 右二部齊武帝時、外國沙門大乘、於廣州譯出。未至京都」とあるに依れば、此の齊武帝時代（西紀四八三—四九三）に於て、『五百本生經』なるものが、かの『善見律毘婆沙』の翻傳と前後して、東土に傳へられたるものなるは事實なり。而るに不幸にして此の『五百本生經』は未だ京師に傳はらざる間に亡逸し、義淨所見の梵本亦東傳せざるを以て、之を現存のパーリ本生經に對して其の内容の異錯に就き、何等の考察をも下すこと能はずと雖も、漢譯古傳の本生經典としては、總て五十餘章より成れる竺法護譯の『生經』五卷、九十章より成る康僧會譯の『六度集經』八卷を以て尤も其の部帙の大なるものとなすべく、其の五百本生の集輯は、恐らく中古以後のことなりと推察し得ると同時に、其の翻傳の時代を以て殆ど其の製作の時代と豫想して、さしたる過失なかるべきが如し。而して今茲に戒日王Śīladitya編纂の社得迦摩羅（若し此の戒日王を以て戒日王 Śīladitya 第一世とせば、此の兩者を同一なりとするも年代に於て異錯せず）と、『五百本生經』との同異に關する攻究は且らく別論とし、特に毘輪安阻囉本生の成立を案せんに、既に『五百本生經』といひ、又『總集五百夾』と

いふ。然るに現存の本生經は又五百五十有餘篇を攝む。且つ前陳義淨三藏の記述を併せ考ふるに、毘輪安阻囉は、『五百本生經』の編纂後に改作せられ、後に至りて其の本生經中にも編入せらるゝに至れるものならんと想定し得ん。換言すれば、『五百本生經』の最初の編輯は、西紀第五世紀の後期にありしなるべく、毘輪安阻囉の改作は、同第六世紀の末葉なりしならんか。但し此の毘輪安阻囉本生は、蘇達拏本生の改作せられたるものなりといふも、内容に於て差したる改變ありしには非ず。寧ろ單に脚色せられたるに過ぎずといふべきならん。唯かゝる新舊兩稱の存在は、偶以て其の傳説の新古を判せしむる資料とするに足る耳。從て後節に説明せんと欲する（註）ンチー北門に於ける横梁の浮彫圖の如きも、古傳に従へば、蘇達拏本生の圖なりと稱すべきもの、由來漢譯諸經典中に説かるゝ所の該本生譚は、悉く古傳にして、みな蘇達拏の舊稱に依れり。

二、其の本生聖跡に就て 蘇達拏即ち毘輪安阻囉太子の本生聖跡は北印度にあり、法顯の詣でたるや否やは明かならざるも、宋雲、竝に玄奘等は、親しく彼地に到て聖跡を禮拜せり。即ち『大唐西域記』第二致七（註）には

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翠塔波、無憂王所建。蘇達拏太子、于此

棲穩其側不遠有窣堵波。太子于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竝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卽古僊人之所居也。

といへり。猶同書には跋虜沙城附近の聖跡として、太子出門告別處及び婆羅門得二兒鬻賣處の事を記せり。宋雲の記する所は更に詳細なり。洛陽伽藍記第五卷に依るに

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特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暖。草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庵處。去塔一里。東山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踰座。遮媿媿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子養育父母處。皆有塔記。

とあり。予は上記の如き本生聖跡が、果して歴史的價值あるものなりや、將た單に一片の口碑たるに止まるものなりや否やを知らず。孰れにしても本生説話其ものに

對して、かゝる本生聖跡の存在することは、全然因由なしと云ふにはあらざるべし。特に今云ふ彈多落迦山は、舊譯に檀特山と呼び、佛教靈跡としては頗る有名なるものなり。但羅摩衍那 Ramayana 等にいふ所のマンダカ Mandaka 林は、今云ふ所のものは、其の位置を異にする所あり。又フェルガッソンの説に依れば、其の本生經の中に於て、ウエスサンタラの名は、其の母后が太子を産み落せる所の地名に因みて附せるものなりといふよりして、ウエスナガル Wesnagar と稱するサンチー隣近の地を以て、此の毘輸安咀囉の本生聖跡とし、サンチー大塔の造營の如きも、或はそれに就きて何等か因由する所あらんかといへり。

三、其の本生説話の梗概 毘輸安咀囉の名は、唯南海寄歸傳中に存するのみにして、其の以前の漢譯諸經典の中には、其の名を見ることなし。現時原文の存するものとしては、バリー本生經 Jataka (Fausb. No. 499.) 中に收むる所のものは、カウエル Cowell 氏の其の全文翻譯以前、既に夙にスペンス・ハーデー氏其の著『袖珍佛教論』 Manual of Buddhism 中に之を譯出し、ビール氏も亦『亞細亞學會報』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中に其の梗概を紹介せられたことなどもありて、多く世に知らる。又聖勇 Arya Sura の編著に係る『本生鬘論』 Jatakamala の中にも、此の本生一篇あり。漢譯『本生

『論』中には此の本生を缺くて、スベイヤー Speyer 氏所譯のものは、載せて『佛教聖書集』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 第一篇中にあり。其の他クシェーメーンドラ Kshemendra のアヴダーナ・カルバラター Avadānakalpalatā 中にも亦此の毘輪安阻囉本生的一篇を收むといへり。次に出せるは、フェルガッソン氏が其の著『樹木及龍蛇崇拜』 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に引用せるものより其の南方所傳のものゝ大要を録せり。

過去世ジャツラー Jayatūra 城にサンダ Sanda (Sanja) といふ王ありき。其の夫人はプツチ Phusati と呼ばれき。一子あり、ウエスサンタラ Wessantara と名つけぬ。少小の時より常に布施を好み。長ずるに及び、チエーチャ Cheiya 王の女、マドリ姫を納れて妃となし、男ジャリヤ Jaliya 女クリシナジナ Krishajina を挙げぬ。時に羯餞伽に早魃あり、其の王遙にウエスサンタラ太子が、靈白象を有するを聞き、七婆羅門を派して之を請はしめしに、ウエスサンタラは直に之を與へぬ。爲にウエスサンタラは其の國より擯せられて、ワンカギリ Wanka-giri の險處に追ひ遣らるゝ事となれり。されどマドリ妃は、深くウエスサンタラに附侍し、即ち衆寶を以て窮乏に布施し、共に配處に向ひぬ。其の初めは妃は女を抱き、太子は兒の手を執りつ、馬車に乗り出發したりしが、行々二婆羅門の乞ふに任せて、其の馬を施與しぬ。天帝釋 Sakra は之を見て、

馬に假裝せる四天人を送りて、之を引かしめしが、再び老婆羅門の車を乞ふに依り。又直に之を施捨しぬ。是に於て太子は男、妃は女兒を伴ひて、配所ワンカギリに赴き、毘輪羯磨 Wiswakarma の設けたる二草舎 Pansal に入りて、即ち其の處に住しぬ。然るにジュジャカ Jujaka と稱する老婆羅門あり、奴婢と爲さんが爲に、來りて二童女を太子に乞ふ。太子は妃の不在なるに拘はらず、二兒を與へんとするに、二兒逃れ隠れたるも遂に出して之を與へたり。されど二兒は婆羅門の躓き倒るゝを見るや、馳せて父處に還り來りぬ。而も太子は再び二兒を見捨てければ、婆羅門即ち二兒を縛り杖を以て鞭ちつゝ歸り去りぬ。時にマドリ妃は、草舎に歸らんとするに、天帝釋は猛獸に扮せる四天人を送りて、其の行路を遏きぬ。太子が二兒を施捨し了れる時、天帝釋は更に自ら假裝して老婆羅門となり、妃を以て己が婢とすべく、其の施與を太子に迫りたりしが、太子は喜て亦其の需に應じぬ。されど、妃も二兒も孰れも還されて太子ウエスサンタラの許にあり、斯くて安穩にジャツラーに還りぬと。

今之を北方所傳の蘇達拏舊譯に須大拏と云ふ、本生に對照するに、其の説話の骨子とする處は差したる異錯なきも、而も間小異ありと云ふを得べし。漢譯經典中、其の説の詳細なる者は、『六度集經』第二(宙五<sub>左</sub>)、太子須大拏經(宙五<sub>右</sub>)、根本說一切有部

毘奈耶藥事第十四(寒四左)、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第十六(寒三左)等に出づ。『菩薩本緣經』卷上(藏七左)にも亦今と略同様の本生説話を掲ぐ。但記述餘りに詳密にして、今其の全文を再録すること能はず。故に單に『六度集經』に就き重要なる事項と思はるゝ點三五を摘出せんに、國の名は葉波王の號は濕隨名は薩閣、太子の名は須大拏と云ふ(母后の名を録せず、羯陵伽國旱魃の記事なし、遠近の諸國王、葉波國の國寶にして羅闍憇大檀と名づくる白象の威力武勢、南方所傳にては雨を降らしむる靈能ある象とせり)を怖れ、太子に乞ふて體よく之を得せしむ。爲に太子十年を期し檀特山に逐はる。妻子從ふ。妃の名は曼抵、二兒の名、男は耶利、女は鬪拏と呼べり。愈城を出てより、行々馬を捨し、車を施し、遂に凡ての物を施捨し、全く空手となりて、三七日にして檀特山中に入り、道士阿周陀に就て學道し、自ら柴草をもて屋を造り住せりと云ふ。今說中には太子が馬を施せし際に天帝釋が四天使を送りし記なく、又其の草舎を毘輪羯磨の設くる所なりとも云はず。時に鳩留國に老貧梵志あり、其の妻少年遮要調と姦し、相謀りて梵志をして葉波國に到り須大拏の二兒を乞はしむ。梵志即ち葉波國に至る。太子既に檀特山にあるを聞き、又之に赴く、路に獵夫に遇へり。梵志遂に山に到りて太子に謁し、二兒を得て還る。道すがら二兒を鞭す、遂に其の國

に還り、更に之を本土に賣る。其の祖父なる國王之を救ふ。其の太子の二兒を老梵志に施捨せし時、妃は果を採らんが爲め山中にあり、將に歸らんとするに、帝釋化して師子白狼等となり、其の行路を遮りぬ。妃草舎に還れる時、二兒は既にあらざりき。帝釋亦更に化して、梵志となり、妃を乞ふ、太子亦之を與へぬ。後に至り太子、妃共に迎へられて其の國に歸り、舉國安穩を得たりといふにあり。

四、サンチー北門の浮彫に就て 戲曲毘輪安咀囉の原材となりし蘇達拏本生は、古代より佛教徒の間に喧傳せられしものなるは、『六度集經』第一(宙五左)に「猶太子須大拏。布施貧乏。若親育子。父王屏逐。惑而不怨」といひ、『菩薩本行經』卷下(宙五左)には「須大拏太子時。二兒及婦。持用布施」と説き、『大智度論』第十二(往一左)にも「如須提拏太子。好愛。以其二子。布施婆羅門。次以妻施」と記せるを初とし、諸書に此の太子の事蹟を載せるものあるに徴して知る事を得べし。然るに今サンチー北門の横梁の中に、此の本生説話の委曲を現はせる雄偉なる浮彫圖あり。泰西學者は、夙に此の圖を以て毘輪安咀囉本生の圖なりと説明せるも、予の卑見を以てすれば、是れ寧ろ該毘輪安咀囉本生の原材となりし古蘇達拏本生の説話を根底として圖として現はせるものなるが如し。即ち今此の圖を検するに、横梁前面中央部の浮彫に於ては、右端には

太子が白象施捨の一段を現はし、其の稍左には太子宮門を出づる處、即ち經に所謂「太子妻兒稽首拜退、宮内巨細靡不哽咽」の光景を刻せり。中央は「令妻子昇車、轡轡而去。始欲就道。又逢梵志來從乞馬。以馬惠之」の一段、即ち妻子昇車太子轡轡の狀を畫き、其の左上部には、梵志馬を得て退去する所を表はせり。左端は「自於轅中、挽車進道。又逢梵志來向其車。即下妻子以車惠之」の有様を圖せるもの、其の上端には、梵志車を得て去るの狀を出せり。此等の光景中、中央なる太子轡轡より左方の圖に就き、フエルガ ン 氏が「To the left again we see a man holding up the pole of the chariot, after the horses had been taken away by the Brahman, to whom the were given, and above this, turning towards the right, the four horses provided by Sekra are being harnessed, and we see indications of the approach to the forest. といへるは、強て南方傳説によりて、帝釋の奇蹟を附會するものにして、圖相より云ふ時は、寧ろ上記の説明を以て遺漏なしといふべし。同左方部に在りては、經の「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都盡無餘。令妻嬰女已自抱男」の有様を彫出せるもの、但フエルガ ン 氏は之に對し「On the corresponding projection on the left-hand we have the four children, one in arms, with their horses and attendants, bu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guess what may be the action it is intended to represent. といへり。」

同右方部のものに就きては、フエルガ ン 氏は「Whether it represents Wessantara in some previous state or some other Bodhisatwa is not clear, but it seems certainly connected some way other with main story. といへるも、予は寧ろ「有一道士名阿周陀、久處山間、有玄妙之德。即與妻子詣之稽首。却又手立」の有様に擬せんとす。唯二兒の容を見ざるは、聊か疑の存する所なり。」

其の背面中央部の浮彫に於ては、右方草舎の附近に於ける有様は、太子妃及び其の二兒の山中生活を圖せるもの、其の中央上方に當り、梵志の側に一獵夫ありて弓を張り居る圖は、經所説の「王使人示其徑路。道逢獵士。曰子經。歷諸山。寧視太子不。獵士素知太子逃逐所由。勃然罵曰。吾斬爾首。問太子爲乎。梵志怛然而懼曰。吾必爲子所殺矣。當權而詭之耳。曰王逮群臣。令呼太子還國爲王。答曰大善。喜示其處」とある、婆羅門が獵夫に邂逅せる處を顯はせるものなるべし。此の圖及び其の右なる太子妃歸舎の圖に對して、フエルガ ン 氏が「Further on the prince gathers fruits, and the unfortunate princess bears a heavy burden on her head, and carries something also in her hand; between them a boy, apparently an attendant is shooting game. といへるものは、其の解説を誤らずやと思はる。」



其の下方右に「太子右手沃澡、左手持兒授彼梵志」の圖、其と並びて「太子持兒、令梵志縛、自手執繩端」の圖あり。其の太子施二兒の上方に「母時採果中略、帝釋念曰、菩薩志隆、欲或其弘誓之重任、妻到壞其高志也、化爲師子當道而蹲」の有様、更に其の右に草舎前「婦還觀太子獨坐、慘然怖曰」云云の狀を圖せり。又梵志率二兒の有様を圖せる其の左に「以右手持水澡梵志手、左手提妻適欲授之」の圖あり。其の上部に「梵志曰、婦之賢快誠如子言、敬諾受之、吾以寄子、無以惠人、又曰、吾是天帝、非世庸人也、故來試子」とある。帝釋が太子に向て妃を反へせる所ならんと思はるゝ圖あり。其の左方の圖様に就きては、未だ審かならざるものありと雖も、要するに父王の意解けて其の使者太子を迎ふ所の圖に配すべきものならんも、若し「太子須大拏經」の説に従へば「太子即著衣、與妃俱還、敵國怨家聞太子當還、即遣使者、裝被白象、金銀鞍勒、以金鉢、盛銀粟、鉢盛金粟、逆於道中以還太子（中略）終不還受、速乘象還去、謝汝國王、若屈使者、遠相勞問、於是使者即乘象還」の一段、或は「父王乘象出迎太子」の説話を圖せるものならん。同右方部に於ける圖に就きて、フェルガッソン氏は「The prince and princess are seated in their garden by the side of a pond. The two elder children are seated likewise under a tree in the centre, and the two younger with their attendants to the right; the youngest being still in arms.」

説明せらる。予は未だ之に就き確たる考へなきも、寧ろ「梵志晝寢、二兒逆逃、自沈池中、荷蕩覆上、水蟲偏身、寤行尋求、又得兒矣、捶仗縱橫、血流丹地、天神愍念、解縛愈傷、爲生甘果、令地柔軟、兄弟摘果、更相授噉、斯果之甘、猶苑中果、斯地柔軟、如王邊縑、縑矣、兄弟相扶、仰天呼母」の一段を圖敘せるものゝ如し。

同左方部のものに就きては、此の説話の大團圓たる、恐くは葉波王宮太子歸還の圖、經に「太子入城、頓首謝過、退勞起居、王復以國藏珍寶都付太子」といへるものなるべし。但しフェルガッソン氏は之を「On the left projection is the palace at Jayapura, the two children standing in the front of the external gateway」と説明し置けり。上記はフェルガッソン氏が、専ら南方傳説に本づき、解説を加え置かれたるものに對し、主として「六度集經」の説明に依りて、其の不完と思はるゝ點を補綴したるものなるが、前にも云へる如く、予は具にパーリ本生經等の全文を披見したるものに非らざるを以て、如何なる程度まで、此等の傳説と圖像との間に類同或は異錯を存するやを詳にせずと雖も、予は毘輸安阻囉は中古の改作に係るものにして、蘇達拏は其の古傳なること、圖像に對する教證は、寧ろ「六度集經」等の古傳の方に多くの一致を認むること、サンチー塔門の建造が、甚だ古き時代に屬すること等より推考して、今説明せるサンチー北門橫梁

の浮彫圖を以て、毘輸安阻囉本生と云ふよりは、寧ろ其の古に就て須大拏本生の圖像なりといはんと欲す。

五、爾餘の須大拏本生像 蘇達拏即ち後世の所謂毘輸安阻囉本生の圖像は、此のサンチー以外に於ても、古く世に行はれ居たりしが如し。洛陽伽藍記第五卷に「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内佛事皆是石像。莊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曜人目。寺前繫白象樹。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内圖太子以男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とあり。其文に「寺内圖太子以男女乞婆羅門」といへるは、則ち須大拏本生の一節、太子か耶利、鬪拏の二兒を以て老貧婆羅門に施與せる狀を圖せるものなり。されば予等は宋雲の北天に旅行せる時代に當り、佛沙伏城北(楞云、佛沙伏城は玄奘の所謂跋虜沙城なり。世の識者、此の地名を以て布色羯邏伐底に配せるは甚だしき誤謬なり。布色羯邏伐底は法顯の所謂健陀羅にして、宋雲の紀行中には「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眠施人處亦有塔寺。寺上有迦棄佛跡」の文に當り、其の地名を擧げざるも、其の須提羅本生大塔の記載よりして、明に其の位置を考定するを得るなり)の白象宮と稱せらるゝ伽藍中に、優秀なる石刻の須大拏本生圖像ありしとを認知し得べし。而るに「西域記」第二致七卷に玄奘其の遺趾を記して、單に「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拏太子以

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譴被擯。願謝國人。既出郭門。于此告别。其側伽藍五十餘。僧徒竝小乘學」といへるに依れば、玄奘三藏西遊時代には、既に其の莊嚴を失へるものならんか。更に遡りて法顯三藏は西紀五世紀の初に錫蘭に於て、其の畫像を實見し來れり。即ち「法顯傳」に「或作須大拏。或作跋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といへる是なり。現存の古美術品中に存するもの、サンチー以外西域の古遺物中にあり、又ブルフートの遺品中に有之との事なるも、未だ檢案せず。

## 第七章 提和竭羅佛の化城示現

提和竭羅 Dipankara 佛の化城示現の圖は、是れ亦サンチー Sanchi 塔門の浮彫中に存在するものなるが、予が讀みたる漢譯佛典中、此の提和竭羅佛化城示現の本生説話を録せるもの二あり。四分律第三十一(列五想)及び佛本行集經第二(辰七)に出せるものは是れなり。其中「四分律」に記載せる所のものは古簡なれども、「佛本行集經」に録出する所は、頗る詳密を極めたり。則ち「四分律」には、單に次下の如く記せるを見る、曰く

時定光如來。去提婆跋提城不遠。化作一大城。高廣妙好。懸繪幢旛。處處剋鏤。作衆鳥獸

形。周匝淨妙浴地園果。勝於提婆跋提城。化作人民。顏貌形色。亦勝彼國人民。使己國人民共與往來。交接爲親友。買人當知。定光如來。觀察提婆跋提城人民。諸根純熟。即使化城。忽爾火然。時提婆跋提城人見此已。極懷愁憂。厭離心生。定光如來。於七日之中。度十六那由他人。五十億聲聞。

今文に定光とあるは、提和竭羅佛の譯名にして、古來錠光、燈光、燃燈等と翻譯せらるるものなり。蓋し此の提和竭羅佛の説話としては、釋尊本生の一たる儒童梵志が、此の燃燈佛に散花供養し、爲に却後九十一劫、遂に正覺を成して、釋迦牟尼世尊となるべしと授記せられたる事を記載せるを以て尤も有名なるものとす(楞云、此の儒童本生の説話を圖せるものは、健駄邏附近の遺品中に存在す。予が考ふる所に依れば、此の提和竭羅佛と、過去七佛の第一たる維衛佛とは、南北兩傳を通じて、同じく釋尊に對する前世授記者として幾分の神話的冥合を認むることを得べきものなり。而して特に此の提和竭羅佛陀の本生譚は、大乘神話の原始的、基礎的素地を爲せるものたるは事實にして、彼の『六度集經』、『增一阿含經』、『賢愚經』等に記載せらるる女人の本生の如き、大乘諸經典所説の佛名と互に相關聯して、多佛思想の研究には屈強の材料といふべく、就中彼の『增一阿含經』所説の寶藏佛と、『悲華經』所説の同佛の本

生説話の比較研究の如きは、大乘神話發達の道程を尋ぬるに於て、無上の好資料たるを知る。從て此の本生は、佛教神話學上、殆ど根抵的思想を形成せるものにして、其の思想發現の狀態及び其の地理的發達の考察の如きも、多少系統ある研究を要するものあるなり。且前記の儒童本生は、諸經に記載されあるも、今此の化城示現の説話は、諸經論に稀に見る所にして、予の如きも未だ二以上を検出し得ざる次第なりとす。其の『佛本行集經』に記載せらるるものとは次の如し。

彼然燈佛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作如是念。此衆生輩。就着五欲。放逸多時。迷荒無厭。我今當化令彼覺知。作是念已。從燈炷城出。住空中。化作一城。名閻浮檀。於彼城内。化作種種琉璃諸屋。於其城外。又復化作種種七寶多羅之樹。七重行列。七寶莊嚴。如上所説城莊嚴事。其城縱廣。東西南北。五千由旬。又其城内莊嚴之具。如忉利天。一種無異。彼城内人壽三千歲。此閻浮提諸衆生等。悉遙觀彼一切人民。受於歡樂。自恣五欲。悉見悉知。悉聞悉美。時然燈佛如是過於三千歲後。生是念言。我今可作神通變化。令閻浮人生厭離想。時閻浮人見然燈佛所居之城。四壁皆出猛火焰熾。生大恐怖。共相謂言。嗚呼彼城。自然燒盡。不久漸滅。時閻浮提一切人民。諸根成熟。應得佛化。彼等人民。見彼化城。四面火起。熾盛燒然。怖畏驚恐。求歸依處。無救護者。欲求解脫。無能度者。發此言已。願

於彼城下來至此。或復此城上至於彼。我等一切當滅彼火。是時天龍夜叉輒圍婆人非人等。出於彼城。告我等言。何故此城自出火然。時彼城前。忽爾自然出三閻道。一金所成。二銀所成。三頗梨成。其閻道間。各有雜寶多羅樹行。彼多羅樹出大聲云。汝等人輩。宜速聚集會於一處。若汝心欲見然燈佛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者。彼佛不久欲下閻浮提。時閻浮提一切人民。皆悉往詣彼閻道所。見燃燈佛。從城內出。於閻道下。時諸梵釋四天王等。前後圍繞。閻浮提人見彼佛已。皆大歡喜。各生是心。我等前者。欲視如來。今已得見。復更生念。我各於先問佛是事。此城何故。如是火然。如來應爲我等解釋。時然燈佛足蹈地已。其諸人民。悉各皆念。我獨頭面頂禮於佛。而發是言。我得於先頂禮佛足。時然燈佛坐師子座。坐已爲彼衆生說法。所謂讚歎布施之事。持戒之事。離欲之事。得漏盡法。說於出家功德之利。助清淨法。如來見此閻浮提人。聞佛說法。信樂聽受。生歡喜心。心意柔軟。心得無礙。如來更復爲說諸法。如往昔佛。知於衆生機根說法。令其歡喜。所謂苦集滅道。世尊今復爲閻浮提人。具足說此四諦之法。時然燈佛。初日說法。教化度脫六百億人。悉皆漏盡。證阿羅漢。心得自在。第二日化五百億人。第三日化四百億人。第四日化三百億人。第五日化二百億人。第六日化一百億人。第七日化五十億人。悉皆如上得阿羅漢。至於第二一七日內。教化度脫百一億人。最後第三一七日內。復度七十五億衆生。悉

得上利。漏盡意解。成阿羅漢。彼然燈佛。住世一劫。其諸比丘聲聞弟子。爲世間人作利益故。

之を前掲『四分律』の記載に對するに、所謂化城の示現てふ其の傳説の骨子とする所は同じきも、其の化作大城の事實を空中に於てせることと爲せるが如き、三閻道示現、提和竭羅佛下降の記載を出せるが如き、其の記述に於て、二説の間稍異なる所あるを知るべし。蓋し『四分律』は曇無德部相承の律本なるに、今此の『佛本行集經』所載の右傳説は、經の註に、迦葉遺部作如是説といひて、明に迦葉遺部の傳説なりと説けるに依れば、同じく此の提和竭羅佛の化城示現の説話に於ても、部執相承の異なるに從て、其の傳説にも、多少の異錯ありしものなることを認むるを得べきが如し。

又フェルガッソン氏は、其のサンチー塔門の浮彫圖説明の爲に Mr. Beal thinks he has discovered the subject in the legend of Dipankara Buddha, which he has consequently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the last number of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といひて其の下に左の説話を記せり。

That from the wick of his lamp he caused the appearance of a city to proceed and fix itself in space. The city was four square, 5,000 yojanas each way—35,000 miles.—After 3,000 years he thought

thus, 'I must convert the people of Jambudwipa by some spiritual manifestation.' The then people saw the city emit from its four walls very fierce flames, bright and burning hot. The great fear filled their breasts and they congregated together, and spake thus, 'Alas, alas! see how yonder abode is burning in flames, surely it will, soon be entirely destroyed, and they pray to be allowed to assist in extinguishing the flames. Just then they saw Devas, Nagas, Yakshas, Gandhavas, those who were men and not men (Kinnaras) come forth from the city and cry out why do these flames burn so. Then suddenly before the place there appeared three porchways, one of gold, another of silver, and a third of crystal. From out of these Diṅkera Buddha issued to convert all Jambudwipa. 是れ即ち『佛本行集經』なり。從て夫の『四分律』の説とは稍異なる所ありとす。而してフェルガッソン氏は之の説話を以てサンチー塔門の浮彫圖に照合し

There is so much in this narrative that illustrates the sculpture that it seems probable that Mr. Beal may be right in his identification, but if this is so the legend, as we now have it, must have been very much altered from what it was in the first century. This is not burning city in mid-air, but a burning mountain, and with no inhabitants to excite pity, but the human-faced rams and dog-headed figures we a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from Plate XV., and hardly deserve the

names given them in the text. The doorway too, with an altar in front, looks much more like a rock-cut temple than a city gate, and altogether the whole is so unlike the minute accuracy of the sculptures representing the Vessantara Jataka, that I would feel inclined to pause before laying too much stress upon it; but as I have no better conjecture to offer, it may be allowed for the present, at least, to stand.

といへるが、思ふに圖其のものに對する説明としては、『佛本行集經』等の説は、フェルガッソン氏の難せる如き異錯に對する批議を免るゝ事能はざるが如し。但し『四分律』の説を之に配するに、其の簡古なるだけ、前者に對する如き程の辨難は之れなしとするも、未だ猶ほ完璧といふ能はざるものあらん。予亦此の圖を以て所謂提和竭羅佛の化城示現の有様を表はせるものなりとする判定を下すに就きては、多少の疑惑なきに非ずと雖も、既に此の化城示現の説話が、曇無德、迦葉遺部等の諸學派間に此の説話の傳承され居たるものなるを思へば、此の圖を以て該化城示現の圖なりとするも、強ち憶斷にあらざるべきことを信するものなり。猶此の圖の説明に參考すべき傳説としては、『洛陽伽藍記』第五に往昔尸毘王の倉庫の燒失せしことを傳へて『昔尸毘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燦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瘡患。』と云へり。

予更に考ふるに、此の圖は、燃燈佛が化城を示現して燒然する相を出せるに非ず、又尸毘王の倉庫の燒然する有様を圖せるにも非ずして、『長阿含經』第十(次九經)に説くが如く、釋尊が毘陀山帝釋窟内に於て、火焰三昧に入り給ひ、爲めに彼の山同一火色を呈せる相を圖せるものなりと爲す可きが如し。第一篇第二章 第四節參看

### 第八章 印度アマラーヅチー石欄の雲馬及び

#### 尸毘本生

一、アマラーヅチー大塔欄楯の造建者 アマラーヅチー Amravati の大塔は、南印度キストナ Kistna (古名 Krishna) 河の南岸に在り。玄奘三藏の『大唐西域記』等に云ふ所の馱那羯磔迦 Dhanakataka 國の阿伐羅勢羅 Avarasila 僧伽藍は、即ち此の地に當れり。今や其の塔趾は、夙に全く荒廢に歸し、其の周圍の欄楯の如きも、主要なる遺品は、大方マドラス Madras の博物館に運去られたるが、蓋し印度に於ける佛教古雕刻中、尤も精巧を極めたるものは、即ち該欄楯の彫刻なり。而して該欄楯の製作年代に就きては、泰西學者は、大抵西曆第二世紀頃なる可しと云へり。然るに、『大方等無想經』第六(盈十經)に依るに、

我涅槃已七百年後。南天竺有一小國。名曰無明。彼國有河。名曰黑闇。南岸有城。名曰熱穀。其城有王。名曰等乘。其王夫人。產育一女。名曰增長。其形端嚴。人所愛敬。護持禁戒。精進不倦。(中略)爾時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閻浮提中所有國土。悉來承奉。無拒違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見。爲欲供養佛舍利故。遍閻浮提起七寶塔。齎持雜彩。上妙幡蓋。栴檀妙香。周遍供養。見有護法持淨戒者。供養恭敬。有破戒毀正法者。呵責毀辱。令滅無餘。

とあり。蓋し案するに、佛滅七百年の懸記は、龍樹菩薩と略同代にして、大約西曆第二三世紀の頃に配當すべく、黑暗(梵名 Kirsna) 河南岸と云へば、今のアマラーヅチー塔の所在に當る。然らば、今塔の欄楯の造建者は、恐らく此の增長女王なるべし。

二、尸毘本生 尸毘本生 Divi-Jataka は、須大拏本生、及び摩訶薩埵本生等と共に、諸本生中尤も有名なるものの一にして、諸書に其の記載あり。本生聖跡は、北印度烏仗那國耆揭釐城の西南地方に當り、法顯三藏時代には、特に宿阿多(Shodda) 國と稱せられたりし處にあり。古代北印度四大塔の一として、莊嚴なる大塔ありて、巡禮者の參拜其の跡を絶たざりしが如く、法顯三藏を始め、惠生、宋雲及び玄奘等も皆此の地を訪へ

り。即ち『法顯傳』致六<sup>三</sup>には、法顯等住此國夏坐。坐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割肉貿鴿。佛既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鴿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飾。とあり。又『洛陽伽藍記』第五<sup>三</sup>には、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勅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千關至乾陀羅。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雀離浮圖南一石塚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墓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毘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昔尸毘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焦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瘡患。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と記し。『大唐西域記』第三致七<sup>三</sup>には、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宰塔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尸毘王。爲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といへり。

漢譯諸經中、此の本生に就き詳細なる記述を出せるものは、『六度集經』第一(宙五<sup>五〇</sup>)、『大莊嚴論』第十二(暑四<sup>三</sup>)、『大智度論』第四(往一<sup>三</sup>)、『賢愚經』第一(宿九<sup>三</sup>)、『菩薩本生鬘論』第一(暑五<sup>三</sup>)及び『撰集百緣經』第四(宿十<sup>三</sup>)等あり。其の他『菩薩本行經』卷下(宙五<sup>三</sup>)には、我爲尸毘王時。爲一鴿。故割其身肉。興立誓願。除去一切衆生危險。と云ひ。『大般涅槃經』第三十九(盈六<sup>三</sup>)には、亦如頂生。善見。忍辱。那睺沙王。耶耶帝王。尸毘王。一又鳩王。

如是等王。具足善法。と説き。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第二(地十<sup>六</sup>)には、昔有飛鴿。來投我。即割身肉。濟彼命。如是持刀割肉時。無驚無怖。心安隱。と述べ。又『師子素駄婆王斷肉經』(藏八<sup>四</sup>)にも、又念過去阿僧祇劫。釋提桓因。處忉利宮。以於過去食肉餘習。變身爲鷹。而逐鴿。我時作王。名曰尸毘。慙念其鴿。秤身割肉。代鴿償命。尸毘王者。我身是也。とあり。亦以て此の話説が如何に古く且盛に行はれたるものかを察知すべし。

而して右漢譯諸經典の中に説明せられある該本生譚中、大體に於ける説話の骨子とする所は、即ち割肉貿鴿の事を記するに於て、互に相一致する所ありと雖も、其の説述の繁簡、文飾の補修等は、例に依て多少の相違あり。今其の一二を出さんに、『六度集經』には

昔者菩薩爲大國王。號薩波達。布施衆生。恣其所索。感濟厄難。常有悲愴。天帝釋。觀王慈惠。德被十方。天神鬼龍。僉然而曰。天帝尊位。初無常人。戒具行高。慈惠福隆。命盡神遷。則爲天帝。懼奪己位。欲往試之。以照真僞。帝命邊王曰。今彼人王。慈潤霽霈。福德巍巍。恐于志求奪。吾帝位。爾化爲鴿。疾之王所。伴恐怖。哀彼王。彼王仁惠。必受爾歸。吾當尋後從。王索爾。王終不還。必當市肉。以當其處。吾詭不止。王意清眞。許終不違。會自割身肉。以當其重也。若其秤肉。髓而自重。肉盡身痛。其必悔矣。意有悔者。所志不成。釋即化爲鷹。邊王

化爲鴿。鴿飛趣於王足下。恐怖而云。大王哀我。吾命窮矣。王曰。莫恐。莫恐。吾今活汝。鷹尋後至。向王說曰。吾鴿爾來。鴿是吾食。願王相還。王曰。鴿來以命相歸。已受其歸。吾言守信。終始無違。爾苟得肉。吾自足爾。令重百倍。鷹曰。吾唯欲鴿。不用餘肉。希王相惠。而奪吾食乎。王曰。已受彼歸。信重天地。何心違之乎。當以何物令汝置鴿歡喜去矣。鷹曰。若王慈惠。必濟衆生者。割王肌肉。令與鴿等。吾欣而受之。王曰。大善。卽自割髀肉。秤之。令與鴿重等。鴿踰自重。自割如斯。身肉都盡。未與重等。身瘡之痛。其爲無量。王以慈忍心。願鴿活。又命近臣曰。爾疾殺我秤髓。令與鴿重等。吾奉諸佛正眞之重戒。濟衆生之危厄。雖有衆邪之惱。猶若微風。焉能動太山乎。鷹照王懷。守道不移。慈惠難濟。各復本身。帝釋邊王。稽首干地曰。大王欲何志。尙惱苦若茲。人王曰。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之位。吾觀衆生。沒于盲冥。不觀三尊。不聞佛教。恣心于凶禍之行。投身于無擇之獄。觀斯愚惑。爲之惻愴。誓願求佛。拔濟衆生之困厄。令得泥洹。天帝驚曰。愚謂大王欲奪吾位。故相擾耳。將何勅誨。王曰。使吾身瘡愈復如舊。令吾志尙布施濟衆行高踰今。天帝卽使天醫神藥。傳身瘡愈。色力踰前。身瘡須豁然都愈。釋却稽首。遶王三匝。歡喜而去。

之を『大智度論』、『大莊嚴論』等の餘の經論の説に照合するに、直に其の説話の原始的なるを認むるを得可し。而して其の説話の綱領とする所は、差したる異錯なきも、其

の王名を尸毘といはずして、薩和達と呼べる如き、其の鴿に裝せる邊王を以て毘首羯磨天となせるが如き、其の他記述の潤色、話傳の訛轉に依て、往々變化されたるものあり。例せば其の最後の一段を『六度集經』の説にては、帝釋が天醫に命じて醫療せしめたることになり居るも、今『大智度論』の文には、是時菩薩作實誓願。我割肉血流不瞋不惱。一心不悶。以求佛道者。我身當卽平復如故。卽出語時。身復如本。といひて、王自身が誓願の功德力に依りて復活したるものなりとなし居る如き、以て其の説話としての發達の一般を推見するに足るべし。此の説話を録せしものとして、比較的新代の譯出にかゝる『菩薩本生鬘論』には、之を次の如く記せり。

我念往昔無量阿僧祇劫。閻浮提中有大國王。名曰尸毘。所都之城。號提婆底。地唯沃壤。人多豐樂。統領八萬四千小國。后妃采女。其數二萬。太子五百。臣佐一萬。王蘊慈行。仁恕和平。愛念遮民。猶如赤子。是時三十三天帝釋天主。五衰相貌。慮將退墮。彼有近臣毘首天子。見是事已。白天主言。何故尊儀忽有愁色。帝釋謂言。吾將逝矣。思念世間佛法已滅。諸大菩薩不復出現。我心不知何所歸趣。時毘首天復白天主。今閻浮提有尸毘王。志固精進。樂求佛道。當往歸投。必脫是難。天帝聞已。審爲實不。若是菩薩。今當試之。乃遣毘首變爲一鴿。我化爲鷹。遂至王所。求彼救護。可驗其誠。毘首自言。今於菩薩正應供養。不宜



加苦。無以難事而逼惱也。時天帝釋而說偈曰

我本非惡意 如火試真金 以此驗菩薩 知爲真實不

說是偈已。毘首天子化爲一鵠。帝釋作鷹。急逐於後。將爲搏取。鵠甚惶怖。飛王腋下求藏避處。鷹立王前。乃作人語。今此鵠者。是我之食。我甚饑急。願王見還。王曰。吾本誓願。當度一切鵠來依投。終不與汝。鷹言。大王今者。愛念一切。若斷我食。命亦不濟。王曰。若與餘肉。汝能食不。鷹曰。唯新血肉。我乃食之。王自念言。害一救一。於理不然。唯以我身可能代彼。其餘有命。皆自保存。即取利刀。自割股肉。持肉與鷹。質此鵠命。鷹曰。王爲施主。今以身肉代於鵠者。可稱令足。王敕取稱兩頭施盤。挂鉤中央。使其均等。鵠之與肉。各置一處。股肉割盡。鵠身尙低。以至臂脇。身肉都無。比其鵠形。輕猶未等。王自舉身欲上稱槃。力不相接。失足墮地。悶絕無覺。良久乃蘇。以勇猛力自責其心。曠大劫來。我爲身累。循環六趣。備禁萬苦。未嘗爲福利及有情。今正是時。何懈怠耶。爾時大王作是念已。自強起立。置身盤上。心生喜足。得未曾有。是時大地六種震動。諸天宮殿。皆悉傾搖。色界諸天。住空稱讚。見此菩薩難行苦行。各各悲感。淚下如雨。復雨天華而伸供養。時天帝等。復還本形。住立王前。作如是說。王修苦行。功德難量。爲希輸王釋梵之位。於三界中。欲何所作。王即答曰。我所願者。不須世間尊榮之報。以此善根。誓求佛道。天帝復言。王今此身。痛徹骨髓。寧有悔不。

王曰。弗也。或觀汝身。甚大艱苦。自云無悔。以何表明。王乃誓曰。我從舉心迄至于此。無有少悔。如毛髮許。若我所求。決定成佛。真實不虛。得如願者。今吾肢體。即當平復。作此誓已。頃得如故。諸天世人。讚言。希有。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佛告大衆。往昔之時。尸毘王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

此の文蓋し『賢愚經』の記載と全同じ。又説話の内容は、略『大智度論』等の説述に遵し。但し上記の諸典據中、尤も詳細に且優麗なる筆致を以て記されたるは、『大莊嚴論經』の記載とす。例へば鵠が王の腋下に入れる一段を敘するに、『爾時化鵠爲鷹所逐。鵠現恐怖。於大衆前來入尸毘王腋下。其色青綠。如蓮華葉。其光赫奕。如黑雲中虹。曠白嚴麗。諸人皆生希有之想。』など云へる如く、其の文彩麗を極めたり。然るに『撰集百緣經』に依るに、上記の諸經論の説とは大に其の説話の結構を異にし、唯帝釋が大鷲身を現じて試問する記事を出せるのみにして、割肉質鵠の事なく、返て眼施の事を敘せり。是の如く種々に變化して傳へられたるもの、パリー『本生經』及び梵文『本生鬘論』等に明す所の本生譚即ち之に同じ。而して今印度アマラーヴチー *Amravati* 塔の石欄の浮彫中に、此の尸毘王本生の圖三四あり。之に就きフェルガッソン *Fergusson* 氏は、其の『樹木及龍陀崇拜』に

The lower bas-relief under the central circle on this pillar is one of the most curious and interesting of the Amravati sculptures. It represents the legend of King Sivi, who, to redeem the life of pignon which had claimed his protection, offered to the falcon that was pursuing it an equivalent weight of his own flesh cut from his right thigh. The story goes on to relate that the dove, which was an incarnation of Agni, went on increasing in weight supernaturally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n order to counterpoise it he was obliged to cut off, and throw all his flesh into the scales, and then his whole body, when Indra who was personified by the falcon acknowledged his goodness of his self-sacrifice.

と記し猶ほ語を繼ぎて下の如く記されたり。

The Sivi Jataka has not been translated, but I learn from Herr Kausböhl that this is not of the story there related, and the particulars given above are taken from the Mahābhārata where the story is told twice over with very slight variations. It is also alluded to by fa-hian who, enumerating the sacrifices of Bodhisattva, says, "he mangled his flesh to deliver a dove from the hawk" and it certainly was a favourite legend of the early Buddhists. I do not detect it at Sanchi, but it occurs twice at least again at Amravati, Plate LXXXII. and Plate LXXXIII, probably also in LXXXI.

今フエガッソン氏が指摘し置かれたる四圖に就て之を見るに第一の圖 (Plate LX.) は王が鴿を保護し居る所を右方に、中央には經文に所謂「王侍人奉勅取秤。爾時大王雖見秤來。都無愁色。即出其股。脚白滑澤。如多羅葉。中略。天王自捉刀。欲割股肉。輔相大臣。號泣諫諍。不能令止。」(大莊嚴論)の狀を畫き、其の左には、帝釋等既に本身を現し、王身も亦既に平復せる此の説話の末段を畫けるものならんと思はるゝ圖あり。第二の圖 (Plate LXXXIII.) は同じく鴿が王の腋下に生を禿せる有様と、及び經文に「王勅左右。疾取稱來。以鈎鈎中。兩頭施盤。即時取鴿。安著一頭。所割身肉。以著一頭。割股肉盡。故輕於鴿。復割兩臂兩脇。身肉都盡。故不等鴿。爾時大王舉身自起。欲上稱盤。賢愚經」とある其の稱盤に上らんとし、左足を盤中に投じ居る圖を載せり。但茲に注意すべきは、此等兩圖に於ける其の鴿が王腋下に保護せられある一段中、將に現はされ置かれざる可からざる化鷹の像を見ざることなるが、此は或は案ずる既に論の本文に「鷹立王前作人語」とあるより考ふれば、是れ後人が便宜上之を人形にして現はせるものなるやも知る可らず。若し然らば今其の圖中に於て左側に在て王に向て何物か乞ひつゝある人者は即ち化鷹なるべし。其の第三 (Plate LXXXII.) 及び第四 (Plate LXXXI.) は、王が股肉を割截しつある圖(楞云若しブルフート塔等の本生圖の例に準せば、是

これは鶴を腋下に保護し居る所を上段に、股肉を割き居る所を其の下方に、則ち二段の説話を一圖中に現はせるものたるべし(即ち今の第一圖の中央の一段丈を現はせるものならんが如し)。

此の圖と『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 史詩中の説話との干係に就ては、予今之を攻究すべき便なし。然し乍ら此等の諸圖を以て尸毘本生なりと云ふことは、十中七八迄、其誤なかるべきを信す。因に云ふ『法顯傳』致六卷に記する所に依るに、法顯が錫蘭に於て見たる本生圖中にも亦尸毘本生圖も有之しなり。

三、雲馬本生 雲馬本生 Valahsa-Jataka は漢譯佛典中『六度集經』第六(宙五五五)『佛本行集經』第四十九(辰九三)『增一阿含經』第四十一(辰三三)及び『大唐西域記』第十一(致七五)『大乘莊嚴寶王經』第三(成十三)等に出づ。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第二(地十)に略して「我昔亦作白馬王常行菩薩慈悲行救彼商人羅刹難擔負衆人出海中」と説けるものはなり。其の説話亦各經に依りて多少の繁簡あるを免れず。今『六度集經』の文を出せば次の如し。

昔者菩薩身為馬王名曰駝耶常處海邊渡漂流人時彼海岸有姪女鬼其數甚多若觀商人即化為城郭居處田園伎樂飲食變為美人顏華暉暉要請商人酒樂娛之鬼魅惑

人皆留匹偶一年之間姪鬼厭故以鐵錐刺其咽飲其血食其肉吮其髓馬王遙觀姪鬼噉人為之流淚因飛渡海之海彼岸獲成搗粳米馬王食飲畢登山呼曰誰欲度者如此三矣商人聞之喜曰常聞神馬哀度危難今其臻乎喜趨之曰哀度吾等馬曰爾等去者姪鬼必當提子示爾號呼而追有願戀之心者吾去後鬼必復以鐵錐刺爾咽飲爾血吞爾肉正心存善可得全命矣夫欲歸者騎吾脊援吾鬣尾捉頭頸自由所執更相攀援必活觀親也商人信用其言者皆獲全命歸視六親姪惑之徒信鬼妖蟲靡不見噉夫信正去邪現世永康矣佛告諸比丘時馬王者吾身是也。

之を『增一阿含經』及び『佛本行集經』等の記載に對するに、其の説甚だ略簡にして、今擧げたる典據中一見して其の尤も古材たるを知るべし。即ち若し『增一阿含經』馬王品に依れば、過去久遠婆羅捺城中有商客名曰普富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然彼大海側有羅刹所居之處恒食噉人民是時海中風起吹此船筏墮彼羅刹部中是時羅刹遙見商客來歡喜無量即隱羅刹之形化作女人中略是時商主語女人曰止止諸妹我等不貪女色是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馬王在虛空周旋作此告勅誰欲渡大海之難我能負度云云以下馬主が對岸に商主を救度せることを記し更に羅刹が女人形を爲し婆羅捺城まで商主を追跡し遂に返て梵摩達王を食噉し去りたる記事を出し其の下に、爾

時商王者。舍利弗比丘是也。爾時羅刹者。今女人是也。爾時梵摩達王者。今長老比丘是也。是時馬王者。今吾身是。爾時五百商人者。今五百比丘是也」と云へり。「佛本行集經」に記する所は、反復委曲一層詳細を極めたり。劈頭馬王の事を敘するに、「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淨滿月。如君茶花。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妙鼓」など云へる如き、斯の如き婉麗なる筆致を以て、凡て全篇を一貫せり。而して上記の「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六度集經」、「增一阿含經」及び今の「佛本行集經」等は、其の説述に繁簡異錯はあれ、同じく馬王を以て釋尊の本生とするに於ては一致せるが、然るに「大唐西域記」及び「大乘莊嚴寶王經」等には、一様の説話を傳へつ、而も其の本生を馬王とせずして商主となせり。此は上述説話の更に一轉訛せるものなるべきか。

『大唐西域記』に記する所は、今擧げたる『增一阿含經』と相似たれども、其の説話の主格を定むるに於て、馬王を擧げずして商主を出し、「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と結言せるは、今と同じからざる所なり。『大乘莊嚴寶王經』の説も亦上記の諸本生と其の説話の綱領を同ふせるも、其の説話の結言に至りて

除蓋障。我於是時。身爲商主。受如是危難苦惱之事。佛告除蓋障菩薩。時馬王者。卽觀自

在菩薩是。

と説き、即ち商主を釋尊、馬王を觀自在菩薩の本生なりと説明せられたり。思ふに彼の『西域記』の説の如きは、此の説話を以て、錫蘭島國號の起源の説明に供しつゝあるに徴するも、此等は或在來の傳説が地方的に轉訛して傳えらるゝに至りしものゝ一例と見るを得べしと雖も、亦以て此の同一なる本生譚が、一方には馬王本生として唱へられ、一方には商主本生として傳られありしものなる事を記憶し置くの要あるべし。此の本生の圖像亦古くより行はれたり。法顯が錫蘭に於て見たるものゝ一なる所謂馬本生の圖像は、此の雲馬本生の圖像なりしなるべし。予は今此のアマラープチャー石欄の一圖 Plate XIX. を以て、今雲馬本生の圖に擬せんとするものなるが、但し此は頗る危険なる配當にして、十中八九までは、其の推案を否定して、ブルガッソン氏の解説の如く、釋尊の出城、及び同愛馬別離の兩圖として説明を加ふべきものならんと雖も、予は強て之を曲辨して、其の下方を商主が馬王所に至れる圖、其の上方圜中の圖を商主馬王に負はれて、羅刹城を逃るゝ所なりと説明し置かんと欲す。是れ固より牽強附會の説なるべきも、幸に識者の一瞥を煩はしたし。高楠

博士著『巴利語佛敎文學講本』全篇略解  
第三編本生經第五節雲馬品の條參看

四、蘇達拏及び鹿本生 蘇達拏即ち毘輪安咀囉本生と思はるゝ圖像、亦此の石欄の浮彫中にあり(Plate LXXV)。今圖は到底サンチイのものに比すべくもあらざるも、猶ほ三段に區劃せられ居れり。即ち第一段は白象施輿の圖にして、第二段は下方に乞者馬車を要請せる所、上方に太子二愛兒を施捨の處ならんと思はるゝ圖を載せり。第三段の圖に就ては、予未だ之が何物なるかを考へ得ずと雖も、或は仙人の類(?)に向て布施又は恭敬供養の圖なるべきを想像し得。前二段は大段に於て、蘇達拏の圖と見て大なる誤察なきが如し。さるにして第三段の圖との關係を如何に説明すべきか。現存西藏傳の該本生に於ては、太子が遠謫地よりの歸路、三佛に邂逅せることを記せり。此等の傳説は固より今圖と結合せしむ可きものにあらざらんと雖も、多少轉訛せる該本生の圖像ならんなど想像するの一助に資するを得ん。而してフエルガッソン氏が此の圖に對して下せる

Is it possible that these men with the parasols are Chinese, and the subject of the bas-relief the reception of embassy from China?

以下の説明は、恐くは其の所由なからん。又別に鹿本生 *Mega Jataka* の圖 Plate LXXXI. あり。其の餘猶ほ同石欄の浮彫中、本生圖像と思はるゝもの少なからず之れあるが

如くなるも、未だ其の何本生なるやを檢出し得ざるを遺憾とす。

## 第九章 印度アジャンター窟殿壁畫の本生圖像

アジャンター Ajanta は、印度デッカ高原の北部、頻陀 *Vindhya* 山脈の附近、メルラ *Elūra* の北にある窟殿にして、アウランガバッド *Aurangabad* の東北五十五哩、孟買 *Bombay* 市より二百二十哩の所に在り。是れ『西域記』第十一摩訶刺佗國の條に謂ゆる國の東境、幽谷に存する伽藍に當るが如し。其の窟殿は溪を挾んで對立し、斷崖に横布せり。洞窟の數は大小總じて二十九個ありて、其の造建の年代は、窟に依りて同じからざれども、古きは西暦第二世紀頃より、新しきは同第七世紀頃に至る。而して此の窟殿は、印度に於ける多數の洞窟寺院中、特に優秀なる古壁畫を存するを以て、世に喧傳せらるゝものなり。

一、六牙白象本生 『大唐西域記』第七致七<sub>三</sub>に云はく、「池側不遠。有窠塔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六牙象王。獵人剝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爲敬。袈裟遂振牙而授焉。」と此の説話も亦本生譚中の白眉たり。『雜譬喻經』卷上(暑七<sub>二</sub>)、『六度集經』第四(宙五<sub>六</sub>)、『大智度論』第十二(往一<sub>七</sub>)、同第九十三(往五<sub>七</sub>)、『大莊嚴論經』第十四(暑四<sub>三</sub>)、『大方廣十

輪經第四(玄七五九)、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第四(宙七七〇)、雜寶藏經第二(宿十七〇)、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第十五(寒四六〇)、大寶積經第八十(地四五〇)、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第二(地十六九)等皆其の說話を載せり。其中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等の説は「又昔曾爲白象王。求佛菩提行十善。時有獵師射我身。我即捨牙心歡喜」などいへる極て簡略なるものなれども、其の他は概ね詳細なり。今左に「六度集經」の文を出さんに、

昔者菩薩。身爲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有法。有比丘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嬌妻。嬌妻得華。欣懌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燒殺汝矣。結氣而殞。魂靈感化。爲四性女。顏華絕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爲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觀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爲珮。凡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也。人聞笑爾。夫人言。相屬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也。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帝釋今翔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得山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在也。道邊作坑。除爾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

截取其牙。將二牙來。師如命行之。象遊處。先射象。著法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賊吾軀命。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正使俎骨脯肉。終不違斯行也。修斯行者。死輒上天。疾得滅度矣。人即截牙。象曰。道士當却行。無令群象尋足跡也。象適人去遠。其痛難忍。躡地大呼。奄忽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哀號。師以牙還。王觀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推之。吐血死入地獄。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求夷是。獵者。調達是。小夫人者。好首是也。

とあり。「雜譬喻經」の説に依るに、是れより稍詳密にて、說話の骨子とする所は略同じきも、其の記事に具略あり。即ち前記の「六度集經」にては、「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嬌妻」とあるのみなるを、今「雜譬喻經」に「昔雪山有白象王。身有六牙。主二萬象。象王有二夫人。一人年長。一人年少。每出遊戲。時夫人俠左右。時王出戲。道過一大樹。樹花茂好。欲取二夫人身上以爲光飾。鼻絞樹而搖。道之。風吹樹花。獨落大夫人上。小夫人在下。風不得華。謂王爲偏意。內生毒心」と述べ、前には「結氣而死」といへるを、今は「雪山中多有道士。於是小夫人採取美果。每供養百辟支佛。以後山上臨一險處。而自誓願。持是

前後施辟支佛福報生於人中。有豪勢。自識宿命。害殺此衆生。即便放身自投山下而死」と記せる如き、其の他前には獵夫象牙を截取せりとせるを、今は象王自から斷ちて與へたりとなせる如き、其の記述の前に比して詳密に且多少の變化あるを見るべし。「雜寶藏經」に出す所は、前記二經より稍簡短にして、說述又小異あり。例へば小夫人百辟支佛に供養せりとありしを、茲には「時彼山中有佛塔。賢常採花供養。即發願言云云」といへる如き、又象王の二婦の名を出して、賢及び善賢とし、賢再生の家を毗提醯王家とし、其の夫を梵摩達王となせるが如き、其の白牙施與の一段の敘景の如きも、前二說とは少しく其の趣を異にする所あり。亦以て其の說話訛傳の一端を推するに足るものあらんか。更に「大莊嚴論經」に依るに、「時王夫人。於象有怨。即募遣人。指示象處。語令取牙」の數句を以て、全然夫人前生因縁の說話、竝に獵師招募の一段を省略し、唯専ら象王が獵者に向つて、其の牙を施與するの一段を詳敘せり。而して其の記述も前「六度集經」等の說とは異なりて、其の獵夫の毒矢を受くる當時、特象等と共に住せしとすること、寧ろ「雜寶藏經」の說に類せり。但し文辭の艶麗に、敘述の詳細なるは、諸典據中第一とすべきものにして、其の象王を形容して、

蓮華優鉢羅 清水滿大池 如是之方所 得見於龍象 拘陳白色華

其狀如乳雪 皆同於白色 猶如大白山 有脚能行動 彼之大象王  
 其色猶如月 六牙從口出 照曜甚莊嚴 如白蓮華聚 近看彼象牙  
 猶如白藕根

といひ、拔牙出血の有様を敘しては

拔牙處血出 從膊而流下 象王極福利 其白如鉢頭 拘物頭華等  
 積聚爲大聚 時彼諸華聚 白如象王身 又似大石山 白雪覆其上  
 譬如高山頂 赤朱流來下

と記し、又象王施牙の事を述べては

牙如拘勿頭 亦似白藕根 六牙盡施汝 諸牙中最上

など説けり。「大方廣十輪經」等の說は、今の「大莊嚴論經」の說をば、文飾を去りて節略せるものに類すれども、「往昔過去有國名迦尸。時王名梵摩達多。勅旃陀羅言。雪山下有六牙白象王。名鬱波羅華眼。可拔其牙。若不得者。汝五人悉斷其命」等といひ、王夫人の事跡を記さず。又其の「大智度論」第十二には、單に其の要を述べて、

釋迦文佛。曾爲六牙白象。獵者伺便。以毒箭射之。諸象競至。欲來踏殺獵者。白象以身捍之。擁護其人。愍之如子。諭遣群象。徐問獵人。何故射我。答曰。我須汝牙。即時以六牙。內石

孔中、血肉俱出、以鼻擧牙、授與獵者、とあり。

又パーリ『本生經』中にも、此の本生譚を載す。所謂チュハダンタ本生 *Chhadanta Jataka* にして、該經五百有餘の本生中、長篇の一なりといふ。今カンニングハム氏が、其の著書『ブアルフートの空塔波』の中に引用せる右本生の抄譯に就て之を觀るに、大體に於て『雜譬喻經』及び『雜寶藏經』等の說と其の綱領を同ふせるが如し。象王にマハースプ、ドラ *Mahasubhata* 及びチュルラスプ、ドラ *Chulla Subhata* の二妃あり、王嘗てパニアン樹を搖かす、花獨り大夫人の上に落つ、小夫人之を得ざるを怨めること、『雜譬喻經』にも見ゆ。五百辟支佛、『雜寶藏經』は百辟支佛とすを供養して、來世はマヅ Madu 王家に生れ、波羅痾斯王の妃となりて、象王を害せんと求願せること、其の他、王妃がソヌッタラ *Sonuttara* と名づくる獵夫を遣りて象王を害せること、獵夫袈裟を着して坑中に潜みつ、象王を射たること、及び象王が牙を獵夫に授けたること等の記事あり。敘述に於て幾分の相違なきにあらざるも、其の要領大抵相同じ。現在の印度古代美術中、此の象王の本生譚を圖せるものは、ブアルフート及びアジヤンター窟殿第十號、第十七號の兩窟にあり。而して三處共に其の圖様を異にせる

は、圖像對教證との關係を研究するに就き、一入興味多く感せらるゝ所なり。其の中ブアルフートのものは、其の圖餘りに素朴にして、單に象王施牙の一段を現はせるものなりと説明する他、別に何等の言辭を加ふべきやを知らずと雖も、アジヤンタの畫に至りては、圖も亦甚だ密にして、前記諸經の記載と照合して、解説を加ふることを得べし。就中第十號窟のものは、『雜譬喻經』等の記載に一致し、其の第十七號窟のものは、寧ろ『六度集經』の說に契同する所あるが如し。今之を略説せば、第十號窟の畫は、一、象王が衆象と共に樹林中を遊歩する所。二、池中に蓮華を得たる所。三、其の華を以て大夫人に與へたる所。四、小夫人既に人間に再生して某國王に婚嫁の所。五、妃夢見の所。妃、王に向て象牙を得んことを要請する所。六、妃鬱々として娛し、厭まで王に象牙を迫る所。七、獵夫を招き、之に象牙を取らんことを命ずる所。獵夫、象王を窺ふ所。九、獵夫既に六牙を得て歸り、妃之を見て悶絶の所等を圖敘せり。其の順序は、前諸章に説明せるブアルフート、サンチーの諸圖の如く、必ずしも説話の次第に依らず。象王は四たびまで畫かれたるが、孰れも咸六牙にして、殆ど大莊嚴論經等に所謂『六牙從口出、照曜甚莊嚴。如白蓮華聚、近看彼象牙、猶如白藕根』の文其の儘なるが如し。其の歸りて王前に至れる獵夫、また六牙を擔へり。象王が、六牙を施



與せりといふことは、『雜譬喻經』等には明文なきも、既に『大智度論』『大莊嚴論經』等に、明に記載せらるゝ所なるを以て、該十號窟の圖は上記諸經典の教證と全同せるものといふべきなり。

第十七號窟の畫は、今前の第十號窟の壁畫の如く明了なる能はずと雖も、獵夫が坑中に象を窺ふ所と、既に象牙を得て二牙を擔ふて歸路にある所と、既に王宮に達したる所、二牙を王妃に示すに王妃失神の所など、略明に認めらる。是れ強て『六度集經』の説に全同するものなりと云ふ能はずと雖も、既に經本文に「將二牙來」の言あり、是れ前の十號窟の圖と大に異なる所にして、却て今圖と一致する所なり。

而して今ブ、ハルフート及び今此の二圖と對比して、尤も興味ある研究は、象王牙數の問題なり。カンニング、ム氏はブ、ハルフートの圖を説明するに當り、玄奘の『大唐西域記』の説(章初に掲ぐる所と同じ)を引き、其下に

The legend is also alluded to in the *Datavansa*, or *History of Tooth-relic of Gotama Buddha*. "Of that *Tathāgata*, who, being once an *Elephant* of the *Chhadanta* tribe, though from being shot by a poisoned arrow, he had his body smeared with blood, (yet) cut off his tusks, lustrous with six coloured rays, (and) gave them to the hunter (who pursued him)" In this brief notice there is no

allusion to the six tusk, which I had always supposed to be the invention of a much later period. But the discovery of the lower half of the *Bharhut* bas-relief shows that the six tusked *Elephant* was known at least as early as the time of *Asoka*. There is, however, no allusion to the six tusks in the *Pali* version of *Ceylon*, but only to a single pair of tusk from which issued rays of six different colours. と云ひ、猶バリー『本生經』とブ、ハルフート浮彫畫の相違點として、バリー『本生經』等に於ては、象王身軀大にして獵者牙に達する能はず、王自ら牙を斷ちて獵者に施與すといへるも、今ブ、ハルフート浮彫畫は稍之に異なるものありとし、

But in the *Bharhut* Sculpture the *Elephant* is of natural size, and is represented as kneeling down to enable the Hunter to cut off his tusks with greater ease.

と記せり。何にせよ、該浮彫圖は古雅簡朴にして、其の人物、動物等の形像大小は、必ずしも經説と相對して常規を以て論ずべきに非ず。されば今圖中人物等形像の不釣合の如きは、意に介すべきに非ずと雖も、所謂牙數の相違は尤も重要視すべき事項たるべし。

若しアジャンター第十號窟殿の繪畫を以て標準とせば、バリー聖典の記載は絶對に圖像と一致する能はざるものなるは、一目して之を知ることを得べし。同第十七

號窟殿の二牙を王妃の前に捧げ居るより推考して、南方所傳の説に一致せしめ得ざるに非ずと雖、尙『六度集經』等の説の之に契同するものあるを以て、漢譯經典の説を以て全然誤謬なりといふ能はず。プルフトのものは、聊か判明に苦む所なきにあらざるも、是れ又寧ろ獵夫六牙を得て去らんとする所なりと爲すべきが如し。要するに、此の象王牙數の問題は、引いて南北兩傳説の新古を判斷せしむべき資料となるものなるが、概して論ずるに、如上諸圖は寧ろ北方漢譯經典の説に冥合する所多きが如し、予は此の象王に關する南方パーリ聖典の説を以て定て新なる傳説なりとするものに非ざるも、北方所傳の説を以て悉く之より古からざるものなりとする能はざるものなり。

二、六牙白象本生其の二 前節に明せる白象王六牙施與の説話と相對して、猶ほ有名なる象王の本生譚なり。『僧伽羅利所集經』卷上『藏七』、『菩薩本行經』卷下〔由五〕、『雜寶藏經』第二〔宿十〕及び『佛本行集經』第五十六〔辰九〕等に、其の説話の詳細なるものを出す。『大寶積經』第八十〔地四〕、『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第二〔地十〕等には、略して「又念過去作象王時、被國王所執縛、我念父母盲無目、分捨身命飢不食」などといへり。今『雜寶藏經』の説を録載すれば、

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醜國王。比提醜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醜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彼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應募、多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爾時衆人便將香象、向於王邊。王大歡喜、爲作好屋、氈毼氍毹、敷著其下、與諸伎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草者。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還去供養。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是人頭之象。此象即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賤父母、無恭敬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恭敬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壽長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鬪諍。凡鬪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凌我。象言、聽我使住、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即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醜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即住。我立身以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

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爾時此象說此偈已。即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好。爾時迦尸國王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阿闍世王是。爾時白象今我身是也。

とあり。但同じく白象、盲父母に孝養する本生といふも、經典により、少しづつ差異あること例の如し。『僧伽羅刹所集經』に出せるものは、白象獵夫に執へられたる時、象王具に獵夫に説く、獵夫即ち之を放ちて去れることを記し、某國王の許に引致されたることを記さず。但し其の象王を以て、大白象王となせることは、今の『雜寶藏經』の説に同じ。『菩薩本行經』の説は、波羅奈國婆羅摩達多王が、出遊の際、白象王と還れること、象言に感じて之を放ち去らしめしこと等の記事、大體に於て、前掲『雜寶藏經』等の説に一致する所あるも、迦尸、毘提醯の兩王家關係の記述は全然之を缺けり。『佛本行集經』の説に至ては、亦更に少しく轉訛せる所あり。『菩薩本行經』に「遊獵於山得一白象、身白如雲、光澤可愛、而有六牙」といひて、象王を六牙白象となせるは、『雜寶藏經』等の説と相違する所なり。

此の本生譚亦アジャンター窟殿第十七號窟に其の繪傳あり。圖は一象王が軍衆に

率かれて伴ひ行かるゝ所と、二、放たれて王宮を出づる所と、三、山中にありて父母に供奉する所との三段を現はせり。其の象王は三所に畫かれたるも、三所共に二牙にして、其の圖の全體より推考して、略『雜寶藏經』の説に一致すといふも、大なる訛誤なかるべきが如し。グリッヒス氏は、此の圖を以て、パーリ『本生經』中のマチボーサカ本生 *Mati-Posaka Jataka* の圖なりとなせり。又カンメングナム氏は其のブルフートのチュンダンチャ本生説明の下に、其の一證として、ピール氏の『釋迦佛の紀傳』『The Romantic Legend of Sakya Buddha』の一節を引用せられたるが、夫のピール氏所譯のも

のは、今の白香象孝養父母の説話にして、チュンダンタ本生譚には非らざるなり。

三、熊本生 『大寶積經』第八十(地四)に依るに、「又念過去受羆身。有人失道我救養。彼將獵師反害我。我於爾時亦無恨」といひ、又「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第五(地十)には、「又昔曾爲大熊身。常處深山行慈忍。忽逢樵士遭大雨。引彼山巖令迴避。過是七日。至天晴。告彼樵人莫說我。爾時樵士安穩歸。招引獵師來殺害。如是背恩殺我身。亦無瞋恨生慈忍」といへり。『大智度論』第四十九(往三)、『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那破僧事』第十五(寒三)に其の詳説を出し、『經律異相』第十一(雨三)所引『諸經中要事』中にも亦此の本生説話を引載せり。文に云はく

有人入林代木迷惑失心。時值大雨。日暮飢寒。惡蟲毒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當以甘菓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人是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答言爾。此人前行。見諸獵者。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衆獸。不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觀。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答言。是熊看我。如父視子。我今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衆僧。上座是六通阿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世當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以種種因緣。讚知恩者。

同じくアジャンター窟殿第十七號窟に、大熊が人を抱きて眠れるが如き圖あり。思ふに今擧ぐる所の熊本生の圖なるべきが如し。

四、水牛本生 『生經』第四(宿五)に收められある『佛說水牛經』に次下の本生譚を載す。

乃昔去世。有異曠野閑居。彼時有水牛王。頓止其中。遊行食草。而飲泉水。時水牛王。與衆眷屬。有所至。湊獨在其前。顏貌姝好。威神魏魏。名德超異。忍辱和雅。行止安祥。有一獼猴。

住有道邊。彼見水牛之王。與眷屬俱。心生忿怒。與于嫉妬。便即揚塵瓦石。以盆擲之。輕慢毀辱。水牛默然。受之不報。過至不久。更有一部水牛之王。尋從後而來。獼猴見之。亦復罵詈。揚塵瓦石打擲。後一部衆。見前水牛王。默然不報。効之忍辱。其心和悅。安詳雅步。受其毀辱。不以為恨。是等眷屬。過去不久。又有一水牛犢。尋從後來。隨逐群牛。於是獼猴逐之。罵詈。毀辱輕易。是水牛犢。懷恨不喜。見前等類。忍辱不恨。亦復學効。忍辱和柔。去道不遠。大叢樹間。時有樹神。遊居其中。見諸水牛。雖被毀辱。忍而不瞋。問水牛王。卿等何故。觀此獼猴。猥見罵詈。揚塵瓦石。而反忍辱。默聲不應。此義何趣。有何等意。又復以偈。而問之曰。

卿等何以故 忍放逸獼猴 過度於殞惡 等觀諸苦樂 後來亦仁和  
坐起而安詳 皆能受忍辱 彼等尋過去 諸角默搥杖 建立衆墮落  
又示恐懼義 默無加報者

水牛報曰

以輕毀辱我 必當加他人 彼當加報之 爾乃得抵患  
諸水牛過去未久。有諸梵志。大衆群輩。仙人之等。順道而來。時彼獼猴。亦復罵詈。毀辱輕易。揚塵瓦石。以盆擲之。諸梵志等。即時捕捉。以脚踏殺之。則便命過。於是樹神。即復頌曰。  
罪惡不腐朽 殃熟乃遭患 罪惡已滿足 諸殃不爛壞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水牛王者。卽我身是。

此の本生譚と全然一致すとは云ふ能はざるも、同アジャンター第十七號窟殿に、獼猴が水牛の上に乗る跨りて、水牛の眼を塞ぎ居る所と、水牛の前に獼猴のノケザマに打ち坐れる圖あり。圖様より案するに、前記「水牛王經」と略同式の本生説話を表はせるものなるが如し。グリッヒス氏は、是れマヒサ本生 Mahisa-Jataka の圖なりと説明せり。

五、鹿本生其三

前に予は「ブルフートの浮彫に顯はれたる鹿本生の圖を説明し、又其の一圖を以てリス・デビツ氏が「*Nigrodha Miga Jataka* なりとせるを誤説なりし」と説明し置けるが、今此のアジャンター第十七號窟殿に於て、新に尼瞿陀鹿本生圖を見出し得たり。而して此の尼瞿陀鹿本生は夫の鹿本生第一(卽九色鹿王)と相對して、諸種の鹿本生譚中の雙璧とも云ふべく、頗る有名なるものの一なり。後章別に之が解説を加ふ。第十二章第五節參看

六、普明本生

普明王本生、亦漢譯佛典中、諸處に其の説話を載せり。「六度集經」第四(宙五)〔七〕、「僧伽羅利所集經」卷上(藏七)〔七〕、「雜譬喻經」卷上(暑七)〔七〕、「菩薩本行經」卷下(宙五)〔三〕、「大智度論」第四(往一)〔三〕、「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下(月九)〔五〕、「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

多經」卷下(閏七)〔七〕、「賢愚經」第十一(宿九)〔六〕、「師子素駄婆王斷肉經」(藏八)〔七〕及び「經律異相」第十(雨二)〔二〕所引「普明王經」等に出づ。「菩薩本行經」卷下(宙五)〔三〕には、略して「修陀素彌王時。百王臨死而濟其命。令迦摩沙颯王入正見。十二年惡誓使得銷除」と云へる。即ち是れなり。是れ亦諸本生譚中、出色の説話にして、特に噉人羅刹王の事を記載するを以て、其の名尤も現はる。我國に於ても、「仁王經」、「斷肉經」等の流行と共に、此の説話も亦多少世に知られ居りしが如く、近世文學に於ける妖怪譚の原材、亦此の本生説話に取れるものはあるが如し。例へば馬琴が「弓張月」に記したる崇徳上皇の説話の如きも、恐らく此の種の説話の換骨脱體したる一者なるべきか。今「六度集經」に依るに其の説話次の如し。

昔者菩薩爲大國王。名曰普明。慈惠光被。十方歌懿。民賴其休。猶孽子寧親也。隣國有王。治法以正。力如師子。走攫飛鳥。宰人亡肉。晨犇市索。路視新屍。取之爲肴。味兼畜肉。後日爲饌。甘不如焉。王責太官。宰人歸誠。叩頭首之。王心惡然而曰。人肉甘乎。默勅宰人。以斯爲常。世尊曰。夫厚於味者。卽仁道薄。仁道薄者。豺狼心興。夫爲狼狗。貪肉味。而賊物命。故天下讐焉。宰人承命。默行殺人。以供王欲。臣民嗷嗷。表聞尋賊。王曰。宜然。密告宰人。曰。慎之哉。有司獲之。賊曰。王命爾矣。群臣諫曰。臣聞王者爲德。仁法帝精。明卽日月。濟等后土。

潤齊乾坤。含懷衆生。即若虛空。爾乃爲天下王耳。若違仁從殘。即豺狼之類矣。去明就闇。瞽者之疇矣。替濟自沒。即坏舟之等矣。釋潤崇枯。即火旱之喪矣。背空仁室。即石人之心也矣。夫狼殘瞽闇。坏沒火燒。石人之操。不可爲宰人之監。豈可爲天下王耶。若崇上德。即昌。好殘賊則亡。二義臧否。惟王何之。王曰。孩童絕。渾其可乎。曰。不可。王曰。余如之矣。群臣僉曰。豺狼不可育。無道不可君。臣民齊心同聲。逐焉。王奔入山。觀見樹神。稽首辭曰。令余反國。貢神百王。誓畢即行。伺諸王出。突衆取之。猶鷹鷂之撮燕雀。執九十九王。樹神人現。顏華非凡。謂阿群曰。爾爲無道。以喪王榮。今復爲元酷。將欲何望乎。阿群前趨之。忽然不現。時普明王出。察民苦樂。道逢梵志。梵志曰。大王還宮。吾欲有言。王曰。昨命當出。信言難違。道士進坐。吾旋在今。遂出爲阿群所獲。投之樹下。王曰。不懼喪身。恨毀吾信耳。阿群曰。何謂耶。王具說。道士見己之誓。願一觀之。受其重戒。鈔寶貢焉。旋死不恨。阿群放之。還觀道士。躬敷高座。道士昇座。即說偈言。

劫數終訖	乾坤炯然	須彌巨海	都爲灰燼	天龍福盡	于中凋喪
二儀尙殞	國有何常	生老病死	輪轉無際	事與願違	憂悲爲害
欲深禍高	瘡疣無外	三界都苦	國有何賴	有本自無	因緣成諸
盛者必衰	實者必虛	衆生蠢蠢	都緣幻居	聲響俱空	國土亦如

識神無形

駕乘四蛇

無明寶養

以爲樂車

形無常主

神無常家

三界皆幻

豈有國耶

受偈畢。即貢錢萬二千。梵志重誡之曰。爾存四非常。其禍必滅矣。王曰。敬諾。不敢替明誠。即至樹所。含笑且行。阿群曰。命危在今。何欣且笑。答曰。世尊之言。三界希聞。吾今懷之。何國命之可惜乎。阿群媚曰。願聞尊教。王即以四偈授之。驚喜歎曰。巍巍世尊。陳四非常。夫不聞觀。所謂悖狂。即解百王。各令還國。阿群悔過。自新依樹徑居。日存四偈。命終神遷。『雜譬喻經』に出す所は、今と略相同じきも、噉人王が其の界外に斥逐せられてより十三年の後、身に兩翅を生じたること、四百九十九王を執へて幽閉せること、立信王(普明王に當る)に就て五戒、十善、四等、六度等の教法を聞き、心開けて即ち從て五戒を受け清信士となり、四百九十九王を放還せること等、記述少しく之と異なるものあり。『僧伽羅刹所集經』には、單に須陀摩又修陀素彌、須陀摩、等王が羯摩沙波羅又迦摩沙波羅、迦摩沙陀、等に作る、噉人王又噉人王、等のことなり、教化せし一段を敘す。且百王捕捉の記事なし。『大智度論』、『仁王般若波羅蜜經』等に記する所、亦『僧伽羅刹所集經』に同じく、僅に此の本生の後段の一節のみを敘するものなるが、其の間亦自から小異ありて、即ち『大智度論』にありては、須陀摩王が、鹿足王の爲に實語の徳を説きて其の害を免れたる

こととなり居れるも、『仁王般若經』にありては、班足王が千王頭を取りて家或は家神に作る神を祭れる因縁を以て、外道羅陀師の教に因るものとし、又其の普明王所持の頌偈を「劫燒終訖、乾坤洞然」云々の偈とし、鹿足其の偈を聞て空三昧を得、九百九十九王、亦法を聞き已て、三空門定を證せしことを記せり、『賢愚經』の記載は、上記の諸典據に比して、記述甚だ詳細を極めたり。今具に茲に引用する能はざれども、其の駸足王を以て波羅捺國波羅摩達王が遊獵の途次に於て、時師子と欲事を成して生む所なりとせること、駸足王即位の後、夫人が嫉妬の憤恚により、天神祠を破壊せしより、遂に展轉して殃を得、天神の祟に依り、仙人に肉を獻じて、仙人の怨憤を致し、爲に仙人より十二年中、恒食人肉の呪縛を受け、此の因縁に依りて人肉を噉ふに至るといふ記事は、『六度集經』等に之れなかりし所なりとす。今特に王が噉肉の事露顯して臣民の苦罰を受くる一段の記事を録すれば左の如し。

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亡小兒、展轉相問、何由乃爾。諸臣聚議、當試微伺。即於街里處處安人、見王厨監、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後所亡事白。王聞是語、默然不答。三重白王、今捕得賊、罪臺彰露、事當斷決。云何默然。王乃答言、是我所教。諸臣懷恨、各自罷去。於外共議、王卽便是賊、食我等子。噉人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

害。一切同心、咸共齊謀。城外園中、有好池水。其王日日至彼洗浴。諸臣儲兵、安伏園中。王出洗浴、已到池中。伏兵一時周匝四合、卽圍其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臣答言、夫爲王者、養民爲事。方臨厨子、殺人爲食。衆民呼嗟、告情無處、不任苦酷。故欲殺王。王語諸臣、我實無狀。自今已後、更不復爲。唯見恕放。當自改厲。諸臣語言、終不相放。正使今日天雨黑雪、令汝頭上生黑毒蛇、猶不相聽。不須多云。時王駸足聞臣語已、自知必死、得脫無路。卽告諸臣、雖當殺我、小緩須臾、聽我小住。諸臣緩置。王卽自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爲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衆德。廻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其語已訖、尋語而成。卽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強殺我、賴我大幸、復能自拔。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妻兒、我次當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間。飛行搏人、擔以爲食。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噉多人。諸羅刹輩、附爲翼從。

之を『六度集經』、『雜譬喻經』等の說に對し、以て記事の詳略を察すべし。其の他、羅刹王の諸國王捕捉の因縁の如きも、前には國に歸るとを希求し、樹神に供養するが爲なりなど書せるも、今は惡羅刹衆の宴會饗應の資に供するためと爲せる如き、亦其の説話の轉訛せる所あるを見るに足るべし。師子素駄婆王斷肉經』に記載せる所は、前記『賢愚經』の説を略簡にせるものに類すれども、其の間亦幾分その趣致を異にする

所あり。噉人羅刹たる師子素駄婆王の肉を嗜むは宿習に依ると爲せるが如き即ち是れなり。其の王名の如きも、普明又は修陀素彌等とせずして開月と呼べり。入楞伽經第八(黄六<sup>七</sup>)、大乘入楞伽經第六(黄六<sup>一</sup>)に亦此の班足王の事を記す。某王牝子交媾の記事を出せると、『賢愚經』及び『斷肉經』の説に同じきも、普明王に關する記事は之を缺如せり。又パーリ『本生經』中に、スタノージャータカ *Stano Jataka* あり。某王が食人鬼に執へられし説話を記載せり。

此の本生譚の畫像なるべしと思はるゝもの、同じくアジャンター窟殿第十七號窟にあり。圖は二段に分れ、其の右方は、一人が何事が語りつゝある如なる其の背後に、拔刀せる三名の兵士、二頭の馬及び二名の從者の如きもの佇立し、其の前方にも、二三の人蹲居せり。左方は樓上に飛揚せる羅刹を二人が之を追蹶せる如き圖にして、其の一人は階下にあり、又其の傍には、同じく羅刹の如きありて、何物かを執へ居るに似たり。今此の圖を以て全然この普明王本生と一致するものなりとは云ふ能はざるも、『六度集經』等の説は別論とし、夫の『賢愚經』の記事の如きは、略今圖の消息を傳ふるものなるが如し。『斷肉經』に所謂國人聞此啓諫王。王聞忿怒大瞋責。此日令密進孩肉。從今每日料一人親戚臣民次第食。如羊欄內被牽將。闔國絕望無控告。普集王術欲

除君。王上高臺祈神鬼。請翅飛騰免斯難。若得翅飛取諸方。百國王頭祭山神。獅子猛獸惡習故。立得翅飛接諸王。因繫高峰峻巖上。の記事の如きも、亦此の畫と對比し得て甚だ趣味あるを覺ゆ。

七、月光本生 月光王本生、亦諸本生譚中、頗る有名なるもの一にして、其本生聖跡は北印度咀又始羅附近にありき。即ち『法顯傳』致六<sup>三</sup>に依るに、竺刹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入故。因以爲名。復東行二日。至投身餓虎處。此二處亦起大塔。皆衆寶校飾。諸國王臣民。競興供養。散華燃燈。相續不絕とあり。當時の所謂北印四大塔の隨一なり。洛陽伽藍記第五<sup>二</sup>には、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入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と記し。大唐西域記第三<sup>七</sup>には、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堵波。責躬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華。更采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刺婆。月光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といへり。六度集經第一(宙五<sup>三</sup>)、菩薩本緣經卷中(藏七<sup>八</sup>)、大方便佛報恩經第五(宙五<sup>三</sup>)、經律異相第二十五(雨三<sup>七</sup>)、賢愚經第六(宿九<sup>五</sup>)、月光菩薩經(宿八<sup>二</sup>)等に、其の説話の詳細なるものを載せ、その他、大寶積經



第十八(地四)には、略して曾作國王名月光時有梵志名可畏從我求索於身首我無愛惜以頭施」といひ、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第二(地十)には、又昔曾爲無垢王時有惡眼婆羅門來詣深宮乞我頭即便捨頭而施與」と記せり。其の『六度集經』等の記載の如き、同じく此の截頭施人の本生事を記述すとはいへ、其の説述各小差あり。其の王名の如きも、或は偏悅王といひ、大光明王といひ、又無垢王などいへり。即ち今『六度集經』に記する所に依れば、

昔者菩薩爲大國王。國名乾夷。王號偏悅。內明外仁。顔和平。民從其化。獄無繫囚。黎民貧乏。恣所求索。慈惠和潤。恩如帝釋。他國逝心。服王仁施。從衆所欲。群邪妬嫉。以僞毀眞。詣宮門曰。吾聞明王。濟黎民之困乏。猶天潤之普覆。告衛士曰。爾可聞乎。近臣以聞。王即現矣。逝心現曰。明王仁澤。被于四國。有識之類。靡不咨嗟。敢執所願。欲以上聞。王曰。大善。逝心曰。天王尙施。求則無違。時宜應用人首爲事。願乞王首。以副望矣。王曰。吾首何好。而欲得之乎。吾有衆寶。益以惠子。逝心不受。又使工匠作七寶首。各數百枚。以與逝心。逝心曰。唯欲王首耳。王未嘗逆人。即自下殿。以髮纏樹曰。吾以首惠子。逝心拔刀。疾步而進。樹神視之。忿其無道。以手搏其頰。身即隳戾。面爲反向。手垂刀隕。王得平康。臣民稱壽。悲喜交集。諸天歎德。可謂內施乎。四王擁護。衆毒消歇。境界無病。五穀豐熟。牢獄裂毀。君臣欣

欣。佛告諸沙門。時乾夷國王者。即吾身也。逝心者。調達是。

とあり、之を他の諸説に對するに、此の説尤も簡古なるを見る。今一々此等の諸説を比較して説明する違なきも、其の一二に就て云へば、『菩薩本緣經』月光品の説は、前者に同じく迦尸國の月光王、能く布施を行す、雪山の婆羅門、王の妙施を聞き、即ち宮闕に至りて王頭を乞ふの説話を詳記するに、文辭委曲なれども、七寶頭を作りて婆羅門に與へんとしたる記事の如きは之を缺けり。大方便佛報恩經に依れば、波羅奈國の大光明王、能く一切に布施し、仁慈にして國を治す。一邊王、之を潔とせずして、婆羅門を派し王頭を乞はしむといふより已下、其の要領大抵前掲『六度集經』の説に同じきも、其の最終の一段の記事の如き、交多少相違ある所あり。『賢愚經』の説は、諸典據中尤も詳細なるものにして、冒頭先づ、此閻浮提有一大國。王名旃陀婆羅。時月光。統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國。六萬山川。八十億聚落。王有二萬夫人。姪女。其第一夫人。名須摩檀。花一萬大臣。其第一者。名摩旃陀。大王有五百太子。其最大者太子。名曰尸羅跋陀。王所住城。名跋陀耆婆。其城縱廣四百由旬。などいへる如き、以て其の記述の繁密なるを見るべし。其の惡婆羅門勞度差の如きも、是もと邊陲の一小國王毗摩斯那の派する所なりとし、其の婆羅門の頭施を迫るに當り、大月大臣の苦心、夫人太子等の慟哭

の有様等も綿密に記述されたり。婆羅門遂に王頭を得て去るや、毗摩羨王は之を聞て驚喜して死し、次で婆羅門亦絶望して死すといふ一節の記事の如きも、諸傳に記さざる所なり。『月光菩薩經』には、月光王を以て、北印度賢石城の主にして、壽四萬歲、天眼宿命通あり、身色端嚴にして諸相具足しきといひ、其の悪眼婆羅門が、香醉山より來て王首を乞へりとし、邊王使命の記事を載せざる如きは、寧ろ『菩薩本緣經』の説に類せり。今上記の諸經典に就て、其の説話最後の一段、截頭施與の記事を抄録すれば左の如し。

『菩薩本緣經』云。時婆羅門持一利刀。以鹿皮覆。即便出之。捉王頭髮。繫之樹上。以瞋恚心欲斬王頭。刀誤不及。斫斷樹皮。時婆羅門謂已斫竟。即生歡喜。以是菩薩及諸天神威力故。乃至不見其王身首。中略。時婆羅門謂得眞實。斷菩薩頭。怨心得解。即便還去。王亦還宮。身安無損。

『大方便佛報恩經』云。時婆羅門手自捉刀。即前向樹。爾時樹神。即以手拍婆羅門頭。悶絕倒地。爾時大光明王。語樹神言。汝不助我。反於善法。而起留難。中略。時婆羅門尋斷王頭。持還本國。爾時五百太子及諸群臣。即收大光明王所餘身骨。起塔供養。

『賢愚經』云。時王用語。求一壯樹。枝葉鬱茂。堅固欲繫。向樹長跪。以髮繫樹。語婆羅門。汝

斫我頭。中略。時婆羅門舉手欲斫。樹神見此。甚大懊惱。如此之人。云何欲殺。即以手搏婆羅門耳。其項反向。手脚繚戾。失刀在地。不能動搖。爾時大王。即語樹神。我過去已來。於此樹下。曾以九百九十九頭。以用布施。今施此頭。便當滿千。捨此頭已。檀便滿具。汝莫遮我無上道心。爾時樹神聞王是語。還使婆羅門平復如故。時婆羅門便從地起。還更取刀。便斫王頭。頭墮手中。中略。時婆羅門擔王頭去。

『月光菩薩經』云。王以首髮繫無憂樹枝。即執利劍。自斷其頭。

月光、即ち戰達羅鉢刺婆 Chandraprabha 大王の本生説話は、古來尸毗摩訶薩埵及び須提羅の三本生と共に、四者並び稱せられ、北印度なる本生聖跡地に雄大なる佛塔を有し、其の畫像の如きも、法顯既に錫蘭に於て觀見せしが如く、惠生等も亦之を北印度より摹寫し來りしとあるに就きては、予先きに述ぶる所ありたり。加之此の四本生は、支那に傳へられたる阿育王塔〔唐大和上東征傳參照〕及び五代吳越王錢弘俶造金塗塔の四面に、亦孰れも其の圖像を現はされ置かれたり。圖様は未だ詳かならざるも、錢弘俶造金塗塔の圖より之を案ずるに、大抵此の説話の終末たる、月光王が樹下に立ちて、婆羅門に向ひ、頭を截りて施與する所を現はしるものなるが如し。而して此の月光王本生の圖なるべしと思はるゝものアジャンター第一號窟殿の古壁畫中にあ

り予は其の圖を以て之を四段に分ち、第一は王が灌頂即位の所、第二は布施振恤の所、第三は妃太子、臣下等頭施する莫れと王に情願の所、第四は王が樹下頭施の所と説明せんと欲す。但し此は未だ予が一往の配當にして、深く攻察を加えたるものには非ず。

八、須提羅本生附尸毗本生其二 須提羅王本生は、王が施眼の事を記するものにして、其の本生聖跡は、法顯の所謂毘陀衛國、玄奘の所謂布色羯邏伐底城にあり、法顯等西遊の當時は大宰塔波あり。又北印度四大塔の隨一なりき。即ち『法顯傳』致六に曰く、毘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金銀校飾、と之を『洛陽伽藍記』第五二には、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寺石上有迦葉佛跡、といひ、『大唐西域記』第二致七には、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即達磨咀邏多論師。於此製雜阿毘達磨論、伽藍側有宰塔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といり。

漢譯諸經中、此の本生に就き詳細なる記載をなせるものは、予未だ多く之を見ず。手録に留むるもの、僅に『賢愚經』第六宿九所載須提羅快日と譯す 本生一章のみ。其の餘

尙ほ單に施眼を記せる本生説話として、『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地十二二)に出せる月明王本生、撰集百緣經、第四宿十に載せる尸毘王本生、『福蓋正行所集經』第七藏九に出せる善勝王本生、竝にパーリ『本生經』梵文『本生鬘論』(T.S. Speyer, The Gāṭaka-māla, p. p. 8—19) 及び『菩薩譬喻經』(Bodhisattva Avadana (R. Mitra, Nepalese Buddhist Literature, p. 50)等に記載せらるる尸毘王本生 Sivi Jataka. 等あり。又上記の眼施とは、少しく其の意義を異にすれども、同じく剜眼捨與の事を記せるもの、『六度集經』第四宙五に法施王子本生譚あり。而して各傳説の間、多少の相違ありて、必ずしも相類同せざるは、是れ亦研究上甚だ趣味深く感せらるる所なり。即ち『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に依れば、單に左記の如く説けるに過ぎず。曰く

乃往去世。有王。號曰月明。端正姝好。威神巍巍。從宮而出道。見盲者貧窮飢餓。隨道乞食。往趣王所。而白王言。王獨尊貴。安穩快樂。我獨貧窮。加復眼盲。爾時月明王。見此盲人。哀之淚出。謂於盲者。有何等樂。得愈鄉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乃得視。爾時月明。自取兩眼。施與盲者。其心靜然。無一悔意。月明王者。即我身是。佛言。須彌山尙可稱知。斤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

若しパーリ『本生經』、及び梵文『本生鬘論』等所傳の尸毘王本生に依れば、其の乞眼者

を以て釋天主所變の老人とせり。之を撰集百緣經の說に對するに、同じく尸毘王眼施の事を記せるも、釋天主所變の身を以て老人とせずして、大鷲身となせることは、今パーリ『本生經』の所傳と異なるのみならず、通途漢譯經典中に弘く行はるゝ尸毘王割肉貿鴿の記事とも相違する所にして、恰も他の漢譯所傳と、パーリ『本生經』等の所傳との中位に居るが如きものなり。『六度集經』の所載の法施王子本生は、阿育王太子鳩那羅の傳説と體系を同ふせるもの、即ち夫の説話の原材となりしものならざるやの感なきに非ずと雖も、今上に列ねたる所の諸本生とは、稍脈絡を異にせるものあり。『賢愚經』に出す所の須提羅本生に至つては、其の説委曲詳細を極む。而も其の説話は自から又獨特にして、其の乞眼盲目婆羅門を以て、邊土の小王波羅陀跋彌王の派する所とせり、今其の全文を再録する能はざるを以て、其の要領を摘記すれば、昔此の閻浮提富迦羅拔城に須提羅王あり、八萬四千國、六萬山川、八十億衆落、に主領たり。當時邊陲に波羅陀跋彌と名つくる一小王あり、縱逸荒迷にして國事頽廢しければ、其の臣勞度達、王を極諫しぬ。王聽かず、依て叛逆を企てんとす。事未だ發せざるに顯はれて返て王の攻むる所となる。勞度達、僅に身を以て免がれ、往て須提羅王に依附し、情を以て王に啓す。王即ち八萬四千諸國の兵衆を擧げて、波羅陀跋

彌を討たんとす。波羅陀跋彌大に窮し、乃ち輔相等の議に従ひ、盲婆羅門を遣はして須提羅王の眼を乞はしむ。婆羅門即ち須提羅王所に詣りて眼を乞ふ、王即ち眼を剝りて之に與ふといふにあり。其の文の一節に云はく

時快目王國種種災怪、悉皆興現。空中崩聲、曳電星落、陰霧霹靂、地處處裂、飛鳥之類、悲鳴感切、挫戾其身。自拔羽翼、虎狼獅子、走獸之屬、嗚吼人間、宛轉于地。國王臣民、怪其所以。時婆羅門、漸到大城、徑至殿前、高聲唱言。我在他國、承王名德、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故涉遠來、欲望乞匄。王聞是語、即下問訊、步涉遐道、得無疲倦。若欲所得、一切所須、國土珍寶、車馬輦轡、衣被飲食、隨病醫藥、一切所須、皆當給與。婆羅門言、外物布施、福德不妙。肉身布施、果報乃大。我久失眠、長夜處冥、承聞大王、故發意來、欲乞王眼。王聞歡喜、語婆羅門。若欲得眼、我當相與。婆羅門言、欲與我者、何時能與。王語之曰、却後七日、便當與。汝中略。王語諸臣、汝等推覓其色、正黑、諦正視者、便召將來。諸臣求得、將來與王。王即授刀、勅語令剝。剝得一眼、著王掌中。王便立誓、我以此眼、以用布施、誓求佛道。若審當得、成佛道者、此婆羅門、得我此眼、即當用視。作是誓已、王即以眼安婆羅門眼匡之中、尋得用見。得視王身及餘衆會、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白王言、得王一眼、即足我用視。願留一眼、王自用看。王復答言、我已言決、許與兩眼、不應違言。便更剝一眼、復著掌中、重復立誓、我持眼